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怪屋

第　一　章

我和索菲娅·利奥尼兹逐渐熟悉起来是在埃及，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她在外交部派驻那里的一个机构中担任着相当高的行政职务。我是以官方的资格和她第一次相识的。不久，我便十分欣赏她的办事效率了，就是这种效率使她获得了当时的地位，尽管她还很年轻（当时她只有二十二岁）。

她不但雍容大度，头脑清晰，而且还有一种使我感到轻松愉快的不带偏见的幽默感。我们成了朋友，她是一个很容易谈得拢的人，在一块儿吃吃饭或偶尔跳跳舞，使我们都感到其乐无穷。

所有这些感情我都能体会得到，但是当战争在欧洲结束，我接到去东方的命令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别有一种感情——那就是我爱上了索菲娅，我想娶她。

我发觉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正在谢泼德饭店吃饭。出现这样的想法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震惊。只不过是明确地认识到了一个长期以来就熟悉的感情罢了。我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目光端详着她——不过，我看到的还是我久已了解的她。我喜欢我看到的一切：她额前得意地跳动着的黑黑的卷发，生气勃勃的湛蓝的眼睛，方方的倔强的小下巴，笔直的鼻梁。我喜欢那身剪裁精良、做工考究的淡灰色衣服和那干净利索的白衬衣。她有一副使人赏心悦目的英国气派。这对我这个离开故土已有三载的人来说显得格外醒目。我想，没有人比她显得更有英国味儿了——可是，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突然感到疑惑，她所表现出来的英国味儿是否当真就是或可能就是那么地道呢？她的真实面目和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同样完美无缺吗？

当我们一起谈话，一起探讨各种问题，一起讨论我们的所喜和所厌，讨论未来和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及熟人的时候，我就常常毫不隐讳地想到这一点——索菲娅从来没有提起过她的身世和家里的人。我的一切她都已了解（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她很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而我对她却一无所知。我想，她的背景是很一般的，可是她从来没有谈过。直到眼下，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索菲娅问我正在想什么。

我老老实实地答道："正在想你。"

"我明白了。"她说道。她的话听起来就好像她真的明白了似的。

"我们也许几年不能再见面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什

么时候才能回英国。不过，我一回到英国，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看你，并且请求你嫁给我。”

她听完这话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她坐在那里，抽着烟，没有看我。

有那么一会儿，我有些紧张，担心她没有理解我的话。

“听我说，”我说道，“有一件事，我决意不做，那就是请求你现在就和我结婚。不管怎么说，那是不成的。首先，你可能会拒绝我。那我就会黯然神伤而去，也许仅仅是为了恢复我的虚荣心，就会去和某个极要不得的女人混在一起。倘若你不拒绝我，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结婚，然后又马上分手吗？还是订婚，然后定下心来长期等待？我不忍心让你这样做。你也许会另有所遇，而又感到不得不对我‘忠诚’。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近似发狂的、风云变幻的环境里。结婚、恋爱和破裂司空见惯。我愿意设想你回到了家乡，自由自在，独立生活，在周围的环境中多看一看，估量一下战后的新天地，然后再决定你希望怎样。索菲娅，你和我之间的一切必须永远不渝，任何其他的婚姻对我都毫无价值。”

“对我也一样。”索菲娅说道。

“另外，”我说，“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嗯——我内心的感情。”

“但又不带任何过分的热情吗？”索菲娅喃喃地说。

“亲爱的——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尽力不说出我爱你——”

她打断我的话。

“我完全明白，查尔斯。我喜欢你这种滑稽的处理问题

的方法。你回国的时候，你也许会去看我——假如你依然想去的话……”

这次轮到我打断她的话了。

“毫无疑问，我一定会去的。”

“什么事情都是打着问号的，查尔斯。使希望破灭的不测风云也许总是存在的。譬如，我说一件事吧，你不大了解我，对吗？”

“我甚至不知道你住在英国的什么地方。”

“我住在斯温利·迪安。”

我颔首表示知道伦敦远郊这个著名的地方，那儿以有三个城里的金融家们出入的高级高尔夫球场而自豪。

她神思恍惚地柔声说道：“住在一幢小小的怪屋里……”

我当时一定是流露出了略有些吃惊的神气，因为她像是被逗乐了，于是她不厌其烦地引用一句话作了一番解释。“‘他们都同住在一座矮小的怪屋里。’我们的房子就是这样的。不过，事实上它并不那么小，但的的确确是歪歪扭扭的、怪里怪气的——草草建成的三角山墙，还半露着木头！”

“你出身一个大家庭吧？有兄弟姊妹吗？”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妈妈，爸爸，一个叔叔，一个婶婶，爷爷，一个姨奶奶，还有一个继祖母。”

“我的天哪！”我不禁脱口喊了出来，马上又觉得有点儿难为情了。

她笑了起来。

“当然了，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并不都住在一起，这种情

况是战争和猛烈的空袭造成的——不过我不很清楚。”

——她沉思地皱起了眉头——“也许这个家庭在精神上一直都是住在一起的——全都在我爷爷的监督和保护之下。我爷爷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身高大约有四英尺十英寸，[1] 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会黯淡失色的。”

“听起来，他好像挺有意思。”

“他很有意思。他是个从士麦那[2] 来的希腊人，叫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她眨了眨眼睛，补充说道：“他极有钱。”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谁还会有钱呢？”

“我爷爷会的，”索菲娅肯定地说，“不，敲有钱人竹杠的策略对他毫无影响。他就专敲那些敲竹杠的人的竹杠。”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他？”她接着说道。

“你呢？”我问。

“我喜欢他胜过世上的任何人。”索菲娅说。

---

① 一英尺等于十二英寸。四英尺十英寸约等于一米四七。——译注。

② 即今土耳其的伊兹密尔。——译注。

第二章

两年多以后，我回到了英国。那两年的日子可真不容易熬啊。我给索菲娅写信，也常常收到她的回信。她的信和我的信一样，并不是情书。它们是密友之间往返的书信——信里谈的是各种观点和想法，以及对日常生活动向的议论。然而，我明白，无论就我自己，还是就索菲娅来说，我们相互之间的感情已经是日久弥深，益加牢固了。

我是在九月里一个潮湿而灰蒙蒙的日子返回英国的。晚照中的树叶一派金黄，天公像是开玩笑似地刮起了风。我从机场给索菲娅拍了一封电报。

“刚刚抵达。请今晚九点在马里奥饭店吃饭，查尔斯。”

两三个小时以后，我坐在那里翻阅着《泰晤士报》。当浏览到“生育、婚嫁和讣告专栏”时，我的眼被利奥尼兹这个名字吸引住了：

九月十九日，斯温利·迪安区，三角山墙宅，

哀启者，布伦达·利奥尼兹，亲夫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先生不幸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特此泣讣。

紧接着下面还有一个通告：

利奥尼兹讣告——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在其斯温利·迪安的三角山墙宅溘然去世。

哀启者，其子辈孙辈等众。花圈径送，斯温利·迪安区，圣埃尔德雷德教堂。

我觉得这两项通告有些奇怪。看来似乎是由于办事人员出了差错，才造成了巧合。不过，我一心想的是索菲娅，于是急忙又给她发了一封电报。

“惊悉乃祖仙逝。哀甚。请告于何时晤面，查尔斯。”

六点钟的时候，我在我父亲家接到了索菲娅打给我的电报，上面写着

“九时到马里奥饭店。索菲娅。”

想到又要和索菲娅见面使我又紧张又激动，时间爬得太慢，真叫人心焦。我到马里奥饭店的时间太早了，等了二十分钟。索菲娅只晚到了五分钟。

和一个你长时间没有见面，但在此期间你常系心萦怀的人重逢，总是一件叫人冲动不已的事。当索菲娅终于穿过

转门走进来的时候，我们的会面宛如在梦幻之中。她身着黑色的服装，这使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惊讶之感。其他的女人大部分都穿着黑色的晚服，可是她穿着的黑衣使我不禁想到这显然是一身丧服——但是，索菲娅确乎成了一个穿黑丧服的人，这使我感到惊讶——即使是为一位至亲。

我们喝了鸡尾酒——随后便走去找桌子。我们谈得很快，很兴奋——相互询问着在开罗的那些日子里的老朋友。这场谈话很不自然，不过这冲去了我们多年后初次见面的尴尬。我对她祖父的死表示了哀悼，而索菲娅却平静地说，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随后，我们又叙起旧来。我开始不安地感到有些事情不对头了——我指的是，这里面有一种与久别重逢自然会产生的尴尬不一样的东西在作怪，是索菲娅本人有些不对劲，明显的不对劲。也许她是想告诉我，她已经找到另一个她爱他胜于爱我的男人吧？也许她是想告诉我她对我的感情"完全是一个误会吧"？

不知怎的，我认为事情不会是这样的——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我们继续着我们之间的不自然的谈话。

后来，当侍者将咖啡放在桌子上，躬身退去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切都集中到一点上来了。此时此地我和索菲娅又坐在一起了，就像以前常常坐在餐厅的小桌旁那样，仿佛这些年我们从来也没有分别过似的。

"索菲娅。"我说。

她马上就应道，"查尔斯！"

我深深地松了口气。

“谢天谢地，那些都过去了，”我说，“刚才咱们是怎么搞的？”

“也许是我不对。我太傻了。”

“可是，现在好了吧？”

“对，现在好了。”

我们相互微笑着。

“亲爱的！”我说道，“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她的微笑消失了。那作怪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重又出现了。

“我不知道，”她说，“查尔斯，我没法肯定我能否嫁给你。”

“可是，索菲娅！为什么没法肯定？是因为你觉得我陌生吗？你是不是想再熟悉我一段时间？还是你有别的人了？不——”我没有往下说，“我真是傻瓜，不会有这种事的。”

“是的，没有。”她摇了摇头。我在等着。她压低嗓音说：

“是因为我祖父去世了。”

“你祖父去世？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你不是说——你肯定不会这样想的——是因为钱吗？他没有留下钱吗？但是，肯定，最亲爱的——”

“不是因为钱。”她闪过一丝笑意。“我想，你是很愿意像老话说的那样，‘要的就是我这个人’。再说，我爷爷一辈子也没损失过一分钱。”

“那又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的死呗——你知道，查尔斯，我认为他不仅仅是——死了。我想，他可能是——被人害死的……”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可是——你真是异想天开呀。是什么使你这样想的呢？”

“我没有这样想。首先是医生的举动令人猜疑，他不肯在证书上签字。他们准备验尸。很清楚，他们对这事有怀疑。”

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和她抬杠。索菲娅很有头脑，她过去所下的任何结论都是可靠的。

于是，我认真地说道：

“他们的怀疑也许理由不充分。不过，撇开这个不谈，就算他们是有道理的，这对你我又有什么影响呢？”

“在一定情况下，就会有影响。你在外交部工作，他们对部员的妻眷是很挑剔的。不——用不着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你肯定会说那些话的——而我也相信你确实是那样想的——从理论上说，我也同意你要说的话。可是，我是有自尊心的——我的自尊心太强了，我希望我们的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我不希望因为爱情而牺牲什么东西！而且，我也说过，它也许会圆满结局的……”

“你的意思是说，医生——也许弄错了，是不是？”

“即使医生没搞错的话，那也没什么关系——只要找到真正谋害他的那个人就行了。”

“索菲娅，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事说起来真让人难受。不过，一个人毕竟还是可以做到老老实实的。”

不等我再说话，她就抢着说道：

"不，查尔斯，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也许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不过，我今晚决定来和你见面——是为了亲眼看看你，让你明白，在这件事搞清楚之前，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定下来。"

"至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吧？"

她摇了摇头。

"我不想说。"

"可是——索菲娅——"

"不，查尔斯。我不想让你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我想让你从局外人的观点毫无偏见地来看待我们。"

"可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她望着我，湛蓝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光芒。

"你会从你父亲那里知道的。"她说。

在开罗的时候，我曾经告诉过索菲娅，我父亲是苏格兰场[1]的厅长助理，现在他仍然担任着这个职务，听了她的话，我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那么，这件事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吗？"

"我想是这样的。你看见门边的那张桌子上独自坐着的那个男人了吗？——就是那个长得挺英俊的，呆头呆脑的，看上去像在军队里干过的那个人。"

"看见了。"

"我今天晚上上火车的时候，他就在斯温利·迪安车站的站台上。"

---

[1] 即伦敦警察厅。——译注。

“你是说，他在跟踪你？”

“对了。我想，我们全都——怎么说才好呢？——被监视了。他们或多或少地暗示过，要我们最好都不离开我们的住宅。可是，我决意要来看你。”她那小小的方下巴好斗地向前一伸。“我是从洗澡间的窗户爬出来，顺着水管溜下来的。”

“亲爱的！”

“不过，警察也很干练。当然，我还给你拍过一封电报。哦——没什么——我们在这儿——在一起了……可是从今以后，我们俩都得各自唱独脚戏了。”

她顿了顿，又补充说道：

“毫无疑问，这对我们的爱情来说是不幸的。”

“是啊，毫无疑问，”我说道，“不过别说是不幸的。尽管经历了世界大战，可你我都活下来了。我们多少次在九死一生中闯出了死神的手掌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老人的突然去世就——顺便问一下，他多大年纪了？”

“八十七岁。”

“对了。《泰晤士报》上提到了他的年纪。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认为他是寿终正寝的，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普通医生都会承认这个事实。”

“倘若你认识我祖父的话，”索菲娅说，“你就会对他的死感到特别意外了！”

第 三 章

我对我父亲的警务工作向来是颇有兴趣的，然而当我要对这一工作发生直接的、与个人有关的兴趣时，我倒毫无思想准备了。

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我到家的时候，他出门去了。我洗完澡、刮过脸、换好衣服，就出去和索菲娅会面了。可是，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格洛弗告诉我，他正在书房里。

他正坐在写字台旁，蹙眉看着一大堆文件，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跳了起来。

“查尔斯！哦，哦，好长时间不见了。”

经过五年的战争之后，我们见面的情景会使一个法国人感到扫兴的。其实，我们欢聚的感情一丝未减，我们父子的情意甚深，相互也很能理解。

“我有点儿威士忌酒，”他说，“你说，什么时候喝吧。不

巧得很，你到家的时候我出去了。我的工作把我忙得四脚朝天，刚刚还出了一件倒霉的案子呢。”

我靠在自己坐着的椅子上，点燃了一支烟。

“是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的案子吧？”我问道。

他的双眉蓦地往下一沉，好像打量我似地迅速地瞟了我一眼。他的问话不失大雅然而又断然有力。

“查尔斯，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么，我说对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

“接到了情报嘛。”

老头子在等着。

我说：“我的情报是从它的窝里来的。”

“说吧，查尔斯，说给我听听吧。”

“你也许不喜欢听，”我说，“我是在开罗认识索菲娅·利奥尼兹的。我爱上她了，打算和她结婚。今天晚上我已经和她见过了面。我们一起吃的饭。”

“她和你一起吃的饭？在伦敦？我真想不通她是怎么去的！她们全家都被要求——哦，非常礼貌地被要求留在原地的。”

“是这样。她是顺着洗澡间窗口的管子爬下来的。”

老头子的嘴唇动了动，又微笑了起来。

他说：“她好像是一个满有办法的年轻小姐嘛。”

“可是你们的警察也够能耐的，”我说，“一个漂亮的军人模样的人一直把她跟到了马里奥饭店。在你接到的报告中我会被描述一番的。五呎七吋高，棕发，棕色的眼睛，穿一

身深蓝色细条子的便装,等等。"

老头子严厉地望着我。

"这是——当真的吗?"他问道。

"是的,"我说,"当真,爸爸。"

沉默有顷。

"你在意吗?"我问道。

"一个星期之前我是不可能在意的。他们是一个公认的好家庭——那姑娘会很有钱的——而我又了解你,你不会轻易地失去理智的。从现在说嘛——"

"怎么样,爸爸?"

"也许没什么问题,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恰恰是那个人作的案的话。"

这是那天晚上我第二次听到"那个人"这个词儿了。我开始发生了兴趣。

"到底谁是那个人呢?"

他目光犀利地瞟了我一下。

"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他惊讶地望着。"难道那姑娘没告诉你吗?"

"没有。她说她宁愿让我从一个局外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切。"

"那我倒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难道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不，查尔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目了然的。"

他蹙着眉头，来回踱着，刚才点燃的雪茄已经灭了。这恰好向我表明，老人家的心里是多么烦乱。

"你对她们家有多少了解呢？"他看了我一眼。

"真倒霉！我就知道那个老头有许多子子孙孙。有不少媳妇女婿。至于其他各房亲属，我还没搞清楚呢。"我停了停，接着说道，"爸爸，你最好告诉我一些内情。"

"好吧。"他坐了下来。"那很好——我从头说起吧——从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说起。他是二十四岁的时候到英国来的。"

"是个从士麦那来的希腊人。"

"对此你很了解吗？"

"是的，可我所知道的也就到此为止了。"

门开了，格洛弗走了进来，说塔弗纳总警督来了。

"他负责这个案子，"我父亲说道，"我们最好叫他进来。他一直在对那个家庭进行核查。关于他们，他知道得比我多。"

我问了一下，地方警察是否已经来过苏格兰场。

"那是我们的管辖范围。斯温利·迪安是伦敦的一部分。"

当塔弗纳总警督走进房间来的时候，我向他颔首致意。多年之前我就认识塔弗纳了。他热情地问候我，祝贺我平安回国。

"我正在向查尔斯介绍情况呢，"老头子说，"塔弗纳，要是我说错了，你就纠正。利奥尼兹是一八八四年来到伦敦

的。他在索霍[1]开了一家小饭馆。这个小饭馆收入不错，他就又开了一家饭馆。没有多少时候，他就成了七、八家饭馆的老板。这些饭馆立刻全都有了盈利。"

"他经手干的事情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塔弗纳总警督说道。

"他天生有眼力，"我父亲说，"最后，他操纵了伦敦大多数著名饭店。随后，他就大张旗鼓地搞起饮食行业的生意来了。"

"他也是其它许多生意的幕后人，"塔弗纳说，"旧服装交易、廉价珠宝首饰商店，还有其它各种东西。当然了，"他若有所思地补充道，"他一直是一个绕弯子耍手腕的人。"

"你是说，他是个骗子吗？"我问道。

塔弗纳摇了摇头。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的，他很奸诈——不过不是骗子。从来没有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可是，他是那种想尽一切办法钻法律空子的人。尽管他上了年纪，可在这次大战中，他还是大大地捞了一笔。他做的一切事情从来不违法——不过，只要他得一次手，你就不得不为此制定一条法律，要是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话。可是，到那时候，他又在另一件事上得手了。"

"听起来，他可不像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哪。"我说。

"有意思的是，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你知道，他很有个性，你能感受到这种个性。虽然其貌不扬，是个又矮又丑

[1] 伦敦西敏区的一个街区，以饭馆著称。——译注。

的侏儒，但却颇有魅力——女人总是倾心于他。"

"他的婚姻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了，"我父亲说道，"他娶了一个乡绅的女儿。"

我扬起了眉毛："是为了钱吗？"

老头子摇了摇头。

"不，是爱情促成了婚姻。她是在一次为一位朋友的婚礼安排酒宴时和他结识的——她就倾心于他了。她的父母对此大为光火，可是她却铁心要嫁给他。告诉你，这个人很有魅力——他身上的异国情调和勃勃生气很合她的心意。她对自己的同类厌烦得要死。"

"他们的婚姻幸福吗？"

"非常幸福，真是怪透了。当然，他们那些体面的朋友不和他们来往了(那时金钱还没有把森严的等级差别扫荡得一干二净)，可是他们似乎并不为此担忧。没有朋友，他们也过下来了。他在斯温利·迪安建造了一幢怪得出奇的房子，他们就住在那里，而且生了八个儿女。"

"这够得上是一部家史了。"

"老利奥尼兹选择了斯温利·迪安那个地点倒是挺聪明的，那时那个地方刚刚有些起色，第二个和第三个高尔夫球场还没建成。那里既住着对自己的花园热爱备至的老派居民——他们都喜欢利奥尼兹太太——也住着和利奥尼兹套近乎的殷实的实业家，因此，他们夫妇各得其所。我相信，他们一定过得非常幸福，直到一九二七年她因肺炎去世为止。"

"撇下了他和八个孩子？"

“其中一个孩子尚在襁褓中就死了，两个儿子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女儿结婚后到澳洲去了。已经死在那里。一个未出嫁的女儿在一次车祸中死了，另一个女儿是一两年前死的。活着的还有两个——次子罗杰，他已经结了婚，但是没有孩子；还有菲利浦，他娶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女演员，生了三个孩子，那就是你的索菲娅，尤斯塔斯和约瑟芬。”

“他们都住在——那叫什么来着？——三角山墙邸宅吧？”

“对。战争初期罗杰·利奥尼兹被炸得无家可归了。菲利浦和他一家从一九三七年起就住在那里。那里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姨妈，就是德·哈维兰小姐，是第一位利奥尼兹太太的妹妹。她以前一直公然声称厌恶她的姐夫，可是她姐姐死了以后，她认为应她姐夫的邀情和他同住、抚养那些孩子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倒很尽职啊，”塔弗纳总警督说道，“可是，她不是那种能改变对别人的看法的人，她总是非难利奥尼兹其人和他的办事方法——”

“哦，”我说道，“这好像是满不错的一大家子嘛。你认为是谁杀了他呢？”

塔弗纳摇了摇头。

“为时过早，”他说，“要说这个还为时过早。”

“得啦，塔弗纳，”我说，“我敢打赌，你认为你知道那是谁干的。我们不是在法庭上，老兄。”

“我不知道，”塔弗纳阴郁地说，“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你的意思是，他也许不是被谋杀的吗？"

"哦，他肯定是被谋杀的，是被毒死的。可是，你知道，这些下毒案有多难办啊。要找到证据是难上难，难极了。各种可能性也许都集中到一点上——"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你脑子里有苗头了，对吧？"

"这件案子的或然性非常之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作案的准备很周到，不过我还没有弄清楚，事情很棘手。"

我恳求似地望着老头子。

他慢条斯理地说："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查尔斯，在谋杀案件中，最明显不过的事往往就是使案情迎刃而解的事。老利奥尼兹十年前又结了婚。"

"在他七十七岁的时候吗？"

"对了，他娶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女人。"

我打了一声口哨。

"什么样的年轻女人呢？"

"一个出身于茶馆的年轻女人，她是个非常体面的年轻女人——有一种贫血型的、苍白得冷冰冰的美。"

"最有可能的就是她吗？"

"问你呢，先生，"塔弗纳说，"她现在只有三十四岁——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她喜欢过闲适的生活。那里还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孙儿们的家庭教师，没有参加过战争——大概是因为心脏不好之类的原因吧。他们俩打得十分火热。"

我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格局了。其中的纠葛也一如既往。我父亲刚才强调过，这个第二位利奥尼兹太太是个非常体面的人。可是，在体面的名

誉下曾经干出过多少谋杀的勾当啊。

“是什么毒药?”我问道,“砒霜吗?”

“不是的。我们还没有接到化验报告——不过医生认为是毒扁豆碱。”

“这倒有点儿与众不同了,对吧?要查明购买人肯定是不难的。”

“毫不相干。你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药品。是眼滴剂。”

“利奥尼兹有糖尿病,”我父亲说,“他定期注射胰岛素,胰岛素是从一个有橡皮帽的小瓶中抽取的。皮下注射针刺透橡皮帽,注射液就吸上来了。”

我接着往下猜。

“可是瓶子里并不是胰岛素,而是毒扁豆碱?”

“完全正确。”

“那给他注射的人是谁呢?”我问道。

“他的太太。”

现在我明白索菲娅说的“那个人”是什么意思了。

我问道:“家里人和那第二个利奥尼兹太太相处得好吗?”

“不好。我想他们几乎都不说话。”

事情好像越来越有眉目了。但是,塔弗纳总警督显然并不高兴。

“你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吗?”我问他。

“查尔斯先生,这事倘若是她干的,那么在事后换上一瓶真正的胰岛素,对她来说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事实上,如果她有罪的话,我不能想象她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做。”

“是的，似乎有些道理。那儿有很多胰岛素吗？”

“哦，是的，满瓶的、半瓶的都有。如果她那样做了，医生十有八九是发觉不了的。被毒扁豆碱毒死的人死后从外表上是很难觉察到的。可是，他检查了那瓶胰岛素（以防它的浓度不对，或其它类似的差错）。当然啦，这样一来，他很快就发现那不是胰岛素了。”

我若有所思地说：“这样看来，利奥尼兹太太不是愚不可及，——就是极其聪明了。”

“你是说——”

“也许她就是冒险钻你认为没有人会像她那么傻的结论的空子呢。别的人还有可能吗？还有其他的——嫌疑犯吗？”

老头子平静地说道：

“实际上，这个房子里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作案。那里总放着许多胰岛素——至少够两个星期用的。有可能其中的一个小药瓶已经被做了手脚，由于知道它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于是便来了个偷梁换柱。”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接触到它们吗？”

“药瓶没有锁上。它们就放在药品橱里的一个特制的架子上，药品橱在这幢房子的一个洗澡间里。这幢房子里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出。”

“有什么明显的动机吗？”

我父亲叹了口气。

“亲爱的查尔斯，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是个家财万贯的人。他给了家里的人为数不少的钱，这是事实，但是也许

有人还想要更多的钱。”

“可是，最想要钱的人就是眼下这个寡妇了。她那个小伙子有钱吗？”

“没有。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一样。”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索菲娅引用过的诗句。我猛然把那首儿歌全都记起来了：

有一个坏汉子，走了一段怪路程，

在歪扭的台阶旁，他捡到了不该得的六便士。[1] 他有一只怪猫儿，逮了一只怪耗子。

他们全都住在一座矮小的怪屋里。

我对塔弗纳说道：

“利奥尼兹太太给你的印象如何？你对她有些什么看法？”

他慢吞吞地答道：

“很难说——太难说了。她不是个好接近的人。非常文静——所以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不过她喜欢过闲适的生活——我可以发誓，这一点我是不会看错的。你知道，这使我想到了猫，一只肥胖的、得意地喵喵叫的懒猫……这倒不是我对猫有什么恶感，猫是没什么的……”

他叹了口气。

他说：“我们想得到的是证据。”

---

① 英国有一种六便士的小银币。——译注。

是的，我想，我们都想得到利奥尼兹太太毒死了她丈夫的证据。索菲娅想得到它，我想得到它，塔弗纳总警督也想得到它。

那时，花园里的一切都将变得一片明媚了！

可是，索菲娅没有把握，我没有把握，我想塔弗纳总警督也没有把握……

第 四 章

翌日，我和塔弗纳到三角山墙邸宅去了。

我的身份不伦不类，起码说是非正统的。可是老头子也从来不是个非常正统的人。

我具有一定的身份。战争初期我曾经和苏格兰场特别部一起工作过。

当然，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就这么讲吧，我早期的工作使我具备了某种官方的身份。

我父亲说：

“要是我们想要解决这个案子，我们就必须得到一些内幕消息，必须了解那幢房子里所有的人。我们得从内部去了解他们——而不是从外部去了解。你就是能为我们做到这一点的人。”

我不愿意这样。我一边说着，一边将烟蒂扔进了壁炉：

“我成了警方的密探了，是这样吗？我要去从索菲娅的口中得到内幕消息，而我是爱她的，她也爱我、信赖我，或者说，我相信她是爱我、信赖我的。”

老头子变得十分恼火了。他激烈地说道：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用一般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你不相信是你的那位年轻女郎谋杀了她的祖父，对不对？”

“当然不相信。这个想法是绝对荒谬的。”

“很好——我们也不这样想。她有几年不在家，而且一直和他处得很好。她有一笔相当大的收入，我可以说，听到她和你订婚的消息他会很高兴的，大概还会给她一笔相当可观的陪嫁。我们不怀疑她。我们干嘛要怀疑她呢？不过你必须明白，如果这件事不搞清楚，那姑娘是不会嫁给你的。从你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我对这一点是相当有把握的。请你注意，这是那种也许永远也搞不清的罪案。我们也许可以很有道理地确信，是那个妻子和她的小伙子合谋干的——可是，要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案子甚至还没有递交给检察官呢。除非我们抓到了她的确实的证据。不然这将永远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迷团。这个你是很明白的，对吗？”

“是的，我明白这一点。”

接着，老头子又平静地说道：

“为什么不把这一点告诉她呢？”

“你的意思是——问问索菲娅，我是不是——”我停住不说了。

老头子使劲地点了点头。

"是的，是的。我并不是叫你不告诉那姑娘你在干什么，就去偷偷摸摸的行事。看看她对此会讲些什么吧。"

于是，第二天我便和总警督塔弗纳以及警佐拉姆驾车到斯温利·迪安去了。

在离高尔夫球场不远的地方，我们拐进了大门的门址，我想，战前这里一定有两扇庄严的大门。爱国心或无情的征收把这一切都一扫而光了。我们开上了一条长长的曲曲弯弯的车道，车道两旁长满了杜鹃花，出了杜鹃丛，就到了房子前面的砾石地面。

真是不可思议！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个宅子取名为"三角山墙"，要是叫"十一山墙"倒来得更恰当一些！稀奇的是它的那种歪歪扭扭的怪模样——我想，我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真的，这就是所谓的农家风格，这座房子是一幢按比例放大的农舍，就像透过一面高倍的放大镜看到的一座农舍。那倾斜的房梁，那半露的木材，那些山墙——它真是一座怪屋，样子活像隔夜之间长成的一株蘑菇！

然而，我理解这种匠心。它代表了一个希腊的饭店老板对英国风格的认识。它是有意被当作一座英国人的住宅来建造的——而它的规模又大得像一座城堡！我不知道第一位利奥尼兹太太对它会有什么想法。我想，他们没有和她商量过，也没有给她看过设计图。很可能是她那位外国丈夫想使她稍稍吃一惊吧。我不知道她当时看见的时候是感到毛骨悚然呢，还是笑逐颜开。

显然，她曾经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岁月。

“颇有点儿气势压人，对吗？”塔弗纳总警督说，“当然，这位老先生在这里建了许多东西——整座屋子分成了三个独立的居住单元，比方说吧，每一部分都有厨房，什么也不缺。这座建筑物的内部非常出色，布置得像个豪华的饭店。”

索菲娅从前门走了出来。她没有戴帽子，穿着一件绿色衬衣和花呢的裙子。

她看见了我的时候，猛地站住了。

“是你？”她惊呼道。

我说：

“索菲娅，我得和你谈谈。咱们能到哪儿去呢？”

有那么一阵儿，我想她打算表示反对，可后来她转过身去，说道：“这边走吧。”

我们穿过了草坪。斯温利·迪安1号高尔夫球场一带风景秀丽——远处的小山上长着一片郁郁的青松，再往远处，是雾霭迷濛中的乡野。

她领着我来到了一座有假山的花园里，眼下，它多少有些失于料理。这里有一张坐着极不舒服的粗木坐椅，我们坐了下来。

“怎么啦？”她说。

她的声音丝毫不含鼓励的成分。

我把我的意思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点不露声色，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可是，当我终于讲完的时候，她叹了口气。这是深深的一叹。

她说：“你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

“老头子自有他的道理。而我自己却认为那是个馊主意——不过——”

她打断了我的话。

“哦，不，”她说，“根本不是什么馊主意。那也许是惟一可行的好办法。查尔斯，你父亲完全了解我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比你明白得多。”

她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激烈感情，以拳击掌。

“我必须弄清真相。我一定得知道。”

“为了咱俩的缘故吗？可是，最亲爱的——”

“不仅仅是为了咱俩，查尔斯。为了使我的心灵得到平静，我一定得知道。你知道，查尔斯，昨天晚上我没告诉你——不过，我害怕真相是——”

“害怕？”

“对——我害怕——害怕——害怕。警方认为，你也认为，人人都认为——那是布伦达干的。”

“那是有可能的——”

“哦，是的，那是很可能的。有这种可能性。可是当我说‘这件事有可能是布伦达干的’时，我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因为，你知道，查尔斯，我并不真的认为是她干的。”

“你不这样认为？”我缓缓地说道。

“我也说不上来。你已经像我希望的那样，从局外人那里听到了关于这件事的全部情况。现在，我要从局内人的角度向你谈一谈了，我简直无法觉得布伦达是那种人——我觉得她不是那种做事不顾及风险的人。她过于钟爱自己

了。"

"劳伦斯·布朗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劳伦斯完全是个胆小如鼠的人。他不会有这种勇气的。"

"我感到怀疑。"

"是呀,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对吗?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可能做出让别人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举动,一个人头脑中可能对这些人会有某种看法,然而有时这种看法是大错而特错的。虽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有时会这样。可是,尽管如此,布伦达,"——她摇了摇头——"她的特点总是如此溢于言表。她是那种我称之为闺秀型的人,喜欢到处坐坐,爱吃糖果、喜欢穿漂亮衣服,戴首饰,热衷于读廉价小说,上电影院。谁一想起他已经是个八十七岁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件古怪的事。不过,我确实认为爷爷完全赢得了她的一片真心。你知道,他是有力量的。我觉得,他可以使一个女人感到——哦——感到自己像个王后似的——像苏丹的宠儿!我想——我始终这样想——他使布伦达觉得她自己似乎是个令人兴奋的、罗曼蒂克的人。他对付女人一辈子都十分精明——这类事情是一种艺术——不管你多老,你也不会失去这种能耐。"

我此刻将布伦达的问题撇到了一边,又转到索菲娅讲过的那个叫我惴惴不安的词上去了。

我问道:"你为什么说你害怕呢?"

索菲娅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两手紧紧捏在一起。

"因为那是事实,"她小声说道,"查尔斯,我得让你理

解，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古怪的家庭……我们之间有许多残酷无情的事——而且——是五花八门的残酷无情。麻烦就麻烦在这个五花八门上了。”

她一定从我脸上看到了不解之色，便起劲地往下说道：

“我尽力把我的意思说得清楚一些。譬如说我祖父吧。有一次，他和我们谈起他在士麦那度过的少年时代，他偶然提到，他用刀捅过两个人。那是一次吵架——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恐怕是因为受了一些无法忍受的侮辱吧——不过，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他实际上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不知怎么的，听上去总归使人觉得很怪，这种事在英国是很少见的。”

我点了点头。

“这就是残酷无情的一个例子，”索菲娅接着说道。“那么再说我祖母吧。我不怎么记得她了，可是，关于她的事，我听说过许多。我想，她也许是由于没有丝毫的想象力，因而才变得冷酷无情吧。所有那些以猎狐为能事的祖先们，还有那些动辄就枪毙人的年迈的将军们都是这样的。他们正直而傲慢，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敢于毫不畏惧地承担责任。”

“这不是有些牵强附会了吗？”

“是的，大概有些牵强——不过我始终害怕那种类型的人，那些人固然正直，但却十分冷酷。再说我自己的母亲吧——她是个演员——是个宠儿。但是，她完全没有与之相称的理智，她是一个不自觉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所看到的只是自身的利害。你知道，有时这是很叫人害怕的。还有我叔叔罗杰的妻子克莱门西。她是个科学家，正在搞着一些非常

重要的研究工作——她也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冷酷得不像是个血肉之躯。而罗杰叔叔则恰好相反——他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可爱的人，但是他的脾气实在太可怕了。什么事情都会使他热血沸腾而忘乎所以，失去自制的能力。再说我的父亲吧——”

她沉吟有顷。

“我父亲，”她慢吞吞地说道，“太善于抑制自己了。你永远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感情从不外露。大概是对妈妈那种毫不节制的感情奔放的一种无意识的自卫。不过，有时候——这也叫我有些担忧。”

“我的小宝贝，”我说，“没有必要忧心忡忡啊。归根结蒂，也许人人都有可能杀人的。”

“我觉得这是实话。连我也在内。”

“你不可能！”

“哦，可能的，查尔斯，你不能把我排除在外。我觉得我也有可能谋杀某个人的……”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补充道，“不过，要是这样的话，那非得是为了某些确实值得的事才行！”

我笑了起来，对此感到无可奈何。索菲娅也乐了。

“也许我是个傻瓜，”她说，“不过，我们必须查明祖父死亡的真相，必须查明。要是那是布伦达的话……”

我突然可怜起布伦达·利奥尼兹来了。

第五章

一个高高的身影迈着轻快的步子沿着小路向我们走来。她戴着一顶破旧的毡帽，穿着一条没样子的裙子，一件厚实的针织衫。

“伊迪丝姨奶奶。”索菲娅说。

那身影停下来一两次，向花坛俯下身子，随后，又朝着我们走来。我站了起来。

“伊迪丝姨奶奶，这是查尔斯·海沃德。这是我的姨奶奶德·哈维兰小姐。”

伊迪丝·德·哈维兰是个七十多岁的女人，她长着一头浓密凌乱的白发，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目光精明锐利。

“你好，”她说，“我已经听说过你了，是从东方回来的吧。你父亲可好？”

这使我十分惊讶，我回答说，他很好。

"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德·哈维兰小姐说道，"我和他的妈妈也很熟。你长得和她很像。你是来帮我们的忙——还是另有贵干？"

"希望能略尽绵薄之力。"我颇有些不自在地说。

她点了点头。

"有人帮忙我们就好办了，这里现在警察盈门了，随处都会在你面前突然冒出来。对有些警察我真不感兴趣。一个体面的学校受过教育的小伙子，就不该去当警察。那天，我在大理石拱门[1]看见莫伊拉·金诺尔的儿子在那里指挥交通。真是让你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她转向索菲娅。

"索菲娅，保姆正找你呢。问你关于鱼的事。"

"讨厌，"索菲娅说，"我打电话去。"

她快步向房子走去。德·哈维兰小姐转过身去，慢慢地向同一方向走去。我赶上一步，和她并排走着。

"我们这些人要是没有保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德·哈维兰小姐说，"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老保姆，她们回来洗衣服，熨烫，做饭，干家务活儿。很忠诚。这个保姆是我亲自挑选的——几年前挑的。"

她停住脚步，没好气地扯了扯一团缠脚的绿草。

"真讨厌——这些旋花！最要不得的野草！又挡路又缠人——你简直拿它没办法，它钻在地下长。"

她用鞋跟在地上恶狠狠地碾着那绿色的枝叶。

---

① 伦敦海德公园东北入口门。——译注。

"查尔斯·海沃德,这不是件好事,"她望着房子那个方向,说道,"这件事警方是怎么想的?我想我不该问你这个。一想到阿里斯蒂德是被毒死的,似乎叫人无法理解,因此他已经死去似乎也显得无法理解了。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从来没有!可是我无法习惯他已经死去这个想法……他一死使这幢房子显得如此空荡。"

我什么也没有说。从伊迪丝·德·哈维兰小姐这种三言两语的说话方式来看,她似乎沉浸在缅怀往事的心境之中。

"今天早上我还想来着——我住在这里已经很久了,有四十多年了。我是姐姐过世的时候来的。是他请我来的。七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我不能把他们交给一个达戈[1]人去抚养,对吗?当然这是一桩令人难以忍受的婚姻,我始终认为玛西娅一定是——嗯——鬼迷心窍了。居然嫁给一个又丑又平庸的矮个儿外国鬼子!他对我倒挺放手——这我也得说。任凭我去挑选保姆,家庭教师,学校,以及对身体有益的婴儿食品——我不是指他惯常吃的那些古怪的,味道很冲的,加了米饭的菜肴。"

"从那时起你就一直住这里吗?"我低声问道。

"是的。说来也怪……我想,等孩子们长大成人,结了婚,我就可以走了……真的,我想,我是对花园感起兴趣来了。后来,菲利浦来了。要是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女演员,他就休想过上家庭生活。我真不明白,女演员为什么要生孩

[1] 对肤色浅黑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一带人的蔑称。——译注。

子。孩子一生下来，她们拔脚就走，到爱丁堡[1]或越远越好的什么地方的剧团里去演戏。菲利浦倒挺明智——带着他的书搬到这里来了。”

“菲利浦·利奥尼兹是干什么的？”

“写书的。不知道他干嘛要写书。没人要读那些书。都是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上的琐闻轶事，这些事你甚至听都没听说过，对吧？”

我承认她说得对。

“钱太多了，他有的就是钱。”德·哈维兰小姐说道。

“而大多数人却不得不做个普普通通的人，老老实实地挣饭吃。”

“他的书不赚钱吧？”

“当然不赚钱。他被认为是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权威。可是，他用不着去卖稿子——阿里斯蒂德给了他大约十多万镑，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为了逃避遗产税！阿里斯蒂德让他们在经济上全部独立了。罗杰经营联营食品公司——索菲娅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孩子们的财产管理权已经交给他们自己了。”

“这么说，他的死并没有什么人能得到特别的好处啰？”

她奇怪地瞥了我一眼。

“对，是这样的。他们全都得到了更多的钱。可是，不管怎么说，要是他们提出要这些钱的话，他们也会得到的。”

“德·哈维兰小姐，你知道是谁毒死了他吗？”

---

[1] 苏格兰一大城市。——译注。

她的回答颇有些独特：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这使我很伤脑筋。一想到这幢房子里有个博基亚[①]式的人物在生活，真是叫人觉得不妙。我想，警方会抓住可怜的布伦达不放的。"

"他们这样做你认为不对吗？"

"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依我看，她似乎从来就是个特别愚蠢而又普通的年轻女人——相当守旧。不像我所想的放毒者的样子。尽管如此，要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年近八十的男人，那显然是为了图他的钱。在正常情况下，她可能希望不久就成为一个富有的寡妇，不过，阿里斯蒂德是个健壮得出奇的老人，他的糖尿病也没有进一步恶化，看起来他确实就像能活到一百岁的样子。我想，她也许等得不耐烦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说道，但随即收住了话头。

"在这种情况下，"德·哈维兰小姐轻快地说道，"这就多少有点儿道理了。当然了，人言可畏。可是，她毕竟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你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吗？"我问道。

"我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

我纳闷了。我怀疑在那顶破毡帽之下还有比我已经知道的更多的东西。

---

① 露克雨西亚·博基亚(1480—1519)，意大利贵妇，亚历山大六世的女儿，传说她与其父其兄有乱伦行为，并参与了其家庭中的下毒阴谋。——译注。

我想，在那傲慢的，几乎不连贯的话语的背后，有一副机敏的头脑在转动着。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疑心是不是德·哈维兰小姐自己毒死了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

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在我的思想深处，我现在依然在想着她怀着一种恶狠狠的报复心，用脚跟将旋花碾进了土里的情景。

我想起了索菲娅用过的那个词句：冷酷无情。

我偷偷地从侧面瞟了一眼伊迪丝·德·哈维兰。

要有站得住脚的、充足的理由……可是，对伊迪丝·德·哈维兰来说，能找到什么充足的理由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应该更进一步了解她才行。

第　六　章

前门开着。我们走进前门，来到了一间宽敞得出人意外的大厅。大厅里的陈设十分刻板——黑色的橡木家具漆工精细。黄铜器在闪闪发光。大厅的背面，通常是楼梯的地方，是一面带白色护壁板的墙，墙上有一道门。

“这一部分是我姐夫的住房，”德·哈维兰小姐说道，“一楼是菲利浦和马格达住的地方。”

我们穿过右手的一道门，走进一间宽大的客厅。客厅的墙上镶着浅蓝色的护壁板，家具上罩着厚实的织锦缎，客厅里所有的桌子上和墙上都摆着或挂着男演员和舞蹈家的照片和画像，以及舞台场面和舞台设计的图样，壁炉上挂着一

幅德加[1]画的芭蕾舞演员的作品。客厅里还摆着一丛一簇的花，有大朵的、棕色的菊花，和几大花瓶荷兰石竹。

“我想，”德·哈维兰小姐说：“你想见见菲利浦吧？”

我想见菲利浦吗？我也没有准主意。我是为了见索菲娅而来的，我已经见到她了。她很支持我按老头子的计划行事——可是，她走开了，看来正在什么地方打电话商量关于鱼的事情，她没有告诉我该怎样办。我以什么身份去见菲利浦·利奥尼兹呢？是以一个急于娶他女儿的年轻人的身份呢，还是以一个偶然登门造访的朋友（这肯定不是时候！）抑或是警方人员的身份好呢？

德·哈维兰小姐没有给我时间去考虑她的问题。确实，这根本就算不上是个问题，而是一个决断。我认为，德·哈维兰小姐喜欢下决断而不是提问题。

“我们到藏书室去，”她说。

她领着我走出了客厅，沿着过道，走进了另一道门。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到处都是书。不光是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上放着很多书。连椅子上、桌子上、甚而至于地板上也有很多书，可是并没有给人一种凌乱不堪的感觉。

藏书室里很冷，里面缺少某种我本来以为一定会有的气味。它散发着旧书的霉味和轻微的黄蜡味。过了一两秒钟，我才意识到房间里缺少一种什么气味，它所缺少的是烟

---

① 埃德加·德加（1834－1917），法国著名的画家、雕刻家。他十分喜欢以芭蕾舞演员、穿时髦装束的妇女、咖啡馆生活场景等为其创作题材。——译注。

草的气味。那么，菲利浦·利奥尼兹是不吸烟的了。

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五十岁上下，相貌堂堂的人。大家都说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长得很丑，所以，我一直以为他的儿子当然也是其貌不扬的，对他这种堂堂仪表思想上自然毫无准备——笔直的鼻梁，完美的下颚的线条，轮廓饱满的前额，霜鬓初染的美发从额头掠向脑后。

“菲利浦，这位是查尔斯·海沃德先生。”伊迪丝·德·哈维兰说道。

“啊，久仰，久仰。”

我说不上他是否听说过我。他伸给我的那只手是冷冰冰的，面孔上挂着兴致索然的表情。这使我有些觉得不自在，而他却耐心地、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

“那些威风凛凛的警察在哪儿呢？”德·哈维兰小姐问道，“他们到这儿来过吗？”

“我想，总警督”——（他瞟了一眼放在写字台上的一张名片）——“噢——塔弗纳一会儿要来找我谈谈。”

“他现在在哪儿？”

“不清楚，伊迪丝姨妈。我想，在楼上吧。”

“在布伦达那儿吗？”

“我真不知道。”

望着菲利浦·利奥尼兹，使人觉得要在他的眼皮底下谋杀别人似乎是不可能的。

“马格达起床了吗？”

“不知道。她一般十一点以前是不起床的。”

“那好像是她说话的声音，”伊迪丝·德·哈维兰说。

那听起来像是菲利浦·利奥尼兹太太的声音，是一种高嗓门的急促的讲话声。我身后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我不明白她是怎样造成与其说是一个人进门，倒不如说是三个人进门的印象的。

她正在抽着一支插在长烟嘴上的香烟，身上穿着一件桃红色的缎子睡衣，一手提着那件睡衣的下摆。金黄色的长发像波浪一样披散在她的背后。她的脸由于露出了皮肤的本色而显得格外难看，现今一个女人在一点也不化妆的时候，就是这种样子。她的一双眼睛又大又蓝。她正在用沙哑而又颇引人注意的声音讲些什么，虽然讲得很快，但却口齿清楚。

“亲爱的，我可受不了——我简直受不了了——想想那些通知吧——现在还没上报。当然登是肯定会登出来的——我简直拿不定主意，在死因调查会上该穿舒适的衣服——颜色得非常、非常柔和——可是不能穿黑色的，也许可以穿深紫色的——再说，我的汽油票都用完了——卖给我油票的那个讨厌的男人的地址也让我丢了——你知道，就是在沙夫茨伯里大街附近的那个停车场——要是我开车到那儿去的话，警察就会跟踪我，也许他们会提出一些最难以应付的问题，对吗？我是说，有什么好说的呢？你真沉得住气，菲利浦！你怎么能这样沉着呢？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现在可以离开这幢倒霉的房子了吗？自由——自由！啊，多么无情无义啊——可怜的老人家——当然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离开他的。他确实非常溺爱我们，对吗——尽管楼

上的那个女人想方设法在我们之间制造麻烦，我敢肯定，要是咱们离开，把他留给她的话，那他早就和咱们毫无来往了。真可恶！毕竟，可怜的老人家快九十了——人世间一切家庭情感都抵不过一个做他妻子的可怕的女人。你知道，菲利浦，我确实相信，这是演一场伊迪丝·汤普森戏剧的绝妙的机会。这次谋杀会使我们名声大振的。比尔丹斯顿说过，他可以演塞斯比安——这个关于矿工的枯燥无味的诗剧随时都可能上演——那是个了不起的角色——棒极了。我知道，他们说我长着这样的鼻子，就该永远演喜剧——可是你知道，伊迪丝·汤普森的剧中也有很多喜剧场面，我并不认为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喜剧场面总是会增加悬念的。我知道我该怎么演这部戏了——平平常常，傻里傻气，装模作样到最后一分钟，然后——"

她伸出了一只胳臂——香烟从烟嘴上掉了下来，落到了菲利浦那铮光发亮的红木写字台上，烧灼着桌面。他不动声色地伸手拿了起来，扔进了废纸篓里。

"然后，"马格达·利奥尼兹小声说道，突然睁大眼睛，连面部也僵滞了，"就是恐怖……"

那僵凝不动的恐惧在她脸上约莫停留了二十秒钟，随后，她的面部肌肉松弛了下来，又堆起皱纹，像是一个快要流出泪水的、手足无措的孩子。

突然，所有的表情一扫而光，就像是被一块海绵拂得一干二净似的。她转向我，用普普通通的声调问道：

"你觉得这样演伊迪丝·汤普森的戏行吗？"

我说，我认为伊迪丝·汤普森的戏就是该这么演。此时

此刻，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伊迪丝·汤普森是何许人，不过，我倒很想和索非娅的母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很像布伦达，对吧？”马格达说道，“你知道吗？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这很有意思。我该把这一点对总警督说吗？”

那坐在桌子后面的男人微微皱了皱眉头。

“你实在没必要见他，马格达，”他说，“我会把他想了解的事情都告诉他。”

“不见他？”她提高了嗓门。“不，我当然得见见他！亲爱的，亲爱的，你太缺乏想象力了！你不明白细节的重要性。他是想确切了解每件事情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怎样发生的，他想确切地了解每个人在那时注意到的、感到奇怪的每一件小事——”

“妈妈，”索非娅穿过开着的门走了进来，说道，“你可不能对总警督说一大堆谎话呀。”

“索非娅——宝贝儿……”

“我事先就知道，亲爱的，你已经都准备好要来一场最精彩的表演了。可是你错了，大错而特错了。”

“瞎说。你不知道——”

“我知道。你必须来一番全然不同的表演，亲爱的。你要克制——少说话——什么也不要讲——要警惕——要维护这个家庭。”

马格达·利奥尼兹的脸上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的迷惑不解的表情。

“亲爱的，”她说，“你真的认为——”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放弃那种想法吧。这就是我的意思。”

当一丝快乐的微笑出现在索菲娅母亲的脸上时，她又补充说道：

“我给你冲了一杯巧克力。在客厅里。”

“噢——好的——我饿了——”

她在门口停了一下。

“你不知道，”她说道。这话既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对我脑后的书架说，“有一个女儿有多好啊！”

说完这句退场词，她便走了出去。

“天知道，”德·哈维兰小姐说，“她会对警察说些什么！”

“她会做得很得体的。”索菲娅说道。

“她什么都会讲的。”

“别担心，”索菲娅道，“她会按舞台监督的话去表演的。我就是舞台监督！”

她跟在她母亲后面走了，但随之又回过头来说：

“爸爸，塔弗纳总警督来见你了。查尔斯留在这里你不会介意的，对吧？”

我觉得，菲利浦·利奥尼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的神色。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他那不动声色的习惯却帮了我的忙。他含糊其辞地嘟哝着说：

“哦，那当然——那当然。”

塔弗纳总警督走了进来。他稳健、可靠，有一种使我感到宽慰的办事果断的风度。

他的神态仿佛是在说:"只有一点儿不愉快的小事,我们办完就走,再不来登门麻烦了——到贵府办事,我非常高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不想缠住不放……"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做得这么到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将一把椅子往桌边一拉,就把一切都说明白了。我则不敢冒昧地坐在离他们稍远一点的地方。

"有什么事,总警督先生?"菲利浦问道。

德·哈维兰小姐突然开口说道:

"你不需要我吧,总警督先生?"

"暂时不需要,德·哈维兰小姐。如果我需要和你谈谈的话,过一会儿再找你——"

"当然可以了。我就在楼上。"

她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

"怎么样,总警督先生?"菲利浦又问道。

"我知道你是个忙人,我不想过久地打扰你。不过,我要向你透露一下,我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你的父亲不是自然死亡。他是服用过量的毒扁豆碱致死的——人们对这种毒药比对依色林[①] 更熟悉。"

菲利浦点了一下头,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

"我不知道这对你是否有什么启发?"塔弗纳接着说道。

"会有什么启发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我父亲一定是偶然中毒的。"

"你真这样想吗,利奥尼兹先生?"

① 毒扁豆硷的一种。——译注。

"对，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请注意、他已经年近九十了，视力特别不好。"

"所以他就把滴眼药倒进了一个装胰岛素的瓶子里。利奥尼兹先生，难道你真的相信吗？"

菲利浦没有回答。他的脸更显得兴致索然了。

塔弗纳继续说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个滴眼药瓶子，是空的——在垃圾箱里，上面没有指纹。这本身就挺奇怪。一般来说，它上面是应有指纹的。当然应该有你父亲的指纹，也可能是他妻子或听差的指纹……"

菲利浦·利奥尼兹抬起眼来。

"听差这个人怎么样？"他说，"约翰逊怎么样？"

"你是想说约翰逊是有可能的犯罪者吗？他当然是有机会的。不过，当我们研究一下动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你父亲的习惯是每年付给他一笔额外津贴——津贴的数额逐年增加。你父亲对他交待得很清楚，有了这笔津贴他就不再在遗嘱中留给他什么了。他服务了七年之后，每年的津贴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数额，而且还在增加。显然，对约翰逊来说，你父亲活得越长，对他越有利。此外，他们的关系很好，而且约翰逊过去的服务记录也是无懈可击的——他是个非常熟练而忠诚的听差。"他顿了一下，"我们不怀疑约翰逊。"

菲利浦平平板板地答道："我明白了。"

"现在、利奥尼兹先生，你大概愿意向我谈一谈你父亲去世那天你本人的活动情况吧？"

"当然可以，总警督先生。我一整天都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当然，除去吃饭的时间。"

"你见到你父亲了吗？"

"按照习惯，早饭以后我向他道早安。"

"那工夫，就你和他在一起吗？"

"我的——呃——继母在房间里。"

"他看上去和平时差不多吗？"

菲利浦略带着点儿反唇相讥的口吻答道：

"他没有表现出要在那天被人谋杀的先见之明。"

"你父亲住的那一部分和这里是完全分开的吧？"

"是的，惟一的通道就是穿过大厅里的那道门。"

"那道门上锁吗？"

"不上。"

"从来不上？"

"我从来不知道它上过锁。"

"任何人都能在这两边随意来来往往吗？"

"当然啦。房子两边分开只是为了家里方便。"

"你最初是怎样得知你父亲的死讯的？"

"是住在楼上西侧的我的弟弟罗杰冲下楼来，告诉我说父亲的病突然发作了，他呼吸困难，病势好像很沉重。"

"你怎么办的呢？"

"我给医生打了个电话，好像谁都没想到这样做似的。医生不在家——不过，我留了口信，叫他尽快来。随后，我就上楼去了。"

"后来呢？"

“我父亲的病情确实很重。医生还没到，他就去世了。”

菲利浦的嗓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仅仅是陈述事实而已。

“你们家里的人在什么地方？”

“我的妻子在伦敦。事后不久她便返回来了，我想，索菲娅也不在。两个小一点的，尤斯塔斯和约瑟芬在家里。”

“利奥尼兹先生，要是我问一下你父亲的死对你的经济地位将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你想了解全部情况，我很欣赏。很多年以前，我父亲就已经让我们在经济上独立了。他让我弟弟当了联合饮食公司的总裁和主要股东——这是他最大的一家公司，他把经营权完全交给他掌管。他将他认为数额相等的一份财产移交给我——实际上，我想那是价值十五万镑的各种各样的债券和证券——因此，我可以随意使用这些资本。他也为我的两个姐姐安排了大笔财产，她们后来都过世了。”

“可是他自己仍然是个很有钱的人吧？”

“不，事实上只给自己留了一笔相对来说不大的收入。他说，这会使他生活得更有兴趣。从那时以来，”——菲利浦的双唇头一次露出淡淡的微笑——“由于经营各种事业他反而比以前更有钱了。”

“你和你哥哥到这儿来住，不是由于经济上困难的原因吧？”

“当然不是。这仅仅是为了方便。我父亲总是对我们说，欢迎我们来和他一起住家过日子。由于各种家庭的原因，这样对我也方便。”

菲利浦不慌不忙地补充道："我也特别喜欢我父亲。我是一九三七年带着家眷到这里来的。我无须付房租，但我出我自己这份的地方税。"

"你兄弟呢？"

"我弟弟是一次猛烈的空袭以后到这里来的。他在伦敦的房子在一九四三年被炸毁了。"

"那么，利奥尼兹先生，你对你父亲在遗嘱中所做的安排有所了解吗？"

"了解得很清楚。一九四六年他重写了遗嘱。我父亲不是个遮遮掩掩的人。他很有家庭观念。他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他的律师也参加了。在他的请求下，律师先生清楚明白地向我们讲解了遗嘱的各项条款。我想，这些条款你已经知道了吧。毫无疑问，盖茨克尔先生已经把情况对你讲过了。粗略地讲，留给我继母的大概有十万镑，这是免交遗产税的。此外，结婚的时候还给过她相当大的一笔财产。剩余财产[1]分成了三份，一份归我，另一份归我弟弟，第三份请人托管，留给三个孙辈。这笔遗产数额巨大，不过，遗产税当然也是很重的。"

"给仆人或慈善事业有什么遗赠吗？"

"没有任何遗赠。倘若仆人们留在他身边侍候，他们的工资是逐年增加的。"

"恕我问一下，利奥尼兹先生，你实际上并不需要钱吧？"

---

[1] 指偿债、纳税、遗赠后所剩余的财产。——译注。

“正如你所了解的，所得税很重，总警督先生——不过我的收入对我的需要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对我妻子也一样。此外，我父亲常常送给我们一些非常丰厚的礼物，而且不管出现什么紧急的情况，他都会立即帮助我们的。”

菲利浦冷淡而清晰地补充道：

“总警督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从经济上讲我没有任何理由巴望我父亲死去。”

“利奥尼兹先生，要是你认为我有任何这种暗示的话，我抱歉之至。不过，我们不得不了解全部情况。现在，我恐怕要问你一些相当微妙的问题了。它们是有关你父亲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的。他们在一起幸福吗？”

“就我所知，非常美满。”

“没有什么不和吗？”

“我想没有。”

“他们在——年龄上很悬殊吧？”

“对。”

“请原谅，你赞成他第二次结婚吗？”

“父亲事先没有问过我。”

“利奥尼兹先生，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既然你非要问这个问题，我就说，我曾认为这次婚姻是不明智的。”

“你规劝过你父亲吗？”

“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你感到很震惊吧——嗯？”

菲利浦没有答复。

"你对这事感到不满吗?"

"我父亲完全有自由按他的意思去办。"

"你和利奥尼兹太太的关系和睦吗?"

"非常和睦。"

"你和她相处很友好?"

"我们极少碰面。"

塔弗纳总警督决定换换话题。

"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劳伦斯·布朗的情况吗?"

"恐怕爱莫能助了。他是我父亲雇用的人。"

"可是,他是被雇来教你的孩子的,利奥尼兹先生。"

"对。我儿子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幸运的是病情不严重——考虑到把他送到公共学校去上学不合适,我父亲就提议,为他和我的小女儿约瑟芬请一个家庭教师——当时,选择余地是很有限的——因为只有那些免服兵役的家庭教师才可以考虑。这个年轻人的品行介绍信中看不出什么问题,我父亲和我姨妈都满意(她总是为孩子们着想的),而我也就默认了。我要补充的是,他的授课是认真而又恰如其分的,对此我无可指摘。"

"他的住处是在你父亲那一部分,不是在这边吧?"

"那边房间多一些。"

"你是否注意到——问及这一点我很抱歉——在劳伦斯·布朗和你继母之间有什么过于亲昵的迹象吗?"

"我没有机会去观察这种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你听到过一些流言蜚语吗?"

"总警督先生,流言蜚语我是一概不听的。"

“好极了，”塔弗纳总警督说道，“这么说，你没有看到什么坏事，没有听到过什么坏事，也不谈论坏事喽？”

“要是你愿意这样讲，也可以，总警督先生。”

塔弗纳总警督站了起来。

“好吧，”他说，“非常感谢，利奥尼兹先生。”

我悄悄地跟着他走出了房间。

“嘀，”塔弗纳说，“他是个冷若冰霜的家伙！”

第 七 章

"现在,"塔弗纳说,"我们去和菲利浦夫人谈谈吧。她的艺名叫马格达·韦斯特。"

"她演得怎么样?"我问道,"我知道她的名字。我想我看过她的演出,不过,是在何时何地我可记不住了。"

"她差一点儿成名呢,"塔弗纳说,"她在西区[1]演过一两次主角,在演出保留节目的剧场中还颇有些名气——她经常在那些自诩高雅的小剧场和业余俱乐部里演出。我想,妨碍她成名的真正原因是她用不着以此谋生。她可以挑挑拣拣,到那些她乐意去的地方。在她喜爱扮演某个角色的时候,也能偶尔为一出戏出些钱,筹些款子——这种角色常常是最不适合她扮演的。结果是,与其说她是专业演员,倒不

[1] 伦敦西区是市内富人较为集中居住的地区。——译注。

如说她是个票友。别忘了，她喜剧演得特别好——不过经理们不怎么喜欢她——他们说她太不受约束了，是个是非根子——经常挑起争吵，还有些以胡闹为乐。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大水分——不过在她那些同行的艺术家中，她不算太有名气。"

索菲娅从客厅里走了出来，说道："总警督先生，我母亲在恭候呢。"

我跟在塔弗纳身后走进了宽敞的客厅。有那么一阵子，我几乎认不出坐在罩着织锦缎靠背椅子上的那个女人了。

她那金黄色的头发高高地挽在头上，梳成了爱德华七世时期的那种发型。她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深灰色外衣和裙子，带细褶的浅紫红的衬衣被一根雕花玉石别针紧紧地扣在脖子下面。我头一次意识到她那讨人喜欢的微微翘起的鼻子的魅力，这使我隐隐地想起了阿西恩·赛勒——似乎使人无法相信这就是刚才那个穿着桃红色睡衣的风风火火的女人。

"是塔弗纳总警督吗？"她说道，"请进来坐吧。你抽烟吗？这真是一件可怕透顶的事，我简直到现在也无法理解。"

她的嗓音很低而且不带感情色彩，这是一个痛下决心要竭力表现出自制的人的嗓音。她接着说道：

"要是我能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那就请讲吧。"

"谢谢你，利奥尼兹太太。那出悲剧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想我一定正开车从伦敦往回返。我和一位朋友在常青藤饭店吃的午饭。随后，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服装展览。我

们和其他的一些朋友在伯克利，喝了点儿饮料。然后，我就动身回家了。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全都乱套了。看来像是我公公的病情突然发作。他——死了。”她的声音略为有些颤抖。

“你喜欢你公公吗？”

“我很爱他——”

她的嗓门提高了。索菲娅非常轻手轻脚地调整了一下德加那幅画的角度。马格达的嗓音恢复了先前那种漠然的声调。

“我非常喜欢他，”她用平静的声音说道，“我们全都很喜欢他。他——对我们很好。”

“你和利奥尼兹太太相处得好吗？”

“我们不常见到布伦达。”

“为什么呢？”

“呃，我们的共同之处不太多。可怜的好布伦达。有时候，生活一定是对她太苛刻了。”

索菲娅又抚弄了一下那张德加的画。

“真的吗？怎么苛刻呢？”

“哦，我不清楚。”马格达带着一种凄凉的浅笑摇了摇头。

“利奥尼兹太太和她丈夫在一起幸福吗？”

“哦，我想是这样的。”

“没有争吵过吗？”

她又带着淡然的笑意摇了摇头：

“我确实不知道，总警督先生。他们住在屋子的那一部

分,隔得很远。”

“她和劳伦斯·布朗先生很好,是吗?”

马格达·利奥尼兹呆住了,她责备地瞪着塔弗纳。

她神态庄重地说:“我认为你不应该问我这类事。布伦达对每个人都很好。她确实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你喜欢劳伦斯·布朗先生吗?”

“他是个很文静的人,很不错,可是你很难发觉他在哪儿。我确实很少见到他。”

“他的教学工作令人满意吗?”

“我想是满意的吧。其实,我也说不上,菲利浦好像很满意。”

塔弗纳试图来一个惊人之笔。

“问你下面这个问题我很抱歉,不过依你看,在布朗先生和布伦达·利奥尼兹之间是不是实质上有些卿卿我我的事呢?”

马格达站起来,摆出了一副贵妇人的架子。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类事情的任何证据,”她说,“总警督先生,我确实以为这个问题你是不应当向我提出来的。她是我公公的妻子。”

我几乎要鼓掌叫好了。

总警督也站了起来。

“再谈谈关于仆人的问题好吗?”他提议道。

马格达没有回答。

“谢谢,利奥尼兹太太。”总警督说着,走了出去。

“你干得真漂亮,亲爱的。”索菲娅热烈地对她妈妈说

道。

马格达沉思地将一绺卷发绕在右耳后面，在镜子里端详着自己。

“是——啊，”她说，“我想这就是扮演这种角色的恰当方法了。”

索菲娅看着我。

“你不和总警督一起走吗？”她问道。

“暧唷，索菲娅，我是——”

我收住了话头。我不能当着索菲娅母亲的面直截了当地问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到目前为止，马格达·利奥尼兹除了把我当作她向女儿们说退场词的有用场的听众之外，对我在场她尚未表现出任何兴趣。我也许是个记者，也许是她女儿的未婚夫，也许是个地位低微的警方随从，或者甚而至于是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反正对马格达·利奥尼兹来说，上述这些人都是一样的，毫无例外都属于听众的范畴。

利奥尼兹太太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不满意地说道：

“这双鞋不对劲儿，显得轻浮了。”

索菲娅一个劲儿向我摆头，我遵从她的意思，急忙追塔弗纳去了。在外厅里我赶上了他，他正要穿过通往楼梯的那道门。

“我正要上去看看那位当弟弟的呢，”他解释道。

我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了我的问题。

“喂，塔弗纳，我在人家心目中是个什么身份？”

他吃惊地望着我。

“你在人家心目中是什么身份?”

“对,我在这个屋子里干什么呢?要是有人问我,我怎么回答呢?”

“噢,我明白了,”他考虑了一会儿。随后,他笑了。“有人问你了吗?”

“那干嘛不随它去呢。决不要解释。这是一句极好的格言。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乱成一团的房子里。每个人都是满腹心事,忧心忡忡,他们无心去怀疑别人的。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他们就认为你在场是理所当然的了。当你没必要说什么的时候,你要是开口的话,那就是绝大的错误。嗯,咱们现在进门上楼去吧。哪儿都不上锁。我想,你当然会明白,我问的这些问题全是一大堆废话!出事那天谁在、谁不在这个房子里,或者他们在什么地方,那都是无关紧要的——”

“那为什么——”

他接着说道:“这起码给我一个机会看看他们,打量打量他们,听听他们都要讲些什么,并且希望他们会在无意之中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他沉吟有顷,随后小声说道:“我打赌,要是马格达·利奥尼兹太太愿意的话,她会露出一些口风来的。”

“那会可靠吗?”我问道。

“哦,不,”塔弗纳说,“那不会可靠的,但也许能为调查提供线索。这幢该死的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办法和机会的。我所需要的是犯罪动机。”

在楼梯顶上,一道门横在左边的楼道里,门上有一个黄铜门环,塔弗纳总警督一本正经地敲了敲那门环。

一个男人冷不防地把门拉开了，动作之快让我们吃一惊。他一定是正巧站在门后。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大个子，肩膀健壮有力，头发又黑又乱，脸长得很丑，但同时又颇讨人喜欢。他两眼望着我们，但随后很快带着一种躲躲闪闪、窘迫难当的神态把目光闪到一边去了。这是一付腼腆的老实人的样子。

"哦，喂，"他说道，"进来呀。对了，请进。我正想出去——不过没关系。请到客厅来吧，我去叫克莱门西——噢，你在呀，亲爱的。这位是塔弗纳总警督。他——有香烟吗？要是你们不介意的话，就请稍等片刻。"他一个不小心，撞在了屏风上，于是便慌里慌张地冲着它说了一声"请原谅，"走出了屋门。

这情形就像一只大黄蜂飞了出去，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

罗杰·利奥尼兹太太正站在窗边。她的个性以及房内的气氛立刻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四壁是漆成白色的——这是地地道道的白，这不是人们一般谈到房屋装潢时所说的那种"象牙白"或"浅乳白"。四壁除了壁炉架上有一幅深灰色和铁蓝色三角形的几何图案画之外，空空如也。这里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家具——只有几件必要的家用品：三四把椅子，一张加了玻璃板的桌子，一个小书架。没有任何装饰品，有的只是阳光、空间的空气。它和楼下那间宽敞的、满是织锦缎和花卉的客厅简直有天壤之别。罗杰·利奥尼兹太太和菲利浦·利奥尼兹太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你会觉得马格达·利奥尼兹可能会、

而且也常常是变化多端的，但我确信，克莱门西·利奥尼兹绝不同于任何人——她就是她。她是一位个性极其鲜明的女人。

我推测，她大概有五十岁了，头发灰白，剪得很短，像是伊顿公学学生所推的那种平头，但头发长在她那轮廓秀美的小脸上，却显得格外好看，一点儿也没有使我产生难看的感觉，往日我见到这种特殊的发型总会有这种感觉的。她的面孔聪慧、睿智，浅灰色的眼睛闪着特殊的、锐利的目光。

她穿着一件简朴的深红色的紧身羊毛衫，完全衬托出了她那苗条的身材。

我马上就感到，她是个非常警觉的女人……我推想这大概是由于她的生活准则和一般女人不一样的缘故。我立该就明白为什么索菲娅谈到她的时候用冷酷无情这个字眼了。房间里很冷，冷得我有点儿哆嗦。

克莱门西·利奥尼兹用一种平静而有教养的声音说道：

"请坐，总警督先生。了解到什么新情况了吗？"

"利奥尼兹太太，死亡原因是服用了依色林毒扁豆碱。"

她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么说，这是一起谋杀案了。不可能是什么意外事故，对吗？"

"对，利奥尼兹太太。"

"和我丈夫谈的时候，请务必缓和一些。这对他的影响会很大的，他很崇拜他的父亲，总爱把事情看得很严重。他是个好动感情的人。"

"利奥尼兹太太，你和你公公的关系很好吧？"

"是的，相当不错。"她平静地补充道："我不很喜欢他。"

"为什么呢？"

"我厌恶他的生活目标——以及他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

"那布伦达·利奥尼兹太太呢？"

"布伦达吗？我很少碰到她。"

"你觉得她和劳伦斯·布朗先生之间可能会有什么瓜葛吗？"

"你是说——爱情方面的瓜葛？我想不会吧。不过我确实也不可能知道。"

她的嗓音听上去对此完全漠不关心。

罗杰·利奥尼兹匆匆忙忙地回来了，依然像一只大黄蜂进了窝似的。

他说："我在打电话呢。喂，总警督先生，怎么样？有新的情况吗？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是依色林毒扁豆碱毒死的。"

"真的吗？我的天哪！那么就是那个女人干的了！她等不及了！他把她从下层社会拉了上来，却得了这样的报应。她残忍地害死了他！天哪，我一想到这事就热血沸腾了。"

"你这样认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塔弗纳问道。

罗杰来回走着，两手使劲扯着头发。

"理由？嗐，还能是谁呢？我从来就信不过她——从来就不喜欢她！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她。有一天，当父亲回到家中，告诉我们他已经办过事的时候，我和菲利浦都很震惊！

在他那样的年纪！这是疯狂——疯狂。总警督先生，我父亲是个常来惊人之举的人。在智力上，他和四十岁的人一样年轻，一样生气勃勃。在这个世界上，多亏他我才有这一切。他什么都为我办到了——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叫他失望的是我——我一想到这个——”

他沉重地坐到了椅子上。他妻子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

“好啦，罗杰，够啦。别太激动了。”

“我知道，最亲爱的——我知道，”他抓过了她的手。“可我怎么能平静呢——我怎么能不感到——”

“可是，罗杰，我们都必须冷静。塔弗纳总警督需要我们的帮助。”

“对的，利奥尼兹太太。”

罗杰喊道：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我真想亲手掐死那个女人。她不愿让那个好老爷子多活几年。要是我在这儿碰上她的话——”他跳了起来，狂怒得浑身发抖，痉挛地伸出了双手。“是的，我要扭她的脖子，扭她的脖子……”

“罗杰！”克莱门西厉声说道。

他羞愧地望着她。

“对不起，最亲爱的。”他转向我们说：“太抱歉了，我的感情过于激动了。我——请原谅——”

他又走出了房间。克莱门西·利奥尼兹带着一丝微笑说道：

“真的，你们知道，他是连一个苍蝇也不会伤害的。”

塔弗纳彬彬有礼地承认了她的说法。

随后，他便开始提他那些所谓的例行公事的问题了。

克莱门西·利奥尼兹简明而又准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罗杰·利奥尼兹父亲死去的那天，他在伦敦的博克斯大厦联合饮食公司总部。那天下午他回来得很早，和往常一样，在他父亲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她自己也和平常一样在高尔路的兰伯特研究所，她就在那里工作。她是恰好在六点钟以前到家的。

"你见到你公公了吗？"

"没有。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前一天，那天晚饭后我们和他一起喝的咖啡。"

"可是，在他去世的那天你没见到他吗？"

"没有。但我确实到他住的那边去过，因为罗杰以为他的烟斗丢在那儿了——那是个很贵重的烟斗，碰巧他把烟斗放在大厅里的桌子上，因此我用不着去打搅老人了。他经常在约莫六点钟的时候打个盹儿的。"

"你是什么时候听到他发病的消息的？"

"布伦达跑了过来，那时正好是六点三十一二分。"

就我所知，这些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我明白塔弗纳总警督在深入地考察这个正在回答问题的女人。他提了几个关于她在伦敦的工作性质的问题。她说，她的工作和原子分裂时的幅射效应有关。

"事实上，你是在从事原子弹的工作？"

"这件工作不带任何破坏性。研究所正在进行疗效实验。"

当塔弗纳站起来的时候，他表示想看看她们所住的那一部分房子。她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她还是欣然地让他看了看他们的那部分。卧室里有一对单人床，上面盖着白色的床罩，盥洗用品很简单，这使我又一次觉得这里像个医院或修士的修炼室。洗澡间也很简朴，没有任何特别豪华的设备，也没有成排的化妆品。厨房里空空荡荡的，纤尘不染，但实用的、能减轻劳动的设备却相当齐全。随后，我们走到了克莱门西打开的一道门前，她说："这是我丈夫的专用房间。"

"请进，"罗杰说道，"请进。"

我悄悄松了口气，因为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洁净、严肃使我感到抑郁了。这是一个很有个人色彩的房间。房里有一张桌面可以折叠的大写字台，上面凌乱地放着文件、旧烟斗和烟灰缸，还有几把很大的破旧的安乐椅。地板上铺着波斯小地毯，墙上挂着几张有些退了色的照片。有学校的团体照，有板球队的团体照，军人的团体照。还有沙漠、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帆船，大海和日落的水彩画稿。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房间，一个讨人喜欢的、友好的、容易结交的人的房间。

罗杰正在笨手笨脚地从酒柜里倒酒，并将书籍和文件从一把椅子上搬开。

"这地方真是一团糟。我正在拾掇。整理一下旧文件，你说什么时间吧?"总警督说他不想喝酒，我同意来一杯。"现在你们得原谅我，"罗杰接着说道。他把酒递给我，并转身向塔弗纳说道，"我的感情失去控制了。"

他心虚地四下望了望，可是克莱门西·利奥尼兹并没

有和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房间。

"她真了不起,"他说,"我是说我的妻子。她一直就是个了不起的人——真了不起!我简直说不清我是多么钦佩这个女人。她曾经度过非常艰难的日子——可怕的日子。我愿意讲给你们听。我指的是我们结婚之前。她的头一个丈夫是个好人——我的意思是他的脑子好用——可是娇气得厉害——事实上他是个结核病患者。我相信,他当时正在从事结晶学方面的极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他收入菲薄,生活艰难,可是他并没有为之却步。她拚命地为他工作,实际上是她在赡养他。她心里一直很清楚,他活不久了。可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从来没有说过一声不耐烦。她总是说她很快乐。后来,他死了,这对她是个莫大的打击。最后,她答应嫁给我了,我非常高兴能使她得到一些休息,使她得到一些快乐,我希望她会停止工作。不过,当然啦,在战争期间,她觉得工作是她的责任,她似乎觉得她应当继续做下去。然而,她是个了不起的妻子——是一个男人得到过的最了不起的妻子。天哪,我太幸运了!我愿意为她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塔弗纳恰如其分地应付了一下,随后便又开始提他那老一套的问题了。他第一次听到他父亲发病是在什么时候?

"布伦达跑过来叫我,她说,我父亲发病了,是什么病发作了。"

"仅仅半个小时之前我还陪那好老头儿一块坐着,那时候他还安然无恙呢。我跑了过去。他面色发紫,上气不接下气。我便冲下楼去找菲利浦。他给医生挂了个电话。我——

我们一时毫无办法。当然，那时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鬼名堂。鬼名堂？我刚才是说鬼名堂吗？天哪，瞧我用了个什么字眼呀。”

塔弗纳和我好不容易才从罗杰·利奥尼兹房里的感情冲动的气氛中脱出身来，我们走出房门，又来到了楼梯顶上。

“嘿！”塔弗纳说，“和他哥哥简直是天壤之别。”他有些不连贯地接着说道：“事情真怪，那些房间能使你对住在里面的人有很多的了解。”

我表示赞同。他继续说道：

“两口子的结合也是件怪事，对吗？”

他指的是克莱门西和罗杰，还是菲利浦和马格达呢，我无法肯定。他的话对这两对都合适。然而，我觉得，这两桩婚姻都可以算作是幸福的婚姻。罗杰和克莱门西肯定是幸福的。

“我看他们不是下毒者，你说呢？”塔弗纳问道，“至少眼下不是。当然啦，人心难测，比较起来，她更有可能一些。她是那种做事从不追悔的女人，也许还有点疯狂。”

我又表示赞同。“可是我并不认为，”我说，“她仅仅因为不赞成别人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就去杀人。倘若她真的恨那老头儿的话，那也许有可能——可是，有纯粹出于恨而杀人的情况吗？”

“极少，”塔弗纳说道，“我本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不，我认为我们盯住布伦达太太要保险得多。不过，天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证据。”

第八章

客厅里的女仆给我们打开了对面那侧的门。当她看到塔弗纳的时候，脸上露出了惊惶然而却仍带着几分傲慢的神色。

“您想见女主人吗？”

“是的，请劳驾。”

她把我们引进了一间大客厅里，便走了出去。

这间客厅的大小和楼下的那间客厅一模一样。这里的家具铺着色彩非常鲜艳的印花罩单，窗帘是条纹绸的。壁炉架上挂着一幅画像，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是因为画像出自名家之手，而且也因为那画上人物的脸庞引人注目。

那是幅矮个子老头儿的肖像，他的眼睛是黑色的，目光锐利逼人，戴着一顶黑丝绒的室内便帽，尽管脑袋缩在双肩

中间，但他那勃勃生气和力量却跃然于画布之上，那炯炯闪光的眼睛仿佛在盯着我的眼睛。

“这是他，”塔弗纳总警督文理欠通地说道，“是奥古斯塔斯·约翰[1]画的。他很有个性，对吗？”

“对。”我说道。同时我感到说这么个单音节词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

现在我明白了伊迪丝·德·哈维兰小姐说这座房子里少了他就显得那么空空荡荡是什么意思了。建造这座“小怪屋”的正是这个有创见的矮个子的“怪人”——没有他，“小怪屋”也就失去其意义了。

“那边是他的第一位太太的画像，是萨金特[2]画的。”塔弗纳总警督说。

我审视着挂在两个窗户之间墙上的那幅画像。和萨金特的许多肖像画一样，这幅画像也带着某种刻薄的意味。我觉得画中人的面孔被有意画长了——使人隐隐地想到了马脸——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是一幅典型的英国乡村中并不时髦的社交场中的贵妇的肖像——端庄，但却颇乏生气，决然想不到她会是壁炉架上那个呲牙微笑的、强有力的矮个子专制者的太太。

门打开了，拉姆警佐走了进来。

---

1. 奥古斯塔斯·埃德温·约翰（1879－1961），著名的英国肖像画家。——译注。

2. 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美国画家，后移居伦敦，在肖像画方面造诣甚深。——译注。

"先生，我已经尽我所能和佣人们谈过了，"他说，"但一无所获。"

塔弗纳叹了口气。

拉姆警佐掏出了笔记本，退到屋子的尽头，在那里不惹人注目地坐了下来。

门又打开了，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的续弦太太走进了房间。

她穿着一身丧服——这身丧服价格昂贵，里一层外一层的，上及脖颈，下裹四肢。她从容而懒散地走着，无疑，黑丧服与她很相配。她的脸上俏色犹存，棕色的美发梳成了一种过于复杂的发型。脸上均匀地搽着香粉，涂上了口红和胭脂，不过她显然刚刚哭过。她戴着一串大粒的珍珠，一只手上戴着祖母绿大戒指，另一只手上戴着一只硕大的红宝石戒指。

在她身上我还看到了另外一种东西：她显得很惊恐。

"早安，利奥尼兹太太，"塔弗纳从容不迫地说："再次打扰你，我很抱歉。"

她用无精打采的声音说道：

"我想，这是无法避免的。"

"利奥尼兹太太，你不会不明白，要是你希望你的律师到场的话，这也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看来她不明白。她只是绷着脸说道：

"我不喜欢盖茨克尔先生。我不需要他。"

"利奥尼兹太太，你可以请你自己的律师。"

“一定要有律师吗？我讨厌律师。他们会把我搞糊涂的。”

“这就全得由你拿主意了，”塔弗纳无意识地笑了笑，说道，“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谈好吗？”

拉姆警佐舔了一下铅笔。布伦达·利奥尼兹在塔弗纳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你发现什么情况了吗？”她问道。

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紧张地搓弄着她雪纺绸的衣褶。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你丈夫是依色林毒扁豆碱中毒致死的。”

“你的意思是他是被滴眼剂毒死的？”

“似乎可以肯定，你最后一次给利奥尼兹先生注射的时候，你注射的是依色林而不是胰岛素。”

“可是我并不知道啊！我并没有动那药瓶，真的，总警督先生，我没动过。”

“那么，一定是有人故意用滴眼剂换掉了胰岛素。”

“这么干可真缺德！”

“是的，利奥尼兹太太。”

“你认为——是有人故意这样干的？还是偶然的意外事故？这不会是——开玩笑，对吗？”

塔弗纳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个玩笑，利奥尼兹太太。”

“那就一定是哪个佣人干的。”

塔弗纳没有回答。

“一定是的。我看不出还会有谁会干这件事。”

"你有把握吗?想一想,利奥尼兹太太,你一点儿想法都没有吗? 没有人对他有什么恶感吗? 和谁吵过没有? 没有人恨他吗?"

她的眼睛依然睁得大大的,极不以为然地望着他。

"什么想法也没有。"她说。

"你说过,那天下午你去看电影了?"

"是的——我是六点半钟走进家门的——那是注射胰岛素的时间——我——我——像平常——一样给他打了针,后来他——他就感到不舒服了。我吓坏了——跑去找罗杰——这些我以前都向你讲过了。我还要没完没了地再讲吗?"她歇斯底里地提高了嗓音。

"对不起,利奥尼兹太太。现在,我可以和布朗先生谈谈吗?"

"和劳伦斯谈谈? 为什么? 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尽管如此,我也想和他谈谈。"

她疑虑重重地注视着他。

"他正在学习室里教尤斯塔斯学拉丁文呢。你想叫他到这儿来吗?"

"不——我们去找他。"

塔弗纳快步地走出了房间,警佐和我跟在他的身后。

"先生,你吓了她一大跳。"拉姆警佐说道。

塔弗纳哼了一声。他领头跨上了几级台阶,沿着楼道走进了一间俯视着花园的大房间。房里有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长着一头好看的头发的年轻男子和一个眉清目秀,肤色黧黑的十六岁的少年。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们抬起头来。索非娅的弟弟尤斯塔斯朝我望着,劳伦斯·布朗用极为痛苦的目光盯着塔弗纳总警督。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被吓得像这样呆若木鸡。他站了起来,又坐了下去,说话的声音几乎是挤出来的,他说:

"哦——呃——早安,总警督先生。"

"早安,"塔弗纳随便应道,"我可以和你谈一谈吗?"

"可以,当然可以。真是太荣幸了。至少——"

尤斯塔斯站了起来。

"总警督先生,你需要我离开吗?"他的声音虽然隐隐带着几分傲慢,但却很愉快。

"我们——我们过一会儿再继续学吧。"家庭教师说道。

尤斯塔斯散散漫漫地向门口走去。他走得很不自然。当他刚好走出门的时候,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了。他把食指在喉咙前比划了一下,咧着嘴笑了。随后,他随手把门关上。

"喂,布朗先生,"塔弗纳说,"化验的结果是十分明确的。利奥尼兹先生的死是依色林引起的。"

"我——你是说——利奥尼兹先生真是被毒死的?我本来希望是——"

"他是被毒死的,"塔弗纳简洁地说道,"有人用依色林滴眼剂掉换了胰岛素。"

"我不相信……这简直不可思议。"

"问题是,谁具备犯罪动机?"

"没人具备,根本就没人具备!"年轻人激动地提高了嗓

门。

“你不愿意叫你的律师到场，对吗？”塔弗纳问道。

“我没有律师，也不想要。我没有什么可隐讳的——没有任何……”

“你很明白你所说的话会被记录下来的吧？”

“我是清白无辜的——我向你保证，我是清白无辜的。”

“我也没有说你不是啊，”塔弗纳顿了一下。“利奥尼兹太太比她丈夫小得多，是吗？”

“我——我想是吧——我的意思是，嗯，是的。”

“她有时一定感到很寂寞吧？”

劳伦斯·布朗没有答话。他用舌头舔着焦干的双唇。

“在这里与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伴侣一起生活，对她来说一定是很快乐的吧？”

“我——不，完全不是——我是说——我不知道。”

“在我看来，你们之间产生爱慕之情似乎是很自然的。”

那年轻人激烈地抗议着。

“没有，不是那样！根本没那种事！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可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利奥尼兹太太对我一向很好，我对她也极其——极其尊重——可是仅此而已——我向你保证，仅此而已。认为有那种事情是荒谬的！真正是岂有此理！我谁也不会杀的——不会去动那些——药瓶，或做任何类似的事情。我这个人非常敏感，容易激动。我——杀人这种念头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梦魇——征兵审理局就理解这一点。我的信仰就是反对杀人的。我在医院干过——烧锅炉——这工作累死人——我干不下去了——但是他们允许

我搞教育工作。在这里，我尽心竭力地教尤斯塔斯和约瑟芬——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就是难管教。利奥尼兹先生，利奥尼兹太太，还有德·哈维兰小姐——所有的人都对我非常好。现在，出了这种倒楣的事情……而你竟怀疑我——我——是个谋杀犯！”

塔弗纳总警督带着漠然的表情，审视着他。

“我没这么讲过。”他说道。

“可是你这么想！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他们都这么想！他们都看着我——我没法和你继续谈下去了。我不舒服。”

他匆匆地走出了房间。塔弗纳慢慢地转过头来，望着我。

“喂，你认为他怎么样？”

“他吓傻了。”

“是的，我知道，可他是个谋杀犯吗？”

“要是你问我的话，”拉姆警佐说，“我认为他决不会有这个胆量。”

“他决不会去猛击任何人的头部或开手枪，”总警督赞同道，“可是在这一特别的犯罪案中需要做些什么呢？只要鼓捣两三个药瓶子就行了……只需要用一种相对来说是没有痛苦的方法来促使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离开人世就得了。”

“实际上是无痛苦致死术[1]。”警佐说道。

---

[1] 为结束不治之症患者的痛苦而施行的一种医学方法。——译注。

“接着，也许在经过一段体面的间歇之后，便和一个女人结婚，这个女人继承了十万镑的遗产，遗产税是免付的。她手中还掌握了差不多同样数目的钱财，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鸡蛋大小的珍珠、红宝石和蓝宝石！”

“啊、唉——”塔弗纳叹了口气。“这完全是一种揣度和假设！我确实想唬唬他。不过这什么也不能证明。假如他是无罪的，也可能被吓住。不管怎么样，我很疑心他是不是真的干了这件事。那女人倒更有可能——可是她干嘛不把胰岛素药瓶扔掉或冲洗干净呢？”他转向警佐。“从仆人们的谈话中看不出什么迹象吗？”

“客厅女佣说，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

“怎么看出来的。”

“从她给他倒咖啡时，他看着她的那种样子看出来的。”

“这在法庭上一钱不值！肯定没有什么轻浮的行为吗？”

“谁都没有见到过。”

“我敢打赌，要是有什么事的话，他们会看到的。你知道，我开始相信他们之间确实什么事也没有了。”他看着我。“回去和她谈谈。我想知道你对她的印象。”

我勉强从命地去了，不过，我还是颇有兴趣的。

第 九 章

我发现布伦达·利奥尼兹还坐在我们离开她时的那个地方。在我进去的时候，她猛地抬起头来。

“塔弗纳总警督在哪儿？他还回来吗？”

“现在还没回来。”

“你是谁？”

终于问到我等了一个上午的问题上来了。

我合情合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和警方有联系，不过，我也是这个家庭的朋友。”

“这个家庭！都是畜牲！我恨透他们了。”

她望着我，嘴在抽搐着。她显得闷闷不乐，一脸的惊慌和怒色。

“他们始终对我不好——从来就是这样。打一开始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就不该嫁给他们的宝贝父亲？这碍他们什

么事啦？他们全都腰缠万贯，全是他给他们的。他们还没有那个脑袋为自己挣一个大子儿呢！”

她继续说道：

“为什么一个男人就不能再娶？即使他年龄大了一些。再说他实际上一点儿也不老——他身体根本不衰老。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他。”她大胆地望着我。

“我明白，”我说，“我明白。”

“我想，你并不相信这一点——可这是事实。我对男人厌倦了，我想有个家——我希望有人处处体贴我，对我讲些好话。阿里斯蒂德常常给我讲些愉快的事情——他能使你畅怀大笑——他是个聪明人。他能想出许多巧妙的主意来智胜那些愚蠢的规章制度。他非常非常聪明，他死了，我很难过，非常难过。”

她靠在沙发上。她的嘴有些大，嘴角向上一翘，露出一丝古怪的倦慵的笑容。

“我在这儿很幸福，很安全。凡是在报上看到的第一流的女装裁缝，我没有一个没光顾过。我过得和其他的人一样幸福。阿里斯蒂德还常常给我一些好东西。”她伸出一只手来，望着上面戴着的那颗红宝石。

有那么一阵儿，我觉得这只手和胳臂像是一只伸出的猫爪，她的声音就像是猫得意时的咪呜之声。她还在那里自顾微笑呢。

“这有什么不对？”她问道，“我对他很好，使他很快乐。”她向前一倾身。“你知道我是怎么遇上他的吗？”

她没等我回答就接着说道：

"那是在'快乐的三叶草饭店',他要了吐司和炒鸡蛋,在我把这份饭送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正在哭泣。'请坐下',他说道,'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哦,我不说,'我说道。'要是我说了的话,我会被解雇的。''不,你不会被解雇,'他说。'饭店是我开的。'这时,我望着他。起初我想,这个矮子真怪——但是,他有权力。于是,我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想,这些事你会从他们那儿听到的,我估计他们会把我说成一个地道的坏蛋——可我不是。我是在非常精心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开过商店——一个很高级的商店——出售艺术刺绣品。我根本就不是那种广交男友,自轻自贱的女孩子。可是特里就不一样了。他是爱尔兰人——他当时正要出国……他从来没写过信什么的——我想我是个傻瓜。你瞧事情就是这样。我陷入了困境——就像那些倒霉的小丫头一样……"

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势利的轻蔑。

"阿里斯蒂德真是好极了。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说,他是个单身汉,我们可以马上结婚,这就像是一场梦似的。后来,我发现他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利奥尼兹先生。他拥有许多商店,饭店和夜总会。这真像个神话故事,对不对?"

"这是像个神话故事。"我冷冷地说道。

"我们在市中心的小教堂里结了婚——随后,我们就到国外去了。"

她将眼光从远处拉了回来,望着我。

"到底没有个孩子,这真是一个大错啊。"

她翘起嘴角，古怪地笑着。

“我暗自发誓，要真正做他的好妻子，而且我做到了。我让人做他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他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我就穿什么衣服，尽力使他欢心。他感到很快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摆脱过他的家族。他们总是来找他，在他的大树下乘凉，揩他的油。老德·哈维兰小姐——我认为在他结婚以后，她就应该走的。我这样讲了。可是阿里斯蒂德说，‘她在这儿已经很久了，现在这儿就是她的家啦。’事实上，他乐意让我们全都围在他的膝下。他们对我很坏，可他好像从来没有注意到过，或者介意过。罗杰讨厌我——你见过罗杰了吗？他始终讨厌我。他在妒忌呢。菲利浦呢，总是顶着劲，从来不和我说话，现在，他们都想装出是我谋杀了他的样子——可是我没有——没有！”她朝着我探过身来。“请相信，我没有谋杀他。”

我发觉她说得很哀婉动人。利奥尼兹家谈到她时那种蔑视的样子，那种急切地相信是她干了这桩罪行的样子——此时此刻，好像全然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她孑然一身，无人保护，被人穷追不舍。

“要不是我，那他们就认为是劳伦斯干的。”她接着说道。

“劳伦斯这个人怎么样？”我问道。

“我非常同情劳伦斯。他很脆弱，无力去抗争。这倒并不因为他是个懦夫，而是因为他太敏感了。我努力鼓励他，想让他感到快活。他不得不去教那些可怕的孩子们。尤斯塔斯总是讥笑他，而约瑟芬——哦，你已经见过约瑟芬了，

你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我还没见过约瑟芬。

"有时候,我觉得这孩子的脑子不大对劲。她总是鬼鬼祟祟的,显得很怪——她有时候叫我怕得发抖。"

我并不想谈约瑟芬,便把话题拉回到劳伦斯·布朗身上。

"他是什么人?"我问道,"他是从哪儿来的?"

这话我讲得很笨拙。她的脸涨得绯红。

"他不是什么特别的人。他就像我一样……我们怎么能抵挡得住他们一大伙呢?"

"你不觉得你有点歇斯底里了吗?"

"是的,我并不觉得。他们企图证明这件事是劳伦斯干的——或者是我干的。他们已经使警察站在他们一边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必激动。"我说。

"为什么不可能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或者是某个外来者,或者是仆人害死了他呢?"

"缺少某种犯罪动机。"

"啊,动机!我会有什么动机呢?劳伦斯会有什么动机呢?"

我感到颇为不自在地说道:

"我猜想,也许他们认为你和——呃——劳伦斯——相互爱慕——而你想嫁给他。"

她倏地坐直了身子。

"这样的想法真是邪门!这不是事实!这类的话我们之

间连一个字也没有讲过。我只是同情他，想让他高兴些罢了。我们是朋友，如此而已。你相信我的话，对吗？”

我确实相信她。也就是说，我相信她和劳伦斯的关系正如她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朋友。不过，我也相信她实际上爱着那年轻人，也可能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罢了。

正是带着这种想法，我下楼找索菲娅去了。

正当我要走进客厅的时候，索菲娅从楼道远处的一个门里探出头来。

“哈罗，”她说道，“我正帮保姆做午饭呢。”

我想过去找她，可是她走到了楼道里，随手把门关上，挽着我的胳臂，把我带进了空无一人的客厅里。

“喂，”她说，“你见过布伦达了吗？你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

“不瞒你说，”我说：“我同情她。”

索菲娅乐了。

“我知道了，”她说，“这么说，她把你争取过去了。”

我有些恼火。

“问题是，”我说道，“我能看到她那方面的情况，而你显然是看不到的。”

“她那方面的什么情况？”

“老实说吧，索菲娅，自从她到这里以来，这个家庭对她态度友好吗？或者哪怕是对她讲究过一些礼貌吗？”

“没有，我们没对她好过。我们为什么要对她好呢？”

“如果不说别的话，至少应当有基督徒的一般的慈善吧？”

“查尔斯，你说得多么道貌岸然哪。布伦达和你谈的时候一定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

“真的，索菲娅，你好像——我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只不过一是一，二是二，不装假罢了。你说过，你已经看到了布伦达那方面的情况。现在看看我这一方面吧。我可不是那种编排出一套命途多舛的故事，并且在这种命运的播弄下嫁给了一个家财万贯的老头儿的年轻女人。我完全有权利不喜欢这种女人，而且我没有任何理由要装出喜欢她的样子。要是把她的情况冷静地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你也不会喜欢那个女人的。”

“难道那是一派信口胡扯吗？”我问道。

“关于想有个孩子的话吗？我不知道。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是胡扯。”

“你祖父受骗了，这使你感到忿忿不平吧？”

“哦，爷爷并没有受骗，”索菲娅笑了起来。“爷爷从来没受过什么人的骗。他想要布伦达。他是想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扮演科弗图的角色，他心里对他所做的事是一清二楚的。而且这一切都是出色地按计划进行的。从爷爷的角度来看，这桩婚姻是完全成功的——就像他所有别的行动计划一样。”

“雇用劳伦斯·布朗当家庭教师也是你祖父的另一项成功之举吗？”我挖苦地说道。

索菲娅皱起了眉头。

“你知道吗，我可不敢肯定那不是一项成功之举。他想

使布伦达幸福快乐，他也许认为首饰和衣服还不够，也许认为在她的生活中还需要点罗曼谛克。他或许已经算计到，像劳伦斯·布朗这样的真正顺从的人也许正适合这种把戏，要是你明白我意思的话。一种带有感伤色彩的美好而充满热情的友谊会阻止布伦达和外面的人真正干出什么事来的。我不敢说爷爷不会想出这样的计划来。你知道，他是个老机灵鬼啊。"

"他一定用尽了心机。"我说。

"当然，他可能没想到这会酿成一场谋杀……而这一点，"索菲娅突然激烈地说道，"就是我并不真正相信——我倒宁愿这样想呢——这件事是她干的原因。倘若她打算谋杀他——或者她和劳伦斯一起策划这样干的话——爷爷是会知道的。我想你恐怕觉得这过于牵强了吧——"

"老实讲，是有点牵强了。"我说。

"可你这就不了解爷爷了。他肯定不会纵容别人谋杀自己的！这样你就错了！啥也弄不明白了。"

"她害怕了，索菲娅，"我说，"她非常害怕。"

"是被塔弗纳总警督和他的那些宝贝们吓的吗？是的，我敢说他们倒是挺吓人的。我想，劳伦斯歇斯底里大发作了吧？"

"差不多。我觉得他作了一番让人恶心的表演。我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会看中他那样的男人。"

"你不明白吗，查尔斯？实际上，劳伦斯很富于性感呢。"

"一个如此孱弱的人？"我深表怀疑地辩道。

"为什么男人总以为只有像原始人那样的人才对异性

有吸引力呢?劳伦斯是有性魅力的——不过,我想你对此是察觉不到的。”她望着我。“你完全上了布伦达的钩了。”

“别胡说了。实际上她连有姿色都算不上。她肯定没有——”

“没有表现出魅力吗?不,她只是让你同情她。她实际上并不漂亮,一点儿也不聪明——不过,她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她会制造麻烦,并且已经在你我之间制造出麻烦来了。”

“索菲娅!”我惊呼起来。

索菲娅向门口走去。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查尔斯,我得接着做午饭去了。”

“我去帮帮忙吧。”

“不,你留在这里吧,厨房里有一位绅士会使保姆手忙脚乱的。”

“索菲娅!”她往外走的时候,我喊道。

“怎么啦?”

“就问一个关于仆人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不在这儿和楼上雇个穿围裙、戴帽子的仆人给我们开门呢?”

“爷爷有一个厨师,一个女仆,一个客厅女仆和一个贴身听差。他喜欢用仆人。当然啦,他付钱给他们,他理解他们。克莱门西和罗杰只有一个每天来打扫卫生的女工。他们不喜欢用仆人——或者说克莱门西不喜欢用仆人。罗杰要是每天不在市里好好吃一顿的话,会挨饿的。在克莱门西的眼中,饭不过就是莴苣、土豆和生胡罗卜。我们有时也用仆人,但是一发脾气,他们就都不干了。我们只好暂时请人

白天来帮忙，然后再重新雇人。现在我们正处在未雇人的阶段。保姆是长期的，她能对付一些紧急情况。现在你都了解了吧。”

索菲娅走了出去。我在一张套着锦缎的大椅子上坐了下来，沉浸在思考之中。

我先在楼上了解了布伦达那方面的情况。此时此刻，索菲娅这方面的情况也摆在了我的面前。我完全意识到索菲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这大概也可以称之为利奥尼兹家的观点吧。他们对家门之内有一个他们认为是通过卑鄙手段获得了承认的外来人是恨在心头的。他们完全有权利心怀忿恨。正如索菲娅说过的那样：“要是白纸黑字写下来，事情就不那么光彩了……”

然而，事情有人之常情的一面——这一面我看得清楚而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是——从来就是——有钱的人，而且又很有社会地位。他们对落魄者所受到的种种诱惑是毫无所知的。布伦达·利奥尼兹想得到财富，得到美好的东西和安全——还想有一个家。她声称，作为投桃报李，她使她那年迈的丈夫得到了幸福。我同情她。当然，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我对她表示过同情……那么，现在我对她的同情心是否还是一分不减呢？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从什么角度看符合实际情况呢……哪一个角度反映真实面貌呢……

头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少，为了陪塔弗纳，我早早就起了床。现在，在马格达·利奥尼兹这间温暖而又洋溢着花香的

客厅里，我懒洋洋地深陷在加了软垫的大椅子中，眼皮沉了下来……

布伦达、索菲娅和那个老头儿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搅成了一团，没入了一片令人惬意的朦胧之中。

我昏昏睡去了……

第 十 章

我是逐渐地脱离梦境的，以至一开始我竟然没想到我已经睡了一觉……

花香盈鼻，一团白色的雾翳在我面前漂浮着。几秒钟之后，我觉得那是我正在望着的一张脸庞——那脸悬在空中，离我有一、二英尺远。随着我感觉的恢复，我的视力变得真切了。但那张面孔依然使人想起了妖怪—— 圆圆的脑袋，突出的额头，梳向后面的头发，一对小得像珠子似的黑眼睛。可是，那脑袋确实是与一个躯体——一个极其瘦小的身躯—— 相连的。那个人影正在非常热切地注视着我。

"哈罗！"那人说道。

"哈罗！"我眨眨眼睛，答道。

"我是约瑟芬。"

这个我已经猜到了。我推断索菲娅的妹妹约瑟芬大约

十一二岁。她长得奇丑无比，和她的祖父极其相像。我看她恐怕也有他那样的头脑吧。

"你是索菲娅的那一位吧？"约瑟芬说。

我承认这话说对了。

"可是你是和塔弗纳总警督一起来的。你干嘛要和塔弗纳总警督一起来呢？"

"他是我的朋友。"

"是吗？我不喜欢他。我什么事都不会告诉他的。"

"什么事呢？"

"我知道的事。我知道好多事呢。我喜欢多知道事情。"

她在椅子的扶手上坐下，继续端详着我的脸。我开始感到不自在了。

"爷爷是被谋杀的。你知道吗？"

"知道，"我说，"我知道了。"

"他是被毒死的，被依——色——林——毒扁豆碱毒死的。"她非常小心地读出了这个词。"这很有意思，是吗？"

"我想，是很有意思。"

"尤斯塔斯和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喜欢读侦探小说，我一直想当个侦探。现在我就是个侦探。我正在搜集线索。"

我觉得她是个让人害怕的孩子。

她又回到那个话题上。

"和塔弗纳总警督一起来的那个人也是个侦探，对吗？书上说，你从他们穿的靴子上就能看出他们是便衣侦探。可是这个侦探穿着软羊皮鞋。"

"情况变了嘛，"我说道。

约瑟芬按着自己的思路理解我的话。

“是呀，”她说，“我估计现在这里会有很多变化的。我们要到伦敦去，住在泰晤士河河岸的一幢房子里。妈妈老早就想到那儿去住了。她一定会很高兴。我想，要是爸爸的书也一起搬去，那他也就不在乎了。以前他没有力量那样做。他在《捷茜贝尔》[①] 上损失了很多很多钱。”

“捷茜贝尔？”我问道。

“是的，你没看过吗？”

“哦，这是一出戏吧？没有，我没有看过。我一直在国外。”

“那出戏没演多久，事实上，它极不成功。我认为妈妈并不真正适合扮演捷茜贝尔，你说呢？”

我思考着马格达给我的印象。无论是那身桃红色的长睡衣，还是那身精心做就的时髦服装，都不能使人联想到捷茜贝尔，不过，我倒情愿相信我对马格达还有没了解到的地方。

“也许是吧，”我审慎地说道。

“爷爷总是说那出戏会失败的。他说，他是不会为那些宗教历史剧掏一分钱的。他说这出戏决不会卖座。可是妈妈简直着了迷。我也不怎么喜欢它。真的，它和《圣经》上的

---

① 伊斯雷尔·捷茜贝尔·腓尼基公主，以色列国王亚伯的妻子。鼓吹崇拜腓尼基人的太阳神，并迫害预言家，是希伯莱著名预言家伊莱贾的死对头，于是伊莱贾便预言其终将遭厄运。后来，当基休攻克了亚伯的王宫之时，她从窗口跳出去摔死，其尸首被狗所食。——译注。

故事一点儿也不一样。我是说，捷茜贝尔不像她在《圣经》里那么坏。她成了一个爱国者，还挺不错呢。这就使这出戏枯燥无味了。不过，结尾还不坏。他们逼她跳窗，只是没有狗来吃她。我觉得这太可惜了，你说呢？我最喜欢那些狗吃她的那一部分。妈妈说，你不能把狗弄到舞台上去，可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可以让一些人扮演狗嘛。”她满有兴味地引了一句台词：“‘除了她的手掌以外，它们把她都吃了。’它们干嘛不吃她的手掌呢？”

“我确实不清楚，”我说道。

“你不认为这些狗太特别了吗？我们的狗可不一样，它们简直是什么都吃。”

约瑟芬人神地琢磨了一会儿这个《圣经》里的神秘故事。

“这出戏失败了，我很难过。”我说。

“是呀。我妈妈烦死了。那些剧评简直太吓人了。当她读着那些评论的时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足足哭了一整天。她把早餐盘子扔到格拉迪斯的身上。格拉迪斯就把她解聘了。真有意思。”

“约瑟芬，我发现你很喜欢戏剧。”我说道。

“他们给爷爷验了尸。”约瑟芬说，“想弄清他死的原因。他们管这个叫 P.M.[1]，可是我觉得这太不明确了，对吗？因为 P.M. 也可以指首相啊。他们干了一下午，”她若有所思

[1] Post Mortem 意为验尸，缩写为 P.M.，但 P.M 也是英语首相(Prime Minister)的缩写。——译注。

地添了一句。

“爷爷死了，你难过吗?”我问道。

“不特别难过，我不怎么喜欢他。他不让我学芭蕾舞，当芭蕾舞演员。”

“你想学芭蕾舞吗?”

“想，妈妈也乐意让我学，爸爸无所谓，可是爷爷说那样对我没好处。”

她从椅子扶手上滑了下来，踢掉了鞋，我相信，她一定想用足尖表演一番她所谓的技巧。

“当然，得有合适的鞋才行，”她解释道，“即使那样，有时候脚指头也会肿得厉害。”她穿上了鞋，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喜欢这幢房子吗?”

“我说不上来。”我说道。

“我想，它会被卖掉的，除非布伦达继续住在这里。而且我想，罗杰叔叔和克莱门西婶婶现在也不打算走了。”

“他们本来打算走吗?”我的兴趣有些被勾起来了，问道。

“是的。他们原来准备星期二走的。到国外某个地方去，坐飞机走。克莱门西婶婶已买了一只新的轻型箱子。”

“我没有听说他们打算去国外呀，”我说。

“是的，”约瑟芬说，“没人知道，这是个秘密。他们走前是谁都不会告诉的。他们本来打算给爷爷留个条子。”

她又补充道：

“不是别在针插上，这种事只有在老派的书里面妻子离开丈夫的时候才发生的。现在再这样干就蠢了，因为现在没

人再有针插了。”

“当然不会这样干了。约瑟芬，你知道你罗杰叔叔为什么——要离开吗？”

她狡黠地斜瞟了我一眼。

“我想我是知道的。这和罗杰叔叔在伦敦办的公事有关。我认为——不过我没把握——他侵吞了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这样想呢？”

约瑟芬走近了一些，我的脸明显地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

“爷爷中毒那天，罗杰叔叔和他在房间里关起门来呆了好长时间，他们没完没了地谈着。罗杰叔叔说他从来就没有出息，他让爷爷丢脸了——这么多钱倒不算什么而是觉得他辜负了对他的信任。他当时难受极了。”

我啼笑皆非地望着约瑟芬。

“约瑟芬，”我说，“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在门口偷听是不好的吗？”

约瑟芬使劲地点点头。[1]

“当然，他们告诉过我。不过，你要是想弄清什么事的话，你就得在门边偷听。我敢说，塔弗纳总警督也这么干的，是吗？”

我考虑着这个问题。约瑟芬激动地往下说着：

“不管怎么说，要是他不这么干的话，那另外那个人就

---

[1] 在西语中，以点头对非否定的问句作答，表示与问话者说的意思相反。——译注。

是这么干的，就是那个穿软羊皮靴的人。他们搜查别人的写字台，看他们所有的信件，找寻他们的秘密。只是他们太笨了！他们不知道应该搜什么地方！"

约瑟芬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冷静的优越感。我居然愚蠢得让这个情况从我身边溜过去了。这个让人不愉快的孩子接着道：

"尤斯塔斯和我知道许多事情——可是我比尤斯塔斯知道得还多。我不会告诉他的。他说，女人成不了大侦探，可我说她们能成大侦探。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在本子上记下来，然后，等到警察完全失败的时候，我就走上前去说：'我能告诉你们这是谁干的。'"

"约瑟芬，你看过许多侦探小说吗？"

"多得不得了。"

"我想，你认为你知道是谁杀死了你爷爷吧？"

"哦，我想是的——不过，我还得再找到几条线索。"她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塔弗纳总警督以为是布伦达干的，对吗？要不就认为是布伦达和劳伦斯·布朗一块儿干的，因为他们相爱。"

"约瑟芬，你不该说这种事。"

"为什么不该？他们相爱嘛。"

"你是无法判断的。"

"不，我能判断。他们互相写信，而且是情书。"

"约瑟芬！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读过了。非常伤感的信。不过，劳伦斯太没胆量了。他特别害怕去打仗。他钻到地下室，去烧锅炉。飞机

轰炸这里的时候，他常常脸吓得发青——确实青了。这叫我和尤斯塔斯笑掉了大牙。”

我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因为恰好在那时，一辆小汽车在外面停了下来。约瑟芬倏地跑到了窗边，她的狮子鼻紧贴在窗玻璃上。

“谁来了？”我问道。

“是盖茨克尔先生，爷爷的律师，我想他是为遗嘱的事来的。”

她激动地喘着气，匆匆地跑出了房间，毋庸置疑，她又去搞她的侦探活动了。

马格达·利奥尼兹走进了房间，叫我意外的是，她走到了我面前，抓起了我的双手。

“亲爱的，”她说，“谢天谢地，你还在这儿。一个人真是太需要一个男人了。”

她放下了我的手，走到一把高背椅前，略为挪动了一下位置，朝镜子里望了一眼，然后从桌子上拿起了一只小小的巴特希珐琅盒，沉思地站在那里，打开了那盒子，又合了起来。

这个姿势很动人。

索菲娅从门口伸进头来，小声地提醒道：“盖茨克尔来了！”

“我知道了。”马格达说。

过了一会儿，索菲娅陪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矮个子男人走了进来，马格达放下了珐琅盒，走上前去和他见面。

“早安，菲利浦太太。我要到楼上去。关于遗嘱似乎有

些误会，你丈夫给我的信使我有这样的印象，好像那份遗嘱在我手上。但据我从利奥尼兹先生那里所了解的情况来看，遗嘱在他的保险库里。我想，这件事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吧？"

"是我可怜的公公的遗嘱吗？"马格达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是的，我确实不知道。你不是想告诉我，遗嘱让楼上的那个坏女人给毁掉了吧？"

"哦，菲利浦太太，"——他告诫似的冲她摇摆着手指——"别瞎猜，这只是你公公把它放在哪里的问题。"

"可是他把遗嘱送给你啦——他肯定给你了，在签完字以后。他确实跟我们说过，他交给你了。"

"我想，警方已经查过利奥尼兹先生的私人文件了，"盖茨克尔先生说，"我正想和塔弗纳总警督谈谈呢。"

他走出了房间。

"亲爱的，"马格达喊道，"她已经把遗嘱给毁了。我知道准是这么回事。"

"瞎说，妈妈，她不会干那种蠢事的。"

"这一点儿也不蠢。要是没有遗嘱的话，一切都是她的了。"

"嘘——盖茨克尔回来了。"

律师又走进了房间。塔弗纳总警督也来了，菲利浦跟在后面。

"据我从利奥尼兹先生那儿了解，"盖茨克尔边走边说着，"为了安全起见，他把遗嘱存放到银行里去了。"

塔弗纳摇了摇头。

"我已经和银行联系过了，除了他的一些证券债券以

外，他们没有保存利奥尼兹先生的私人文件。”

菲利浦说：

“我看会不会是罗杰——或伊迪丝姨妈……索菲娅你或许可以请他们到这里来一趟吧？”

但是，罗杰被叫来后，对事情也并无裨益。

“简直是胡闹——荒谬之极，”他说道，“父亲在遗嘱上签过字后，明明说他第二天要寄给盖茨克尔先生的。”

“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盖茨克尔先生往后一靠，半闭着眼睛，说道，“那是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根据利奥尼兹先生的意思搞了一份草稿，他同意那份草稿，把它退给了我，我也及时地把遗嘱送给了他，要他签署。过了一个星期，我冒昧地提醒他，我尚未收到经他签署确认的遗嘱，并问他，他是否还想作些更改。他回复说，他甚为满意，并且补充说，在签过字以后，他已经把它送到他的银行里去了。”

“不错，”罗杰急切地说，“那大概是去年十一月底的事情——你还记得吧，菲利浦？有一天晚上，父亲把我们全都叫上楼去，给我们读了那份遗嘱。”

塔弗纳转向了菲利浦·利奥尼兹。

“这和你记得的情况一致吗，利奥尼兹先生？”

“一致。”菲利浦说道。

“这倒真像《沃伊奇的遗产》的情节，”马格达道。她愉快地感叹着。“我总认为遗嘱会带有戏剧性的东西的。”

“索菲娅小姐，你呢？”

“对的，”索菲娅说，“我记得很清楚。”

“那份遗嘱的内容是什么呢？”塔弗纳问道。

盖茨克尔先生刚想拿出他那凡事精确的作风回答，可是罗杰·利奥尼兹却抢在了他的前面。

“遗嘱简单极了。伊莱克特拉和乔伊斯死后，他们分得的财产归父亲所有。乔伊斯的儿子威廉在缅甸的战斗中阵亡，他遗留下来的钱归属于他父亲。我和菲利浦以及孩子们是仅存的亲属。父亲说明了这一点。他给伊迪丝姨妈留了五万镑免交遗产税的财产，留给布伦达的是十万镑，也免交遗产税。另外，这幢住宅归布伦达，要不就在伦敦为她购置一幢合适的房子，她可以任选一种办法。剩下的财产一分为三，一份归我，一份归菲利浦，第三份由索菲娅、尤斯塔斯以及约瑟芬均分。分给尤斯塔斯和约瑟芬的财产由他人托管，直到他们到法定成人年龄为止。我想，就是这样吧，对吗?盖茨克尔先生。”

“粗略地讲，这些就是我所拟定的文件的条款。”盖茨克尔先生赞同道，由于没轮上他自己讲，他显得有些悻悻然。

“父亲把它读给我们听了，”罗杰说道，“他问过我们是否还有什么意见。当然，谁也没有提什么意见。”

“布伦达提了一个意见。”德·哈维兰小姐说道。

“对，”马格达凑热闹地说，“她说她无法忍受她那亲爱的老阿里斯蒂德谈死论活的。她说，这‘叫她毛骨悚然，’还说他死了以后，这些可憎的钱她一个子儿也不要!”

德·哈维兰小姐说：“这是一种极普遍的表示异议的手法，是她那个阶级的特点。”

这一简短的评价真是无情而又尖刻。我突然意识到，伊迪丝·德·哈维兰小姐讨厌布伦达到了何种程度。

“他对财产的处理是非常公平合理的。”盖茨克尔先生说。

“读完了遗嘱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塔弗纳总警督问道。

“读完了以后，”罗杰道，“他就签了字。”

塔弗纳向前一探身子。

“那他是如何签的字？在什么时候签的字呢？”

罗杰用一种求助的神态转身望着他的妻子，为了回答罗杰的注视，克莱门西开口讲话了。家里的其他成员对她这样做似乎很满意。

“你想确切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如果您愿意告诉我的话，罗杰太太。”

“我公公把那份遗嘱放到他的写字台上，叫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我想，是罗杰吧——去打铃。罗杰按吩咐做了。当约翰逊听到铃声走进来的时候，我公公便吩咐他去把客厅女仆珍妮特·沃尔默找来。他们两个都到了以后，他便在遗嘱上签了字，还要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他的名字下面。”

“这个手续是对的，”盖茨克尔先生道，“遗嘱必须在两个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由立嘱人签署，两位证人也必须在同时同地在遗嘱上签名。”

“这以后呢？”塔弗纳问道。

“我公公谢过了他们，他们就出去了。我公公将遗嘱拿起来，放进了一个长信封里，说他明天将把它送交盖茨克尔先生。”

塔弗纳总警督环视了一下，说道，“这是对当时发生的情况的准确介绍，你们都同意吗？”

嗡嗡地响起了一片同意之声。

“你刚才说，这份遗嘱是放在写字台上的。当时你们每个人离写字台有多远？”

“离得不算很近。大概最近的也有五、六码吧。”

“在利奥尼兹先生向你们宣读遗嘱的时候，他本人坐在写字台旁边吗？”

“是的。”

“读完遗嘱之后，签字之前，他是否站起来过，或离开过那张写字台呢？”

“没有。”

“作证人的两位仆人在签名的时候，能看到遗嘱的内容吗？”

“看不到，”克莱门西说道，“我公公用一些纸遮住了遗嘱的上半部分。”

“这样做是对的。”菲利浦说，“遗嘱的内容和仆人毫不相干。”

“我知道了，”塔弗纳说，“可无论如何——我不明白。”

他用一个轻快的动作拿出一个长信封，并向前一俯身，递给了律师。

“请你看看，”他说，“告诉我里面是什么东西？”

盖茨克尔先生从信封里抽出了一份折叠好的文件。他十分惊讶地看着那份文件，在手里颠过来倒过去地看着。

他说：“这可有点儿稀奇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是

否能问一下,你在哪儿找到的?"

"在保险箱里,和利奥尼兹先生的其它文件放在一起。"

"那到底是什么啊?"罗杰问道,"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

"这就是我为了让你父亲签字而准备的那份遗嘱,罗杰——可是——听了你们说的那些话以后,我全糊涂了——它上面没有签字啊。"

"什么? 噢,我想这是那份草稿吧?"

"不是,"律师说道,"利奥尼兹先生把草稿的原件退还给我了。后来,我就写成了这份遗嘱——就是这份遗嘱,"他用手指轻轻地拍了拍那份遗嘱,"并且将它交给他去签字的。根据你们的证词,他是当着你们大家的面签署这份遗嘱的——两位证人也署上了他们的名字——然而这份遗嘱却没有签字。"

"可这是不可能的。"菲利浦用我从来听到过的声音高声嚷道。

塔弗纳问道:"你父亲的视力怎么样?"

"他有青光眼。当然,看东西的时候,他戴度数很深的眼镜。"

"那天晚上他戴那副眼镜了吗?"

"当然戴啦。签完字以后,他才把眼镜摘掉。我想我没弄错吧?"

"不错。"克莱门西说。

"你们都肯定,在他签遗嘱以前没有人接近过写字台吗?"

马格达眯起眼睛，说道："现在我都在想是不是要把那全部情景再现一遍才好了。"

"没人靠近写字台，"索菲娅说，"爷爷一直坐在写字台旁边。"

"写字台是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吗？它不靠近门、窗或什么帷帘吗？"

"它就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我正想弄明白偷梁换柱是怎样搞成的，"塔弗纳说道，"一定是被偷梁换柱了。利奥尼兹先生当时以为他签字的那份文件，就是他刚刚大声宣读过的那一份。"

"签字会不会是给抹掉了？"罗杰问道。

"不会的，利奥尼兹先生。抹掉签字不会不留痕迹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份文件不是盖茨克尔先生送交利奥尼兹先生的，而他又当着你们的面签署的那份文件。"

"正相反，"盖茨克尔先生说，"我可以发誓，这就是那份文件的原本。这份文件纸上有一个小疵——在左上角——发挥一下想象力，它看上去就像一架飞机。当时我就注意到了。"

这话使这一大家子人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了。

"简直是奇哉怪也，"盖茨克尔先生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一切都不可思议，"罗杰说道，"我们都在场呀。这事简直不可能。"

德·哈维兰小姐咳了一声。

"事都出了，还说不可能，这是浪费精力，毫无益处。"她

说，"现在情况怎么样？我想听的是这个。"

盖茨克尔先生立即就变成一位谨慎的律师了。

"现在的情况倒值得仔细捉摸，"他说，"当然，这份遗嘱取消了以前立下的所有遗嘱和遗言。有不少人目睹了利奥尼兹先生签署了这份无疑认为是地地道道的遗嘱。嗯，很有意思，这倒真是个不小的法律问题呢。"

塔弗纳瞥了一眼手表。

他说："恐怕我已经耽误你们吃午饭了。"

"总警督先生，请留下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菲利浦问道。

"谢谢你，利奥尼兹先生，不过我要到斯温利·迪安去见格雷医生去。"

菲利浦转向了律师。

"你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盖茨克尔？"

"谢谢你，菲利浦。"

大家都站了起来。我不引人注目地侧身向索菲娅走去。

"我是走，还是留下？"我小声说道。这句话有些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1] 一首歌曲的名字，听起来很好笑。

"我想，还是走吧。"索菲娅说道。

我悄悄地溜出了房间，追赶着塔弗纳。约瑟芬正在通往后宅的那扇覆着台面呢的门边来回晃动着。好像有什么事情使得她乐不可支。

"警察真笨。"她说道。

---

①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公元1837—1901年。——译注。

索菲娅从客厅里走了出来。

“你在干嘛呢，约瑟芬？”

“帮保姆忙呢。”

“我想，你是在门外偷听吧。”

约瑟芬冲她做了个鬼脸，退了回去。

“这孩子，”索菲娅说，“真有点儿成问题。”

第十一章

我走进苏格兰场厅长助理办公室的时候，塔弗纳显然刚念完他那本苦经。

“你来啦，”他说道。”那些人我已经都盘问过了——可是有什么收获呢——可以说是一无所获！看不出犯罪动机。他们谁都不缺钱短用。那位太太和那个年轻人之间无非是她给倒咖啡时，他色迷迷地望着她而已。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些！”

“来，来，塔弗纳，”我说，“我比起你来倒要强些。”

“是吗？哦，查尔斯先生，你了解到什么情况了？”

我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往后一靠，就讲了起来。

“罗杰·利奥尼兹和他的妻子本来打算下星期二逃到国外去。老头儿去世的那天，罗杰和他父亲大吵了一场。在此以前，老利奥尼兹发觉业务上出了差错，罗杰承认他是有

责任的。"

塔弗纳脸红了。

"这些情况你是从什么鬼地方打听到的?"他问道,"倘若你是从仆人那里打听到的话——"

"我可不是从仆人那里打听到的,"我说,"我是从一个私家包打听那儿搞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得说,按照最佳侦探小说的原则,他或是她——也许我最好说是那个人——比警察要高明!"

"我还认为,"我接着说道,"我的那位'私家侦探'还藏着几张牌秘不示人呢。"

塔弗纳张了张嘴,又合上了。他觉得有许多问题要问,但一时间又不知从何处问起。

"罗杰!"他喊道,"这么说,罗杰不是个好东西,对吗?"

在我讲出我了解的这些情况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些不情愿的。我喜欢罗杰·利奥尼兹。我想起了他那舒适的,洋溢着友好气氛的房间以及他本人与人和睦相处的魅力,我不愿意使他受到司法的纠缠。当然,也可能约瑟芬的情报是不可靠的,可实际上我并不认为那是不可靠的。

"这么说,是那个小家伙告诉你的了?"塔弗纳说道,"她似乎对那屋子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很了解。"

"孩子们往往是这样的,"我父亲冷冷地说道。

倘若这一情报是真的,那么整个情况就都改观了。要是罗杰像约瑟芬满有把握地说的那样"盗用"了联合饮食公司的基金,而且被那个老头子发现了,那么搞掉老利奥尼兹,

并在真相大白以前离开英国就会势在必行。也许，罗杰的作为理应受到刑事起诉。

我们都赞同，应当毫不耽搁地对联合饮食公司的事务进行调查。

“这事要是弄不好，那就被动透了，”我父亲说道，“这可是个极其庞大的企业，有千百万镑的资产。”

“要是这家公司真的在奎尔大街的话，那我们就能如愿以偿了，”塔弗纳说，“父亲将罗杰叫了去，罗杰顶不住了，坦白了自己的过失。布伦达·利奥尼兹出门看电影去了。罗杰只要离开他父亲的房间，走进浴室，将一支胰岛素药瓶倒空，换上烈性的伊色林溶液，便可以大功告成。要不然也可能是他太太干的。那天下午她回家以后，就到邸宅的那一侧去了——她说她是去取罗杰忘在那里的烟斗的。可是，她去那边也可能是为了在布伦达回家给他打针之前，把药掉换一下。她是有胆量去这样干的。”

我点了点头。“是的，我也想象这事就是她干的。她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我并不真正认为罗杰·利奥尼兹会把放毒当作一种可以使用的手段来考虑——这种掉换胰岛素的花招多少带点女人气。”

“男的放毒也多得很哩。”我父亲干巴巴地说道。

“哦，我明白，先生，”塔弗纳说，“能说我不明白吗！”他愤然地加上了一句。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说罗杰是这种人。”

老头子提醒他道：“普里查德是个善于交际的人。”

“他们两人都陷进去了。”

“罪魁是麦克白夫人[1],”塔弗纳走了以后,我父亲说道,“查尔斯,她是不是给了你这样的印象?”

我回想起那朴素的房间里那个站在窗边的苗条、优雅的身影。

“不尽然,”我说:“麦克白夫人骨子里是一个贪婪的女人。我认为克莱门西·利奥尼兹并不是这样的人。我并不认为她想占有财产,或十分计较财产的得失。”

“可是,她或许会不顾一切去顾全她丈夫的安全吧?”

“这个嘛,是的。而且她肯定会——呃,冷酷无情的。”

“冷酷无情是各种各样的……”这是索菲娅讲过的话。

我抬起头来,看见老头子正注视着我。

“查尔斯,你在想什么?”

可是,我当时什么也没对他讲。

第二天,我被叫去了,看见塔弗纳和我父亲在一起。

塔弗纳看上去很愉快,而且还略有些激动。

“联合饮食公司遭难了。”我父亲说。

“随时都可能垮台。”塔弗纳说道。

“昨天晚上我看到公司的股票暴跌,”我说,“不过,今天早上似乎又回升了。”

“这件事我们可得加倍小心才成,”塔弗纳说,“不能直接进行调查,也用不着慌忙——没有可使我们这位准备逃

---

[1]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她怂恿她的丈夫麦克白谋杀了苏格兰国王邓肯。——译注。

之夭夭的绅士担惊受怕之处。不过，我们已经有了某些私人情报来源，而且这些情报相当可靠。联合饮食公司处于垮台的边缘，它已不可能履行它的义务了。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公司多年来经营极为不当。”

“是罗杰·利奥尼兹经营无方吗？”

“对了。你知道，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且他随意从公司拿钱——”

“不，”塔弗纳说，”我们并不认为他拿过公司的钱。直截了当地说吧，他也许是个谋杀犯，可我们认为他不是一个诈骗犯。坦白地讲，他只不过是——一个傻瓜。他像是什么判断能力也没有，在应该敛手的地方他放手大干——而在应该放手大干的地方，他却犹豫退缩了。他把权力交给了那种最不该掌权的人。他是那种对人深信不疑的人，但他信任了坏人。不论何时何事，他总是做错事情。”

“就是有这样的人，”我父亲说，“可他们并不是真正愚蠢。他们对人的判断力很差，如此而已。他们的劲儿总是使不到点子上，使得不是时候。”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该经商做生意。”塔弗纳说。

我父亲说：“他要不是碰巧成了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的儿子，也许就不会去经商做生意了。”

“那老头儿把那个公司交给他的时候，公司完全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那公司本来应该是棵摇钱树啊！你会觉得他本来可以稳坐钓鱼台，使公司的机器自己转下去的。”

“不对，”我父亲摇了摇头。“没有一家公司企业的机器会自己转下去。许多问题需要做出决定——这里裁员哪

——那里任命啊——还有一些经营方针方面的小问题啊。可是一旦让罗杰·利奥尼兹去处理，他似乎总是做出错误的决定。"

"对极了，"塔弗纳说，"有一点要说一下，他是那种诚心诚意的人，总是留着那种最不中用的人——这仅仅是由于他对他们有感情——或者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而且，他不时会产生一些狂热的、不切实际的念头，不管开销有多大，他也坚持要付诸一试。"

"然而没有任何犯罪的行为吧？"我父亲追问道。

"没有，没有任何犯罪行为。"

"那么，为什么要谋杀人呢？"我问道。

"他也许是个傻瓜，而不是个恶棍，"塔弗纳说，"但结果却是一样的——或基本上是一样的。惟一能够把联合饮食公司从垮台中挽救出来的办法，是搞到一笔巨款，至迟到——"(他查看了一下笔记本)"至迟到下星期三。"

"按他父亲的遗嘱，他能继承、或者他认为他能继承这样的一笔钱吗？"

"正是如此。"

"可这笔钱他拿不到现款的。"

"是的。不过，他可能搞到了贷款，这也一样。"

老头子点了点头。

"向老利奥尼兹请求帮助难道不更简单吗？"他提醒道。

"我想他求过他了，"塔弗纳说，"我认为这就是那个小姑娘偷听到的情况。我想，那老家伙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愿在事情弄糟以后再往里大把扔钱。你知道，他会这样做

的。"

我认为塔弗纳说到点子上了。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以前就拒绝过为马格达演剧作后盾——他当时说,那个戏是不会叫座的。事情证明他说对了。对家里人他是很慷慨的,但他不是个在无利可图的事业上浪费金钱的人。而联合饮公司已经亏空了数万镑,也许是数十万镑的钱。他断然拒绝了,这样,对罗杰来说,避免倾家荡产的惟一出路就是让他父亲一死。

是的,这倒确实是个言之成理的犯罪动机。

我父亲看了看表。

"我已经叫他到这儿来一趟了,"他说,"他随时都可能到。"

"罗杰吗?"

"对。"

"这是蜘蛛在对苍蝇说,请你赏光到我客厅做客吗?"我喃喃说道。

塔弗纳带着吃惊的表情望着我。

"我们会给他适当的警告的。"他严厉地说道。

场面已经拉开,速记员也就座了。不一会儿,蜂鸣器响了起来,几分钟之后,罗杰·利奥尼兹走进了房间。

他进来得很急——而且动作颇为笨拙——在一把椅子上绊了一下。又像以前一样,这使我想起一条和善的大狗。与此同时,我非常明确地判定,把依色林毒扁豆碱倒进胰岛素瓶不是他干的。他会把瓶子打破,会把药弄洒,或者这样那样地把事情弄糟的。不,我断定,尽管罗杰暗中参与了这

件事，但实际下手的却是克莱门西。

他急冲冲地讲了起来。

“你们要见我吗？发现什么情况了？喂，查尔斯，我刚才没看见你。你也来了。不过，请告诉我，阿瑟爵士——”

真是个好人——确实是个好人。不过，很多谋杀犯以前也是好人——他们的那些目瞪口呆的朋友们在事后都是这样说的。我笑着点头致意，心里颇有些犹大[1]的感觉。

我父亲故意摆出一付冷淡的官架子，口若悬河地说了一大串词儿：供述啊……笔录啊……不强迫啊……律师啊……

罗杰·利奥尼兹还是用那种急不可耐的性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将这些话都撇到一边去了。

我看见塔弗纳总警督的脸上挂着一丝冷笑，从中可以看出他脑子里正在想些什么：

“这些家伙们总是这样的自信。他们是不会犯错误的，他们太聪明了！”

我不惹人注目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着。

“利奥尼兹先生，我请你到这儿来，”我父亲说道，“不是为了向你提供最新情况，而是为了向你了解情况——了解那些你以前隐瞒了的情况。”

罗杰·利奥尼兹惑然不解地望着。

“隐瞒？可我什么都对你们讲了——百分之百，一切都

---

[1] 犹大原为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后以三十块银币将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权者，为拘捕耶稣的人带路。西方常用作叛徒的代称。——译注。

讲了！”

“我看没有吧。在死者去世的那天下午，你和他谈过一次话吧？”

“是的，是的，我和他一起喝茶来着。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是的，你告诉过我们了，可是，关于那次谈话，你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情况。”

“我们——不过是聊聊而已。”

“聊什么呢？”

“日常琐事呗，房子呀，索菲娅呀——”

“联合饮食公司呢？谈到了吗？”

我想，直到这时，我还一直在希望整个事情是约瑟芬编造出来的，可是，即使真有这样的希望，那它也很快就破灭了。

罗杰脸色骤变，刹那间就从急不可耐的表情变成了明显的近乎绝望的表情。

“哦，天哪！”他说道，倒进一把椅子里，双手捂住了脸。

塔弗纳微笑了，像是一只心满意足的猫。

“利奥尼兹先生，你承认你没有和我们开诚相见了吧？”

“那事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以为没人知道——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知道呢？”

“利奥尼兹先生，我们自有发现这些事情的方法，”说到这里，他来了一个威严的停顿。“我想，现在你要明白，你最好把事情真相告诉我们。”

“是的，是的，当然。我会告诉你们的。你们想了解什么

呢？”

“联合饮食公司濒于垮台了，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现在是刻不容缓了。垮台势在必然。要是我父亲不知此事而去世就好了。我感到羞愧——太丢脸了——”

“有可能遭到刑事诉讼吗？”

罗杰猛地坐直了。

“不可能，确实没有可能。公司会破产——但将是一种体面的破产。要是我把我个人的资产投进去的话，向债权人借一镑，我们就付给二十先令[1]，我准备这样做。不，我感到丢脸的是，我使我的父亲失望了。他信赖我，将他最大的企业——也是最得意的企业交给了我。他从来不横加干涉，从来不问一问我是怎么干的。他只是——信赖我……而我却让他失望了。”

我父亲淡然地说：

“你说没有受到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是吧？那么，你和你的妻子为什么要策划去国外，而且谁也不告诉呢？”

“这个你也知道？”

“知道，利奥尼兹先生。”

“但是，难道你不明白吗？”他急切地向前倾了倾身子。“我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你知道，那样就像是我在向他要钱，像是我希望他帮助我东山再起。他——他非常爱我。他是想帮我一把的，可是我不能——不能再干下去了——

① 当时英国货币一镑等于二十先令。——译注。

再干下去我又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我这个人不中用。我没有这种能力，我不是我父亲那样的人。这一点我心里一直就很清楚。我使过劲，但还是不行。我真痛苦——上帝啊！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痛苦！我曾试图摆脱这种混乱的局面，希望能结清欠帐，希望我那亲爱的老爷子永远也别听到这件事。后来，山穷水尽了——破产终于无法避免了。克莱门西——我的妻子——她理解，她赞成我的意见。我们就想出了这个计划：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一走了之。然后让事情爆发。我会给我父亲留下一封信，把一切都告诉他——告诉他，我是如何羞愧难当，请求他宽恕我。他始终对我至善至亲——这你们是理解不了的！不过，那时他再想补救也来不及了。这就是我所企求的。不是请求他帮助——甚至也不是显露出要他帮忙的样子。我自己要在某个地方再改弦易辙，重起炉灶，简朴而卑微地生活下去。我们种些东西，像咖啡啊——水果啊，只求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这对克莱门西来说是艰苦的，可是她起誓说，她不在乎这个，她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了不起。”

“我明白了。”我父亲的嗓音是干巴巴的。“那么，是什么使你改变主意呢？”

“改变主意？”

“是的。是什么使你最终还是决定去找你的父亲，请他在经济上帮忙的呢？”

罗杰瞠目结舌地望着他。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啊！”

“算了吧，利奥尼兹先生。”

"你们全弄错了。我没有去找他,是他派人来叫我的。不知怎么回事,他在城里听说这事了。我想是流言蜚语吧。不过他从来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有人告诉了他。他一个劲地追问我,当然,我后来顶不住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说,这么多钱倒不算什么——只是他那样信任我,我却叫他大失所望,感情上受不了。"

罗杰痉挛地咽着唾沫。

"这个亲爱的老人家,"他说,"你们想不到他对我有多好。他只有仁慈,没有责备。我告诉他,我不想得到帮助,我宁可不要帮助——我依然愿意像我计划的那样出走。可是他偏不听我的。执意要出面挽救——让联合饮食公司再站住脚。"

塔弗纳严厉地说道:

"你是想叫我们相信你父亲执意要在经济上帮助你吗?"

"他当然是这个意思。他当即给他的经纪人写了信,给他们下了指令。"

我想,他在那两个人的脸上看出了怀疑之色。他脸涨得通红。

"请注意,"他说,"我还留着这封信呢。我本来打算把它寄出去的,当然,后来由于——由于意外的打击和混乱,我忘记寄了。现在也许还在我的口袋里呢。"

他掏出了皮夹子,在里面翻找着。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那是一个揉皱了的信封,上面贴着一张邮票。我往前探了一下身子,看到那封信是寄给格雷脱莱克斯

先生和汉伯里先生的。

“要是你们不相信我，你们自己看吧。”他说。

我父亲撕开了那封信。塔弗纳绕到了他的背后。这封信当时我没有看，不过，我后来看了。那封信指示格雷脱莱克斯先生和汉伯里先生变卖某些投资，并在第二天派员来听取关于联合饮食公司事务的指示。这封信的某些内容对我来说是晦涩难懂的，不过其目的是一目了然的。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打算让联合饮食公司重整旗鼓。塔弗纳说：

“利奥尼兹先生，我们会给你的这封信出收条的。”

罗杰接了收条。他站起身来，说道：

“就是这些了吧？你们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吧，是吗？”

塔弗纳说：

“利奥尼兹先生给了你这封信之后，你就离开了他？你接下去又干些什么。”

“我跑回了我们住的那边，我妻子正好进门。我把父亲打算做的事告诉了她。他多好啊！我——真的，我几乎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

“你父亲犯病——这是谈话以后多久的事？”

“让我想想——大概有半小时吧，也许一个小时。布伦达跑了进来。她吓坏了，说他显得不对劲了。我——我就和她一起跑了过去。不过这些我以前都向你们讲过了。”

“在此之前，你看望他的时候，你进过和你父亲房间相连的浴室吗？

“我想，没进过。对——对，我肯定没进去过。噢，你们

不可能认为是我——"

我父亲平熄了这突如其来的愤慨。他站了起来，和罗杰握了握手。

"谢谢你，利奥尼兹先生，"他说，"你对我们帮助甚大。不过，这些你以前本应该告诉我们的。"

罗杰走出门以后，门关上了。我站起身来，走过去看那封放在我父亲桌上的信。

"这种信是可以伪造的。"塔弗纳还抱着希望说道。

"可能的，"我父亲说，"不过，我认为这一封不是伪造的。我想，我们只好不折不扣地承认它。老利奥尼兹准备解脱他儿子的困境。这件事由他活着时亲自来办要比他死后由罗杰来办要强得多——尤其是眼下已经传出遗嘱找不到了，这样由罗杰继承的财产的实际数额也就成了悬案，这意味着拖延和困难重重。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司破产势在必然。不，塔弗纳，罗杰和他的妻子没有把那个老头子打发掉的动机。相反——"

他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句，仿佛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相反……"

"你在想什么，先生？"塔弗纳问道。

老头子缓缓说道：

"要是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再多活二十四小时，那罗杰就安然无事了。可是他没有再活上二十四小时。他突然地，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死去了。"

"嗯，"塔弗纳说道，"你认为那屋子里有人想让罗杰破产吗？有人反而会因此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吗？看来不大可

能吧?"

"遗嘱上是怎么讲的?"我父亲问道,"谁实际上能得到老利奥尼兹的财产呢?"

塔弗纳恼怒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律师是怎样的人你是了解的,休想从他们的嘴里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以前有过一张老的遗嘱,是他娶第二位利奥尼兹太太的时候立的。那份遗嘱给她留了同样数目的遗产,留给德·哈维兰小姐的要少得多,剩下由菲利浦和罗杰平分。本来我以为如果这份遗嘱没有签字,那老的那份遗嘱就有效,可是,看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首先,立了新的遗嘱,旧的就作废了,而且签字的时候有人作证,立遗嘱者的意图,也有人作证。要是事情的结果,是他未留遗嘱而死的话,那就难说了。那时,这位未亡人显然会得到全部财产——或者得到非世袭的终身财产权。"

"这么说,要是遗嘱丢失的话,最有可能从中得益的人就是布伦达·利奥尼兹了?"

"对。要是在这里面搞了什么鬼的话,看起来大概就是她干的了。而这里面显然是有鬼的,不过,我真他妈的不明白这事到底是怎么干出来的。"

我也不明白。我觉得我们真是蠢透了。不过,当然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错了。

第十二章

塔弗纳出去以后，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随后，我说道：

"爸，谋杀犯是什么样子的？"

老头子若有所思地望着我。我们相互非常了解，所以，我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就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他极其谨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的，"他说，"眼睛，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重要。对你来说……谋杀已经和你关系密切了，你不能再从局外人的观点来看问题了。"

我对罪行调查部处理过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案件"向来都是抱着一种类似业余爱好者的兴趣，不过，正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我以前的兴趣是从局外人的角度出发的——就像是站在商店的橱窗外往里看似的。可是现在，这桩谋杀

案成了我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了，这一点索菲娅要比我明白得早得多。

老头子接着说道：

“我说不上你这个问题向我提出是否恰当。你去找为我们工作的几个听打招呼的精神病学者吧，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现成的，但不落俗套的答案。至于内幕情况，或许塔弗纳能向你全面介绍。不过，据我看，你是想听一听根据我本人和罪犯打交道的经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吗？”

“这正是我的希望。”我感激地说。

我父亲用手指在桌面上划了一个小圈。

“谋杀犯是什么样子的？有些谋杀犯——”他脸上隐约地露出一丝忧郁的微笑，“一直被认为是大好人。”

我想，我的脸上一定露出了略为吃惊的神色。

“哦，是的，”他说，“他们就像你和我，或者像刚才出去的那位——罗杰·利奥尼兹。你知道，谋杀是一种非职业性的犯罪。当然，我讲的谋杀是你脑子里正想着的那种谋杀——不是指暴徒行为。人们常常感到，普普通通的好人会极其偶然地被谋杀迷住了心窍。他们一段时间来处于困境，或者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想得发了疯，金钱啦，女人啦——为了得到这些他们杀人也在所不惜。那种对我们大多数人都起作用的控制力在他们的身上不起作用了。你知道，一个孩子会毫不在乎地将愿望化为行动。孩子生了小猫的气，便说：‘我宰了你，’于是就用锤子猛击它的脑袋——随后，这孩子便悲痛欲绝，因为这只小猫再也不能起死回生了！不少孩子都恨不得把婴儿从小车里提出来，‘淹死了事，’因为有了小

小孩别人对他们的关心就少了——或者这个小婴儿使他们玩得不痛快。但他们很快就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也就是说，是要受惩罚的。随后，他们便会感觉到这是犯罪。不过，我想，有一些人在道德上依然‘发育不全’。他们虽然不断地意识到谋杀是不对的，但是，他们没有犯罪的感觉。从我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一切谋杀犯都不会真正感觉到悔根的……也许，这就是该隐[1]的特征。谋杀犯认为自己不同凡响，他们认为他们‘与众不同’——谋杀是要不得的，但对他们就不是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是必要的——是被害者‘自找的’，‘这是惟一的办法。’”

“你认为，”我问道，“要是有人恨老利奥尼兹，譬如说长期以来就对他怀恨在心，这可能构成谋害的理由吗？”

“纯粹的恨吗？恐怕不可能。”我父亲用一种令人摸不透的神态望着我。“你说的恨，我理解指的是过分的厌恶。至于妒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起于情感而出于冷遇。人们都说，康斯坦丝·肯特非常喜欢那个被她杀死的、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人们推测她是想得到别人倾注在他身上的关注和爱。我认为，人们杀死其所爱往往多于杀死其所恨。这也许是因为，只有你所爱的人才真正能使生活变得叫你无法忍受。”

“可是，这番话对你帮助不大，对吗？”他继续说道，“如果我对你的观察不错的话，你是想知道某种特征，某种带有

---

[1] 犹太教、基督教圣经神话中人类始祖亚当的儿子。《圣经·创世纪》称，该隐因嫉妒而将其弟亚伯杀死。西方常用此比喻骨肉相残。——译注。

普遍性的迹象，好帮助你从那貌似正常、愉快的一家人中找出凶手来，对吧？”

“对，正是这样。”

“难道有一种共同的标志吗？我表示怀疑。你知道，”他若有所思地顿了顿，“倘若有这种标志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自负了。”

“自负？”

“对。我还从来没有碰上过一个不自负的谋杀犯呢……正是他们的自负才种下了毁灭的祸根，十有八九是这样的。他们也许慑于被抓住，但是他们总是禁不住要自恃高强，他们通常都肯定他们聪明过人，不会被抓住的。”他又补充道：“还有一点，谋杀犯好谈论。”

“谈论？”

“对。你知道，谋杀了人会使你处于极其孤独的境地。你心里想把这件事向某个人和盘托出，可是你永远办不到，这就使你愈发想跟别人讲了。这样，即使你无法讲你是如何进行谋杀的，你至少可以对谋杀案本身，议论一番，提出你的看法，翻来复去地谈论它。

“查尔斯，倘若我是你的话，我就会留神搜寻这种迹象。再到那里去一趟吧，和他们厮混在一起，让他们开口。当然啦，这不会一帆风顺的。心中有鬼的人或清白无辜的人都会乐于有机会和陌生人谈一谈的，因为他们有些可以对你讲的事情他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启齿的。不过我想，你可能会发现一种差别。一个有阴私要隐瞒的人实际上根本就经不住一谈。在战争期间，搞情报的那些家伙就懂得这个。如果被

捕，除了姓名，军衔和番号，别的一概闭口不谈。企图编造假情报的人几乎没有不失败的。查尔斯，要让那家人说话，密切注意每个意外的走嘴或瞬间的自我暴露。”

这时，我告诉他，索菲娅是怎样谈到这个家庭的冷酷无情的——各种不同的冷酷无情。他很感兴趣。

“是的，”他说，“你的那位姑娘是知道些东西的。大多数家庭都有弱点和漏洞，不会天衣无缝。大多数人都能掩饰某一个弱点——但他们可能无法掩饰两种不同类型的弱点。遗传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姑且说德·哈维兰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吧，那么，利奥尼兹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肆无忌惮——德·哈维兰家无甚问题，因为他们并不肆无忌惮；利奥尼兹家也无甚问题，因为他们虽然肆无忌惮，但很和善——可是，却出了一个继承这两种品质的后代——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没有从这些方面来考虑过这件事情。我父亲说：

“不过，我不应该用关于遗传来添你的麻烦。这个题目太微妙、太复杂了。是的，我的孩子，到那儿去吧，让他们和你交谈吧。有一件事你的索菲娅是讲得很对的。除非搞清真相，否则一切对你、对她都是不利的。望你切记。”

在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他又补充道：

“要小心那个孩子。”

“约瑟芬吗？你是说，我干的事不要让她知道吗？”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要照顾她。我们不希望她出什么事。”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喂，喂，查尔斯。就在那个屋子里有一个残忍的凶手。约瑟芬那孩子似乎知道很多事情。"

"罗杰的事她肯定全都知道——尽管她确曾匆匆地下过他是个骗子的结论。她说起她所偷听到的事来似乎是颇为精确的。"

"是的，是的。孩子的证词往往是最好的证词。对这种证词我每次都是相当信赖的。当然，这种证词在法庭上是毫无用处的。孩子们受不了直截了当地被提问。他们会嘟嘟囔囔，要不然就是傻呆呆地望着，说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卖弄的时候，能讲出最有用的东西。那孩子对你讲的时候就是在卖弄。同样地，你可以从她那儿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不要向她提问题。你假装认为她什么都不知道。这就能引她讲出更多的东西。"

他接着说道：

"不过要照顾她。她也许知道得多了一点儿，影响到某一个人的安全了。"

第十三章

我带着略微有些内疚的心情向“怪屋”走去(我在心中是这样称呼那幢屋子的)。尽管我把约瑟芬对我说的关于罗杰的那些知心话对塔弗纳重复了一遍，但是她关于布伦达和劳伦斯互通情书的那些话我却只字未提。

我借口这只不过是流长飞短，根本不足以置信，藉此以自慰。实际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不愿意不利于布伦达·利奥尼兹的证据越来越多。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给她带来的痛苦使我为之动心——她的周围是一个与她格格不入的、团结一致而又对她充满敌意的家庭。要是真有这类情书的话，塔弗纳和他那些忠实的手下人是会找到的。我不愿意通过我给一个处境困难的女人招来新的怀疑。此外，她一再向我郑重保证，她和劳伦斯之间决无那种关系。我觉得，我相信她甚于相信那个刻毒的侏儒约瑟芬。布伦达不是

说过约瑟芬"不很正常"吗?

我极力忍着不去想这个使我忐忑不安的确凿事实:约瑟芬精得很。我回想起了她那又小又亮的黑眼睛中闪动着的机灵劲儿。

我给索菲娅打了电话,问她我是否可以再去一趟。

"来吧,查尔斯。"

"事情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没关系。他们在继续搜查这座屋子。他们在找什么呀?"

"我不清楚。"

"我们都很紧张。尽快来吧。要是我不和谁谈谈的话,我会发疯的。"

我说我马上就去。

当我乘车来到前门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看到。我付过钱后,出租汽车就开走了。我拿不定主意是按铃好,还是径直走进去好。前门倒是开着的。

正当我站在那里踌躇的当儿,我听见背后有轻微的响动。我猛地扭过头去,原来是约瑟芬正站在紫杉树篱的空隙处望着我。她的嘴上咬着一个非常大的苹果,将脸遮去了一半。就在我掉转头去的时候,她转身跑开了。

"喂,约瑟芬。"

她没有答应,消失在树篱后面了。我穿过车道跟了上去。她坐在金鱼池旁一张很不舒适的粗木长凳上,两腿来回晃荡着,正在啃着那苹果。圆圆的红苹果之上露出的那对眼睛阴沉地凝视着我,使我不禁感到它们充满了敌意。

"约瑟芬,我又来啦。"我说道。

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开场白,但我发现约瑟芬的沉默和目不转睛的凝视有些动摇了。

怀着一种出色的战略感,她还是不急于答话。

"苹果好吃吗?"我问道。

这一回约瑟芬屈尊答话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个词。

"面了。"

"可惜,"我说,"我不喜欢吃面的苹果。"

约瑟芬不屑一答地说道:

"没人喜欢吃。"

"我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干嘛不跟我说话?"

"不想说。"

"为什么不想说呢?"

约瑟芬将苹果从嘴边挪开,好使她的责难更清晰有力。

"你到警察那儿告密去了。"她说道。

"嗬!"我吃惊不小。"你是说——关于——"

"关于罗杰叔叔。"

"可是那没什么,约瑟芬,"我让她放心。"一点儿也没什么。他们知道他没干什么坏事——我是说,他没有盗用公司的钱,没有这种事。"

约瑟芬生气地瞟了我一眼。

"你多傻啊。"

"对不起。"

"我倒不是为罗杰叔叔担忧。只是侦探工作可不能那样干法。你难道不懂,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该告诉警察吗?"

“嗯，我明白了，”我说，“约瑟芬，很抱歉，确实太抱歉了。”

“你应该感到抱歉的。”她接着又责备地说道：“我信任过你。”

我说我向她第三次道歉。约瑟芬的态度似乎缓和了过来。她又啃了几口苹果。

“不过这一切终究会被警察发现的，”我说道，“你——我——咱们是保不住密的。”

“你的意思是因为他快要破产了吗？”

约瑟芬还像往常那样消息灵通。

“我想，会这样的。”

“今天晚上他们要谈一谈这件事，”约瑟芬说道，“有爸爸，妈妈，罗杰和伊迪丝姨奶奶。伊迪丝姨奶奶倒想把自个儿的钱给他——只是她的钱还没拿到手——但是，我并不认为爸爸会给他钱。他说，要是罗杰叔叔倒霉的话，那只能怨他自己，花钱去把死马当活马医有什么好处。不管多少钱妈也不愿给他，她连听都不愿听，因为她想让爸爸为《伊迪丝·汤普森》[1]攒钱。你知道伊迪丝·汤普森的事吗？她结过婚，可是她不喜欢她丈夫。她爱上了一个叫拜沃特的小伙子，他是跟着一条船来的。他们看完戏后，他从另一条街走了，而且从背后捅了她一刀。”

约瑟芬知道的事情之多，了解的如此详尽，使我又一次感到惊讶不已。而且，她那种能把引人注目的事实简单明了

---

[1] 马格达打算演出的剧本的名字。——译注。

地讲得一清二楚的戏剧性的意识也使我感到诧异，只是代词用得有些含混不清，这叫人略有些难以理解。

“这事听起来倒是挺不赖，”约瑟芬说，“但是，我根本不认为是那么回事。它也会像《捷茜贝尔》那档子事一样的。”她叹了口气。“我多希望我能知道那些狗为什么不吃她的手掌啊。”

“约瑟芬，”我说，“你跟我说过，你对谁是谋杀你爷爷的凶手差不多已经有把握了，对吗？”

“嗯？”

“是谁呢？”

她轻蔑地瞧了我一眼。

“我明白了，”我说道，“不到最后时刻不说，是吗？要是我保证不告诉塔弗纳总警督，你也不说吗？”

“我还需要几条线索。”约瑟芬说。

“不管怎么样，”她把苹果核抛进了金鱼池，补充道，“我不会告诉你的，要是将你打个比方的话，你就是华生医生。”①

我忍下了这个侮辱。

“O·K，”我说，“我是华生医生。不过，就是华生医生也得告诉他一些情况啊。”

“什么情况？”

“实际情况呗。后来他从这些情况中得出了错误的推

① 柯南道尔小说中的人物，他是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好友，常常对案件作出错误的判断。——译注。

论。你看到我做出错误的推论，你不就会笑掉大牙吗？”

有那么一阵子，约瑟芬有些动心了。随后她又摇起了头。

“不，”她说。接着又补充道：“不管怎么样，我不很热衷于歇洛克·福尔摩斯，那些故事都老掉牙了。他们赶的是单匹马车，不时髦了。”

“那些信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什么信呀？”

“你说过的那些劳伦斯·布朗和布伦达之间通的信。”

“那是我瞎编的。”约瑟芬说。

“我不信。”

“是的，是我编的。我常常瞎编胡诌。我觉得瞎编挺好玩。”

我注视着她，她也瞪着我。

“喂，约瑟芬，我认识一个在大英博物馆里工作的人，他知道许多圣经故事。要是我从他那里弄明白那些狗为什么不吃掉捷西贝尔的手，你能告诉我关于那些信的事吗？”

这一次约瑟芬真的犹豫起来了。

不远的什么地方，一根小树枝折断了，发出了刺耳的声音。约瑟芬断然地说：

“不，我不告诉你。”

我承认了失败。就在稍晚一些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父亲的忠告。

“哦，好啦，”我说，“这只不过是个玩笑。当然你是不会真正知道什么情况的。”

约瑟芬眨了眨眼睛，可是她顶住了这个诱饵。

我站了起来。"现在我得进去了，"我说，"去找索菲娅。来吧。"

"我留在这儿。"约瑟芬说。

"不，你不会留在这儿的，"我说道，"你会跟我一起进去的。"

我唐突地将她猛地拉了起来。她似乎感到意外，想要反抗，可是却半推半就——无疑，这一部分是因为她想看一看家里人对我的到来反应如何。

当时我说不上我为什么急着要她陪我一块儿进去。在我们走进门的时候，我才省过味来。

那是因为那根小树枝突然拍地一声折断了。

第十四章

从客厅里传出一片嗡嗡嘤嘤的说话声。我犹豫了一下，但没有进去。我漫步走进了楼道，一种莫名的冲动使我推开了一扇包着绒面呢的门。楼道深处一片黑暗，突然间，一道门打开了，里面是一间宽敞的、灯火通明的厨房。一个老年妇女站在门口，那是一位身宽体胖的老太太，她那粗壮的腰部系着一条洁白的围裙，我一看到她，便知道一切如意。一位好保姆总是会给你这种感觉的。我已经三十五岁了，但我此时感觉恰似一个四岁小男孩那样心安理得。

据我所知，保姆从来没有见过我，不过她马上说道：

"是查尔斯先生吧？请到厨房里来吧，我给你倒杯茶喝。"

这是一间宽大的、令人感到愉快的厨房。我在中间的桌子旁坐了下来，保姆给我端来了一杯茶和装着两块甜饼干

的盘子。我又一次越发感到自己像是在托儿所里。一切都十分安详——黑暗和生疏带给我的恐惧也都不翼而飞了。

"你来了索菲娅小姐会高兴的,"保姆说,"她这些天来有些过于激动了。"她又不以为然地补充道,"他们全部都是过于激动了。"

我回头望着她。

"约瑟芬哪儿去了?她是和我一起进来的呀。"

保姆不满地砸着舌头。

"在门外偷听,还把偷听到的都记在随身带的那个小破本上,"她说,"她早该上学了,好让她和同年龄的孩子们玩儿。我和伊迪丝小姐说起过,她也同意——可主人却说她呆在家里最好。"

"我想,他很喜欢她吧?"我说。

"以前很喜欢,先生。他以前都很喜欢他们。"

我略微有些吃惊,不明白她为什么用如此明确的过去时态来谈菲利浦对其子女的钟爱。保姆察觉到了我的惊讶的表情,有些脸红地说道:

"我说的主人,指的是老利奥尼兹先生。"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门突然开了,索菲娅走了进来。

"哦,查尔斯,"她开口道,随后急急地说:"啊,保姆,他来了,我真高兴啊。"

"我知道你会高兴的,宝贝儿。"

保姆把一大堆盆盆罐罐收拾了起来,端着走到洗碗间去了。出去后随手带上了门。

我从桌边站起来，向索菲娅走去。我双臂搂着她，贴近我的身子。

“最亲爱的，”我说：“你在发抖，这是怎么回事？”

索菲娅说：

“我害怕，查尔斯，我害怕。”

“我爱你，”我说，“我能把你带走就好了——”

她挣开了身子，摇摇头。

“不，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非得把这件事彻底搞明白才成。可你知道，查尔斯，我真厌恶。我不愿想到某个人——这幢屋子里的某个人——某个我天天见面说话的人是个残忍的、工于心计的放毒者……”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像索菲娅这样的人，说些毫无意义的空话是难以宽慰她的。

她说：“要是一旦知道——”

“那一定是最痛苦不过了。”我附和道。

“你知道真正叫我害怕的是什么吗？”她喃喃地说道，“那就是，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那将是何等的可怕……而且在我看来，永远也弄不清是谁害死了老利奥尼兹是极有可能的。然而，这也使我想起了一个我所感兴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一问索菲娅了。

“告诉我，索菲娅，”我说，“在这个房子里有多少人知道依色林眼药的情况——我的意思是，首先有多少人知道你祖父有这些药；其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药是有毒的，并且知道多大的剂量能使人丧命？”

"查尔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这没有用,我们全都知道。"

"哦,是的,我想只是大致了解吧。不过,有谁特别清楚呢?"

"我们都特别清楚。有一天午饭后,我们全到爷爷那儿去喝咖啡。你知道,他愿意让全家人都围在他的身边。他的眼病一直很厉害,布伦达拿过依色林眼药往他的每只眼睛里点了一滴。这时,什么事都爱打听的约瑟芬说,瓶子上干嘛写着'滴眼剂——切忌内服'呢?爷爷就笑笑说,'要是哪天布伦达搞错了,给我打的不是胰岛素而是滴眼药的话——我想我就会喘一口粗气,脸色变青,一命呜呼的。因为你知道,我的心脏已经不太好了。'约瑟芬'噢'了一声,爷爷接着说道:'所以我们要小心,别让布伦达打针的时候把依色林当作胰岛素,对吗?'"索菲娅顿了顿,随后说:"我们都在那儿听着。你明白吗?我们全都听到了!"

我完全明白了。我脑子里隐隐有了一个想法:只需要略有所知就可以作案的。不过,眼下我在想的是,老利奥尼兹实际上是为别人谋杀自己出了主意。谋杀者无需编方案,订计划或是做任何筹划。受害者自己提供了一个可致命的简单而又易行的方法。

我深深吸了口气。索菲娅看出了我的想法,说道:"是啊,这很可怕,对吗?"

"你知道,索菲娅,"我缓缓说道,"有一件事我心里确实有了底。"

"是吗?"

“你是对的，那不可能是布伦达干的。在你们大家都听到的情况下，在你们大家都能记得的情况下，她是不可能一丝不差地按着这个办法干的。”

“这我可说不上。你知道，她在有些方面是很笨的。”

“不会笨到这步田地，”我说，“不，这不会是布伦达。”

索菲娅从我身边走开了。

“你不希望这是布伦达干的吧，是不是？”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能——是的，我不能直截了当地说：“不，我希望这就是布伦达干的。”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仅仅是因为觉得布伦达茕茕孤立于一方，而强大的利奥尼兹家族正怀着强烈的仇恨在另一方拉开阵势和她对峙吗？是出于一种骑士精神吗？是对弱者的同情吗？是对于毫无自卫力量的人的同情吗？我想起了她穿着那身昂贵的丧服，坐在沙发里，嗓音充满了绝望——两眼充满了恐惧的情景。

保姆从洗碗间回来得恰是时候，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意识到了我和索菲娅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了。

她不满地说道：

“老是没完没了地说谋杀什么的。依我说，别管这件事吧，把它交给警察去办。那是他们的捞什子差事，不是你们的事。”

“嗐，保姆——难道你不明白谋杀犯就出在家里吗？”

“瞎说，索菲娅小姐，我没这份耐心和你争。难道前门不是什么时候都开着的吗——所有的门全都开着，没有一个上锁的地方——这不是招贼引盗吗？”

“但是不可能是盗贼干的，什么都没丢嘛。再说，盗贼干嘛要进来毒死人呢？”

“索菲娅小姐，我不是说是盗贼干的。我只是说所有的门都开着，随便哪个都能进来。要是你问我的看法，我说是思想激进的人干的。”

保姆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态点了点头。

“思想激进的人干嘛要害死可怜的爷爷呢？”

“哦，谁都说凡是什么事都是他们干的。不过，如果不是激进分子的话，听我说，那一定是天主教徒干的。巴比伦的异教徒[1]，就是这伙子人。”

保姆摆出一副最后断言人的神气，又走到洗碗间去了。

索菲娅和我大笑起来。

“真是个地道的老教徒啊。”我说道。

“是吗？来吧，查尔斯，到客厅来吧。那儿正开着家庭会议呢，原来是预定在今天晚上开的——不过已经提前开了。”

“索菲娅，我最好别往里掺和。”

“要是你打算娶这个家的人，那你最好看看这个家庭揭去面纱以后是什么样子。”

“是个什么会？”

“关于罗杰的事。你好像已卷进去了。可你却认为是罗杰害死了爷爷。简直是异想天开。啊，罗杰多崇拜他呀。”

“其实我并没有认为是罗杰干的。我倒觉得可能是克莱

---

[1] 新教徒对罗马教徒的蔑称。——译注。

门西干的。”

“这只能怪我使你想到这上面去了。可是，你的这个想法也大谬不然。即使罗杰的钱全损失光，我认为克莱门西一点儿不会在乎的。实际上，我认为她反而会额手称庆呢。她有一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怪脾气。来吧。”

当我和索菲娅走进客厅的时候，一片说话声戛然而止。大家都望着我们。

他们全都在那儿。菲利浦坐在两窗之间的一张蒙着深红色锦缎的安乐椅上，他那清秀的面庞上带着一种冷漠而又严厉的神色，样子活像是一位就要宣判的法官。罗杰跨坐在壁炉旁的一个大蒲团上。他用手指搓着头发，直到把满脑袋的头发全都弄得竖了起来，左裤筒皱皱巴巴的，领带也歪斜着。他看上去满面通红，像是要和谁争个不休似的。

克莱门西坐在离他较远的地方，她那纤细的身材坐在那张宽大的填绒椅子里，似乎显得过分单薄。她避开众人的目光，好像在平心静气地细细察看着墙板。伊迪丝笔直地坐在一张旧椅子上，劲头十足地织着手中的活儿，双唇抿得紧紧的。房间里能看到的最漂亮的人物就是马格达和尤斯塔斯了。他们的样子像是盖恩斯巴勒[1]笔下的一幅肖像画。他们一起坐在一张沙发上——那黧黑而俊秀的少年阴沉着脸。马格达坐在他旁边，一只胳膊横搭在沙发背上，这位三角山墙宅的女公爵穿着一件美丽的塔夫绸睡袍，一只穿着织锦缎拖鞋的小脚伸在前面。

① 托马斯·盖恩斯巴勒(1727—1788)，英国画家。——译注。

菲利浦蹙起了眉头。

“索菲娅，”他说，“我很抱歉，可是我们正在讨论家庭事务，那是要保密的。”

德·哈维兰小姐手中的织针在咔咔作响。我正打算致歉退出，索菲娅却抢在了我的前面，她的声音清晰而坚决。

她说：“我和查尔斯打算结婚，我想让查尔斯留在这儿。”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罗杰喊道，从蒲团上倏地跳将起来。“菲利浦，我一直就跟你说，这没有什么密可保！明天或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的。不管怎么样，亲爱的孩子，”他走了过来，把一只手友好地搭在我的肩头上。“这件事你是全都了解的。今天上午你在那儿。”

“快告诉我，”马格达往前一探身子，喊道，“苏格兰场是什么样子？人们一直对它很好奇。有桌子吗？有写字台吗？椅子有没有？用的是哪种窗帘？我想，没有花吧？有口述录音机吧？”

“别说了，妈妈，”索菲娅说，“不管怎么说，你已经叫瓦瓦苏·琼斯把苏格兰场那场戏给砍掉了。你说那场戏虎头蛇尾。”

“它使这出戏太像一个侦探剧了，”马格达说，“《伊迪丝·汤普森》显然是个心理学剧本——或可称之为心理学惊险剧本——你认为哪个名称最合适？”

“今天早晨你在那里吗？”菲利浦尖刻地问道，“为什么？啊，当然啦——你父亲——”

他皱了一下眉头。我比以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在场

是不受欢迎的，可是索菲娅的手紧紧地压在我的胳臂上。

克莱门西往前推过一把椅子。

"坐下来吧，"她说。

我感激地瞥了她一眼，坐了下来。

"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德·哈维兰小姐说道，她显然是接上了刚才被打断的话茬，"不过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尊重阿里斯蒂德的愿望。在遗嘱的事儿搞清楚的时候，就我来说，我的那份遗产完全由你支配，罗杰。"

罗杰狂乱地扯着自己的头发。

"不，伊迪丝姨妈，不能那么做！"他喊道。

"我希望我也能讲同样的话，"菲利浦说，"可是，一个人必须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到——"

"亲爱的老菲尔[1]，你难道不明白吗？谁的一个子儿我也不准备拿。"

"他当然不能这样做。"克莱门西说道。

"不管怎么样，伊迪丝，"马格达说，"要是遗嘱的事搞清楚了，他自己也就会得到一份遗产的。"

"遗嘱的事儿不会及时弄清楚的，对吗？"尤斯塔斯问道。

"尤斯塔斯，这个问题你根本不懂。"菲利浦说。

"这孩子说得完全正确，"罗杰喊道，"他说到点子上了。垮台是无法避免的，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他的话弦外有音。

---

[1] 菲利浦的爱称。—— 译注。

"确实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克莱门西说。

"说到底，"罗杰道，"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我觉得这问题大啦。"菲利浦说道。他紧闭着双唇。

"不，"罗杰说，"不！还有什么事情能和父亲的死相比呢？父亲死了！可我们却坐在这里光是谈什么钱！"

菲利浦苍白的双颊微微泛红。

"我们不过是想助一臂之力罢了。"他硬邦邦地说道。

"我明白，菲尔，老兄，我明白。可是谁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所以，咱们还是算了吧。"

"我想，"菲利浦道，"我本来是可以拿出一定数量的钱来的。可证券已经贬值了许多，我的一些资金也卡死了，没法活动，提不出款项。马格达的财产，还有其他一些财产都在内——不过——"

马格达很快说道：

"这笔钱你当然是拿不出来的，亲爱的。想要这样做是荒唐的——再说对孩子们也不太公平。"

"告诉你们，我不想向任何人要任何东西，"罗杰嚷道，"这话我嗓子都说哑了。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很满意了。"

"这是一个声誉的问题，"菲利浦说，"事关父亲的声誉和我们的声誉。"

"这不是什么家庭事务，这纯粹是我的事情。"

"对，"菲利浦望着他，说道，"这完全是你的事情。"

伊迪丝·德·哈维兰站了起来，说道："我想这件事我们已经谈够了吧？"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永远不会不发生作用的权威口吻。

菲利浦和马格达站了起来。尤斯塔斯懒洋洋地走出了房间。我注意到了他的步子迈得不自然。其实他并不瘸，可走起路来却步履蹒跚。

罗杰用胳膊挽住了菲利浦的胳膊，说道：

“菲尔，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居然想出了这么个主意！”兄弟俩一起走了出去。

马格达一边跟在他们后边，一边嘟囔着“大惊小怪”。索菲娅说，她得去安排一下我的房间。

伊迪丝·德·哈维兰站起身来，卷起了她的针织活儿。她向我这边望了望，我觉得她是想和我说话。她的目光像是在向你呼吁。然而，她改变了主意，叹了口气，跟着其他人走出了客厅。

克莱门西走到窗口，站在那里望着外面的花园。我走了过去，站在她的身边。她微微向我偏过头来。

“谢天谢地，总算结束了，”她说道——又厌恶地补充了一句：“这个房间真是糟透了！”

“你不喜欢它？”

“在这里我透不过气来。总是有一股半死的花和灰尘的味道。”

我认为她对这个房间的看法是不公平的。不过，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这显然是一间内室。

这是一个女人的房间，充满了异国情调，柔和而平静与外面的疾风骤雨完全隔绝。这间房男人在里面住长了是不

会感到愉快的。你在这间房子里无法心旷神怡，无法看报，无法抽斗烟。而且也不能把腿跷得高高的。但是尽管如此，比起楼上克莱门西自己那间富于抽象意味的房间来，我又觉得不如这一间了。总之我宁愿要一间闺房也不愿意要一间手术示教室。

她看了看四周说道：

“这只是一幕舞台布景，是马格达演戏用的背景，”她看着我。“你知道我们刚才在干什么吗？家庭会议——第二幕是马格达安排的。这次会议并不意味着采取什么行动，没有任何事情可谈，没有任何事情可讨论。一切都安排定了——都结束了。”

她的口气中没有忧伤，反而颇有些满足之意。她发觉我在看着她。

“哦，你不明白吗？”她不耐烦地说，“我们自由了——终于自由了！你不知道多年以来罗杰很可怜——可怜之极吗？他根本就不会做生意。他喜欢什么马呀，牛呀，在乡间闲逛呀。但是他崇拜他的父亲——他们全崇拜他。这家的毛病就出在这里——家庭观念太强了。我并不是说老头儿是个专横的人，也不是说他折磨他们，欺凌他们。他没这样做过。他给了他们金钱和自由。他一心一意为了他们，而他们对他也是一片忠心。”

“这有什么不好吗？”

“我认为这有不好之处。我想，孩子们大了，你就应当和他们斩断联系，你应该不出头露面，悄然隐退，迫使他们忘掉你。”

"迫使他们？这太激烈了，不是吗？强制的办法不也一样糟糕吗？"

"要是他不使自己成为这样一个大人物的话——"

"你是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我说道，"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对罗杰来说太举足轻重了，罗杰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想做他父亲要他做的一切事情，他想成为他父亲心目中所希望的一个儿子。可是他没能办到。他父亲把联合饮食公司交由他经管——这使老人感到特别高兴和骄傲，而罗杰极力想步他父亲的后尘。可是他不具备那种能力。在生意经上，罗杰是个——是的，我要说得坦率些——是个傻瓜。做生意搞得他心力交瘁。许多年来，他可怜得很，挣扎着，眼巴巴地看着整个局面每下愈况。就是突如其来地有了一些好'主意'，好'计划'，也往往是弄巧成拙，一败涂地，搞得愈来愈不景气。年复一年地失败，实在让你受不了。你可不知道他是多么不幸。我肚子里是明白的。"

她又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你认为——实际上你也向警方这样提过——是罗杰害死了他父亲——为了钱！你不知道，这是多么——多么荒谬绝伦啊！"

"现在我明白了，"我嗫嚅道。

"当罗杰知道他再也无法挽回这家公司，垮台已成必然的时候，他实际上反而感到如释重负。是的，他如释重负。他担心的是他父亲知道这件事——而不是担心别的什么。他正盼望着我们打算去过新生活啊。"

她的面孔抖动着,口气放柔和了。

“你们打算到哪儿去呢?”我问道。

“去巴巴多斯。[1] 我的一个远亲不久前去世了,在那里给我留了一份微薄的遗产——哦,非常微薄。不过,那是可去之处。我们会很穷的,可我们能勉强糊口——光是活着只要很少的钱就可以了。我们将呆在一起——用不着担心,离开他们大家。”

她叹了口气。

“罗杰是个可笑的人。他会为我担心的——为我过穷日子而发愁。我想利奥尼兹家对钱的态度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我头一个丈夫活着的时候,我们穷得厉害——罗杰觉得我勇敢,了不起!他不明白我当时很快乐——真正的快乐!打那以后我还没那样快乐过呢。然而——我从没像爱罗杰那样爱过理查德。”

她半闭着眼睛,我意识到了她那强烈的感情。

她睁开眼睛,望着我说:

“因此你明白,我决不会为了钱杀人的。我不喜欢铜臭。”我相当有把握,她是说话算话的。克莱门西·利奥尼兹是难得的见钱不眼红的人。他们这类人不喜欢豪华奢侈,而乐穷安贫,对财产持怀疑的态度。

然而,世上还是有许多人,尽管钱财对他们本身并无魅力,然而他们却向往着钱所带来的力量。

我说:“你自己也许不需要钱——但是用的得当,钱可

[1] 在拉丁美洲。——译注。

以办许多有趣的事情。譬如说，钱可以资助研究工作。”

我原以为克莱门西或许是个非常热衷于她的工作的人。可是她却淡淡地说道：

“我怀疑捐款是否有多大益处，这种钱常常是用而不当。有价值的事情往往是由充满热情和干劲以及具有天赋洞察力的人去完成的。耗资巨大的设备和训练以及经验，从来也达不到你所预期的可能达到的目的，因为这些钱通常是由不恰当的人花出去的。”

“你到巴巴多斯去，要放弃你的工作，这你不在乎吗？”我问道，“我猜想，你们还是要去的吧？”

“哦，是的，只要警察一同意我们走，我们抬腿就走。不，我根本不在乎放弃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在乎呢？我不愿意无所事事，可是我在巴巴多斯是不会无所事事的。”

她不耐烦地补充道：

“哦，要是这件事快些搞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走了。”

“克莱门西，”我说道，“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你有什么头绪没有？就算你和罗杰与此无关吧（我确实看不出你们有什么理由要参与此事），那么以你的聪明智慧，你对这件事是谁干的肯定会有些想法的，是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是飞快的斜眼一瞥。在她开口讲话的时候，她的嗓音失了常态，显得尴尬，有些窘迫。

“一个人不能胡乱猜疑，这是不科学的，”她说道，“只能说布伦达和劳伦斯有明显的嫌疑。”

“这么说，你认为是他们干的啰？”

克莱门西耸耸肩膀。

她站了一会儿，仿佛在谛听着，然后她走出了房间，从站在门口的伊迪丝·德·哈维兰身边走了过去。

伊迪丝径直向我走来。

“我想和你谈谈，”她说道。

我父亲的话闪进了我的脑海。这是——

可是伊迪丝·德·哈维兰正在接着往下说：

“我希望你不要产生错误的印象，”她说：“我指的是对菲利浦。我的意思是菲利浦是个很难叫人理解的人。你恐怕觉得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冷冰冰的人吧，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那只不过是一种神态，他是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来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开言道。

可她急匆匆地往下接着说道：

“现在——谈谈罗杰吧。他的确不是个小气的人，在钱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小心眼过。他真是个可爱的人——一直都是个可爱的人——可是他需要同情。”

我望着她，希望能表现出一个愿意表示同情的人的神态来。

她继续说道：

“我想，这部分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二。第二个孩子常常是有些缺陷的——他们总是处于不利的状况。你知道，他崇敬他的父亲。当然啦，所有的孩子都很崇敬阿里斯蒂德，他也很喜欢他们。可是，罗杰使他感到特别的骄傲和快乐。我认为，菲利浦作为老大——长子，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只顾自己，不过问别人，开始爱好读书，喜爱历史以及与日

常生活毫不相关的一些东西。我想，他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孩子们是容易受伤害的……”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

“我想，我真正的意思是：他一直忌妒罗杰。我认为也许他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不过我想，事实是罗杰已经栽了大跟头，菲利浦呢，也许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情。这样讲似乎有些叫人心里不痛快，不过我完全可以肯定，他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你真的认为，罗杰办了傻事，他感到幸灾乐祸吗？”

“是的，”德·哈维兰小姐说，“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她皱了皱眉，补充道：

“你知道，使我苦恼的是他没有立刻助他弟弟一臂之力。”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道，“毕竟罗杰已经把事情弄得一败涂地了。他是个成年人。没有什么孩子需要考虑。要是他病了或生活确实有了困难，家人当然要帮助他的——不过，我毫不怀疑罗杰宁愿依靠自力更生来东山再起。”

“啊！他会这样的。他惟一挂心的就是克莱门西。克莱门西是个非同一般的人。她确实不喜欢过舒适的生活，愿意过那种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我想，她是个新派人物。她既不缅怀过去，也没有美的观念。”

我觉得她那精明的眼光在上下打量着我。

“这对索菲娅是个严峻的考验，”她说，“她的青春将因此而失去光彩，我感到很难过。你知道，我爱他们大家。以

前罗杰和菲利浦，现在是索菲娅、尤斯塔斯和约瑟芬。他们都是可爱的孩子，都是玛西娅的孩子。是的，我打心眼儿里爱他们。"她顿了顿，随后又激烈地说道："可是别忘了，这个家族是崇拜偶像的。"

她陡然转过身去，走了。我感到了她最后一句话中有话，可其含义我却还不大明白。

第十五章

“你的房间准备好了。”索菲娅说道。

她站在我的身边，望着外面的花园。现在，花园里显得一派萧索、昏暗，枝叶半脱的树木在风中摇曳不定。

索菲娅的话道出了我的心绪：

“它显得多么凄凉啊……”

正在我们看着的当儿，只见一个身影穿过紫杉树篱，从假山花园那边走来，不一会儿，又一个身影随即跟到。那两个身影在逐渐暗淡的光线中显得虚幻灰暗。

头一个是布伦达·利奥尼兹。她裹着一件灰鼠皮外套，走路的样子像猫一样，鬼鬼祟祟的。她迈着优雅但却胆怯的步子在昏暗中轻手轻脚地走过。

当她从窗前经过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面孔。她脸上半挂着微笑，这种脸部扭曲的怪笑我在楼上时就注意到了。几

分钟以后，个子细高的劳伦斯·布朗也缩头缩脑地溜进了昏暗之中。他们既不像是两个散步的人，也不像是出门闲蹓跶的人。他们就像两个幽灵一样，有些鬼鬼祟祟，捉摸不定。

我搞不清是布伦达还是劳伦斯把脚下的一根树枝踩得啪地响了一声。

出于一种本能的联想，我问道：

"约瑟芬在哪儿？"

"大概和尤斯塔斯一起在学习室里。"她皱了皱眉头。"查尔斯，我为尤斯塔斯担心。"

"为什么？"

"他太喜怒无常，太怪僻了。自从得了可怜的小儿麻痹症之后，他变多了。我不明白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有时候，他好像恨我们大家似的。"

"也许他长大就好了，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是的，我想是的。不过，我真担心，查尔斯。"

"为什么，亲爱的？"

"真的，我想是因为爸爸和妈妈从来不知道担忧吧，他们不像做父母的。"

"也许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横加干涉比放手不管更使孩子们难受。"

"这倒是实话。你知道，我从国外回来以前，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不过他们确实是奇怪的一对儿。爸爸一心一意地生活在无可稽考的稗官野史的天地里，妈妈以创造舞台形象为乐。今天晚上的蠢事全怪妈妈。根本就没有召开家庭会议的必要，她不过是想演一幕家庭会议的戏罢了。你

知道，她在这里呆得发腻了，费尽心机想搞一场戏。”

那当儿，我居然异想天开，认为索菲娅的母亲是为了观察自己当主角的一幕谋杀戏而毫不在乎地毒死了她的上了年纪的公公。

这真是个可笑的想法！虽然我打消了这种想法——但是它却使我有些惴惴不安。

索菲娅说：“妈妈得老有人看着才行。你永远也别想知道她在干些什么！”

“忘掉你家里的人吧，索菲娅，”我坚决地说。

“我巴不得忘掉才高兴呢，可是眼下有些难哪。我在开罗的时候倒挺快活，那时候我把他们都忘在脑后了。”

我记得索菲娅那时从来没提到过她的家和家里人。

“这就是你从来不提他们的缘故吗？”我问道，“因为你想忘掉他们？”

“我想是这样吧。我们——我们大家——从来是相互依赖太深。我们——我们大家过于互爱了。我们不像有些家庭，相互怨恨，关系如同水火。那样一定是很糟糕的。但在爱的冲突中盘根错节地生活在一起往往更糟。”

她接着说道：

“我想，那时我说我们全住在一幢小怪屋里，就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怪’，并不是指不正直。我想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能独立自主地长大成人，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我们都有些过于相互纠缠了。”

当索菲娅补充说“就像旋花草一样……”的时候，我明白伊迪丝·德·哈维兰用鞋跟将一丛野草碾进小路的泥土

之中的含意了。

这时，马格达突然来了，她猛地打开门，贼道：

“宝贝儿们，你们干嘛不把灯打开？都快伸手不见五指了。”

她按了一下开关，灯光突然照亮了四壁和桌子。她、索菲娅和我拉上了那厚实的玫瑰色窗帘，于是，我们便置身在充满花香的环境之中了。马格达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贼道：

“真不可思议，不是吗？尤斯塔斯生气极了！他对我说，他认为这简直不成体统。男孩子们真有意思！”

她叹了口气。

“罗杰真是个宝贝儿。在他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撞翻东西的时候，我很爱他。伊迪丝要把她的遗产送给他，难道还不慷慨吗？你知道，她是真心实意，不只是一种姿态。可是，这太愚蠢了——这可能会使菲利浦想到他也应当这样做！当然啦，为了这个家庭，伊迪丝是什么都会干的！一个老处女爱她姐姐的孩子是很哀婉动人的。总有一天我要扮演一个忠心耿耿的当姨妈的老处女。好奇，固执，而又全心全意。”

“她姐姐死后，她的日子一定很难过吧，”我说道，不愿意再转到对马格达的其他角度的讨论上去。“我的意思是，要是她那么讨厌老利奥尼兹的话。”

马格达打断了我的话。

“她讨厌他？谁告诉你的？瞎扯淡。她爱他哩。”

“妈妈！”索菲娅贼道。

“索菲娅，现在你休想反驳我。自然啦，在你这个年龄，

你认为爱情就是在月光的照耀下两个漂亮的年轻人呆在一起。”

“她告诉过我，”我说道，“她一直讨厌他。”

“她初来的时候，也许是这样。她姐姐嫁给了他，她很生气。我敢说是有过一些对立——可是她确实爱着他！亲爱的！我对我说的话心里是有底的！当然，因为她是亡妻的妹妹以及诸如此类的缘由，他不能娶她。我敢说他也从来没这样想过——很可能她也没这样想过。像母亲一样，照料孩子们，和他争争吵吵，她就感到很快活了。可是，他娶了布伦达，她就很不高兴了。她一点也不喜欢这桩婚事！”

“你和爸爸也一样，”索菲娅说。

“不错，我们当然厌恶这件事！这是很自然的！可是最恨的是伊迪丝。亲爱的，我可看到过她怎么瞧着布伦达的！”

“哎呀，妈妈，”索菲娅说道。

马格达钟爱而又半含内疚地瞥了她一眼，这是一种调皮的、被宠坏了的孩子似的一瞥。

她接着往下说着，显然没有注意到她的话的连续性。

“我已经下了决心，约瑟芬真得去上学了。”

“约瑟芬？去上学？”

“对。到瑞士去。明天我就要着手办这件事。我确实认为我们必须让她马上离开。让她搅在这种可怕的事情中真是糟透了。因为这件事她都变得有些不正常了。她所需要的是与她年龄相同的孩子们。她需要学校生活。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爷爷不想让她去上学，”索菲娅慢吞吞地说道，“他极

不赞成这样做。”

“老头儿喜欢我们都呆在他的眼皮底下。上了年纪的人常有这种自私心理。一个孩子应该和别的孩子呆在一起。瑞士真是个对身心有益的好地方——冬季运动一应俱全，空气清新，至于饮食，那比我们这儿不知要好多少！”

“按照现行的规定，安排去瑞士不那么容易，对吗？”我问道。

“没有的事，查尔斯。那里有一些教育活动——或者你可以换一个瑞士孩子回来——办法多得很。鲁道夫·阿尔斯特在洛桑[1]，我明天就给他写信，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周末我们就可以让她动身！”

马格达用拳头打了一下靠垫，冲着我们莞尔一笑，向门口走去。忽然她又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迷人地望着我们。

“只有年轻人才有价值，”她说道。她说这话的时候，听来像是在背诵一句美妙的诗句。“他们总是要摆在第一位，亲爱的——想想那些花吧——蓝色的龙胆花，水仙花……”

“在十一月份想这些花吗？”索菲娅问道，可是马格达已经走了。

索菲娅恼怒地叹了口气。

“真的，”她说，“妈妈太恼人了！她心血来潮，就会打出几千份电报，一切事情都得在接到通知后的瞬息间办妥。为什么要把约瑟芬匆匆忙忙地打发到瑞士去呢？”

“想送她去上学总有几分道理吧。我想，让约瑟芬和同

---

[1] 瑞士一城市。——译注。

年龄的孩子在一起对她是有好处的。”

“爷爷可不这么想，”索菲娅执拗地说道。

我感到略有些恼火。

“亲爱的索菲娅，你真的认为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人对一个孩子的幸福的判断是最正确的吗？”

“他对这幢房子里的每一个人的判断几乎都是最正确的，”索菲娅说。

“比你伊迪丝姨奶奶的判断还正确吗？”

“不，也许不是这样。她确实倾向于让她去上学。我承认约瑟芬已经变得很难应付了——她染上了好窥探偷听的坏习惯。不过，我实在认为，那只是因为她在玩当侦探的游戏。”

马格达突然做出决定的原因仅仅是出于为约瑟芬好的考虑吗？我毫无把握。约瑟芬对于谋杀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知之甚多，而这些事又肯定和她毫不相干。不缺少游戏的健康的学校生活也许会对她大有好处。然而，马格达这项突如其来而又急如星火的决定着实叫我感然不解——去瑞士可是出远门啊。

第十六章

老头子说过:

“让他们讲给你听。”

第二天早晨,当我刮脸的时候,我在考虑着,这方面我究竟做得怎么样。

伊迪丝·德·哈维兰已经和我谈过了——她找我是有其特殊的目的的。克莱门西也和我谈过了(或者说是我找她谈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格达也和我谈过了,也就是说我当过了她的广播节目听众的一部分。索菲娅自然和我谈过话。甚至连保姆也和我谈过了。我从他们那里所听到的种种事情,是否使我变得聪明了一些呢?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片言只语吗?此外,有没有我父亲强调过的那种反常的虚荣心的迹象呢? 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惟一没有丝毫的愿望以任何方式或就任何话题与我一

谈的人就是菲利浦了。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一种颇为反常的现象吗？眼下，他一定明白我想娶他的女儿。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仿佛使人觉得我与这个家庭毫不相干。恐怕他对我的到来很不满吧。伊迪丝·德·哈维兰已经为他辩解过了，她说那只不过是一种"姿态"罢了。她表现出了对菲利浦的关怀备至。这是为什么呢？

我琢磨着索菲娅的父亲。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他都是个受压抑的人。他曾经是一个郁郁寡欢而又心怀忌妒的孩子，不得不忍气吞声，在书堆里——在往昔的历史中寻找慰藉。他的寒窗之苦和沉默寡言也许掩盖着那满腔热烈的情感。企图通过他父亲的死得到经济上的利益这个妄之不当的动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一刻也不认为菲利浦·利奥尼兹会因为自己缺少他想要得到的钱就去谋害他的父亲。可是，也许有某种隐秘的心理上的原因使他希望自己的父亲死去。是菲利浦先回到他父亲的家里来住，后来，由于空袭，罗杰也回来了——而菲利浦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眼巴巴地望着罗杰倍受父亲的宠爱……是否有可能事情在他那备受折磨的心灵里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呢，即惟一解脱的可能就是让他父亲去见上帝，并进而认为父亲的死会使他的弟弟罪责难逃。罗杰缺少金钱——处在破产的边缘。由于菲利浦对罗杰和他父亲的最后那次晤面，以及嗣后他父亲愿对罗杰提供帮助的事一无所知，他大概不会相信犯罪动机会显得如此强烈，以至使罗杰即刻受到嫌疑吧？菲利浦会由于精神上的平衡极度的失调而去搞谋杀吗？

我的刮脸刀划破了下巴，我不禁骂出声来。

我他妈的到底想干什么呢？要把谋杀罪强加在索菲娅父亲的头上吗？干得可真妙啊！可索菲娅希望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干这个的。

或许——这就是索菲娅要我来的目的？索菲娅的请求背后有某种东西，确乎有某种东西。要是认为她父亲是凶手的疑案在她心头萦回不去的话，那她是决然不会答应嫁给我的——倘若她真有这种怀疑的话。正因为索菲娅眼光锐利，富于勇气，所以她想搞清真相。因为事情含糊不清将在我们之间构成永难拆除的樊篱。实际上，她不是对我说过吗："必须证明我所想象的情况并非事实——可是，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就拿出真凭实据来——使我能知道最坏的情况，并敢于面对它！"

伊迪丝·德·哈维兰是否知道，或者怀疑菲利浦是有罪的？她说"这个家庭是崇拜偶像的"是什么意思？

当我问克莱门西她怀疑谁，而她答曰"劳伦斯和布伦达是最明显的怀疑对象，对吗？"的时候，她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又是什么意思呢？

全家人都巴不得这件事是布伦达和劳伦斯干的，希望是布伦达和劳伦斯干的，然而，他们并不真的相信那是布伦达和劳伦斯干的……

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全家都错了，然而这件事或许真的是劳伦斯和布伦达干的。

或者是劳伦斯干的，和布伦达无关……

如此结局，或许更为理想。

我停止抚摸被划破了的下巴，下楼吃早饭去了，决心要

尽快与劳伦斯·布朗谈一谈。

我才喝到第二杯咖啡的时候，心里不禁感到：这幢怪屋对我也正在发生影响。我也在想着去寻找与我最适合的答案而不是真正的答案了。

早饭以后，我穿过大厅，上了楼梯。索菲娅告诉过我，我应当在劳伦斯给尤斯塔斯和约瑟芬上课的时候，到学习室里去找他。

我在布伦达住处门前的楼梯平台上踌躇着。我要按铃敲门吗，还是径直走进去好？我决定把利奥尼兹家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而又不是把它当作布伦达的私宅。

我打开门，走了进去。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附近像是一个人也没有。我左手那扇通往大客厅的门紧闭着。我的右边有两扇关着的门，可以看到是一间卧室紧挨着一间浴室。我知道这就是那间连着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房间的浴室，依色林毒扁豆碱和胰岛素原先就是放在这里的。

警察已经检查过了。我将门推开，溜将进去。这时我明白了，这幢房子里的任何人（或从外面来的打算干这种勾当的人）想到这里来并溜进浴室而不被发觉，是何其容易啊。

我站在浴室里，四下望着。浴室里镶着熠熠闪光的瓷砖，还有一个集水浴盆。浴室的一侧装着各式各样的电器：一只电炉，上面有烤架；一只电热锅——是一只小小的带柄平底锅；一只面包电烤炉——一个贴身男仆侍候一位老绅士所需的用品一应俱全。墙上有一只白色的珐琅药品柜，我打开柜门，里面是医疗用品，有两只医用杯、洗眼杯、眼滴瓶和几只带标签的瓶子。还有阿斯匹林、硼酸粉、碘酒、弹性绷

带等等。在另一个架子上，放着胰岛素、两根皮下注射用针和一瓶外科用酒精。第三个架子上放着一只标明"药片"的瓶子——夜间必要时遵医嘱服用一至两片。毋庸置疑，滴眼药瓶原来也是放在这个架子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得十分恰当，有条不紊。需要的时候，谁都能方便地拿到手，同样可以十分方便地拿它来进行谋杀。

我可以随意摆弄这些瓶子，然后轻手轻脚地出门下楼没有人会知道我到过这儿。当然，这一切已经不是什么新情况了，但是这使我深切地感到警察的任务是多么棘手。

只有从犯罪的参与者或参与者们那里，人们才能了解到需要了解的情况。

"要采取打草惊蛇的策略，"塔弗纳曾经对我说过。"让他们自乱阵脚。让他们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某些情况。在众所瞩目的情况下，我们要保持镇静。要是我们这样做的话，犯罪分子迟早会沉不住气，而且企图装得更像样子——这样我们就逮住他了。"

唉，事到如今，犯罪分子还没有对这种策略作出任何反应呢。

我走出了浴室，周围依然杳无人踪。我沿楼道走着，走过了左面的餐室，和右面的布伦达的卧室和洗澡间。一个女仆正在洗澡间里走动。餐室的门是关着的。从离餐室较远的一个房间里传来了伊迪丝·德·哈维兰给那位鱼贩子打电话的声音。这里有一道螺旋式楼梯通往上一层楼。我走上楼梯。我知道，伊迪丝的卧室和起居室就在这一层，此外还有两个洗澡间以及劳伦斯·布朗的房间。再往前又是一

道短楼梯，通往后面的一间大屋子，这间大屋子建在仆役住房的上面，是作为学习室使用的。

我在门外停了下来，听得见里面传出来的劳伦斯的略为提高了的噪音。

我想，一定是受约瑟芬的偷看癖的影响，我厚着脸皮弯下腰去，靠在门框上听着。

里面在上着历史课，讲的是关于法国五人内阁时期[1]的事情。

我一边听着，一面感到惊讶不已。我甚感意外地发觉劳伦斯·布朗是个了不起的教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叫我如此惊讶。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毕竟是个知人善任的伯乐啊。尽管劳伦斯外表羞怯，但是他具有激发学生的热情和想象力的第一流的天赋。热月的戏剧性的事件[2]，宣布罗伯斯比尔分子[3]非法的政令，巴拉斯[4]的高贵，福契[5]的狡猾——穷酸落魄的炮兵中尉拿破仑——他全都讲得栩栩如生。

突然，劳伦斯停住了，向尤斯塔斯和约瑟芬提了一个问

---

① 指法国1795—1799年之间的五人执政内阁。——译注。

② 指法国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雅各宾派领导人被捕，并被送上了断头台。——译注。

③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1758—1794），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在热月政变中被处死。——译注。

④ 保尔·弗朗西斯·巴拉斯（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物。——译注。

⑤ 约瑟夫·福契（1763？—1820），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物。——译注。

题，他让他们在这场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中设身处地地从第一个人物，随后又从另一个人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尽管他没有从约瑟芬的身上取得多大的效果，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得了感冒似的，但是尤斯塔斯的声音听上去却与往日的抑郁大相迳庭了。他显得脑筋灵活，聪明过人，表现出敏锐的历史观念，这无疑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随后，我听见椅子被推向后面的嚓嚓地擦着地板的声音。我退到了楼梯的上面，当门打开的时候，我装出刚刚走下楼来的样子。

尤斯塔斯和约瑟芬走了出来。

"哈罗！"我招呼道。

尤斯塔斯见到我，显出了吃惊的样子。

"你有什么事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约瑟芬对我的到来毫无兴趣，从我的身边溜过去了。

"我只想看看学习室。"我有气无力地说。

"那天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其实这只是一间孩子们用的房间，以前作过儿童室。里面还有好多玩具呢。"

他为我开了门，我走了进去。

劳伦斯·布朗站在桌边。他抬起头望了望，脸红了，嘟囔了几句，算是回答我对他早安的问候，接着便匆匆走了出去。

"你把他吓着了，"尤斯塔斯说道，"他特别容易受惊吓。"

"尤斯塔斯，你喜欢他吗？"

"噢！他很不错。当然啦，是个大傻瓜。"

"可却不是一个糟糕的老师。"

"对，其实他很有意思。他懂得可真多啊。他使你别开生面地来看待事物。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亨利八世[1]还写过诗——当然是写给安·博琳[2]——是些格调轻快的、正派的诗。"

我们就《老水手》[3]、乔叟[4]，十字军东征的政治意义，中世纪的生活态度以及奥利弗·克伦威尔[5]曾经禁止庆祝圣诞节——这件事使尤斯塔斯大为吃惊——等话题扯了一会儿。我觉得，在尤斯塔斯的轻蔑而阴郁的神态后面，有一副好奇而又颇富才智的头脑。

我很快就意识到他郁郁寡欢的根源了。他的病不仅仅是对他的可怕的考验，而且也是恰恰在他应该享受生活乐趣的时候所遭到的挫折和磨难。

"下学期我本来就该到第十一学期了——我家里也会觉得光彩。呆在家里和约瑟芬这种讨厌鬼一起上课真没劲儿。哼，她只有十二岁呀。"

"对，可是你们学习的课程不一样，是吗？"

"是的，当然，她不学高等数学——拉丁文也不学。可

---

① 亨利八世，英国国王，1509—1547年在位。——译注。

② 安·博琳(1507？—1536)，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位妻子。——译注。

③ 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尔里奇(1772—1834)的著名诗作之一。——译注。

④ 杰弗里·乔叟(1340—1400)，英国著名诗人，号称诗圣。——译注。

⑤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译注。

是，你是不愿意被迫和一个女孩子一起向同一个老师学习的。"

我竭力安慰他那受了伤害的男性的骄傲，说按约瑟芬的年龄来看，她已经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女孩子了。

"你这样想吗？我觉得她笨到家了，可在那种侦探的事情上她却精得要命，四处转悠，到处都要伸伸鼻子，把什么事情都记在那个黑皮小本子上，装出一副发现了许多秘密的样子来。她只不过是个笨丫头，如此而已。"尤斯塔斯傲慢地说道。

"不管怎么样，"他又说道，"女孩子当不了侦探。我就这么跟她说的。我想妈妈是对的，约瑟芬越早打铺盖卷儿去瑞士，越好。"

"你不会想她吗？"

"想一个这么点儿年纪的小姑娘？"尤斯塔斯不屑一顾地说道，"当然不想啦，老天爷，在这幢房子里真是憋得慌，妈妈老是匆匆忙忙地赶到伦敦去，威胁那些规矩谨慎的剧作家为她改写剧本。无事生非，大惊小怪。可爸爸却关起门来闷头读他的书，有时候你跟他说话他也听不见。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摊上这样少见的怪父母。还有罗杰叔叔，他总是那么亲亲热热的，亲热得叫你发抖。克莱门西婶婶倒不错，她不打搅你，不过有时我觉得她有点儿反常。伊迪丝姨奶奶还不太坏，可是她老了。索菲娅回来以后，气氛好了一些——虽然有时候她也挺厉害。不过，这一家子都挺怪，你不这样认为吗？继祖母年轻得可以做你的婶婶或者姐姐，我说，这使你觉得自己是个大笨蛋！"

我有些理解他的感情了。我非常模糊地回想起了自己在尤斯塔斯这个年岁时的那种过份的敏感;无论是对自己或近亲的反常行为都极为厌恶。

“你爷爷怎么样?”我问道,“你喜欢他吗?”

尤斯塔斯的脸上掠过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

他说:“爷爷肯定是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表现何在呢?”

“除了赚钱盈利以外,他什么都不想。劳伦斯说,这完全是错误的。他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所有这些都得统统铲除,你说对吗?”

“嗯,”我有些残忍地说道:“他完蛋了。”

“这是件好事,真的,”尤斯塔斯说,“我不想残酷无情,可是,到了那把子年纪,你就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了!”

“他活得不痛快?”

“他不可能痛快。不管怎么样,他的死期到了。他——”

在劳伦斯·布朗返回学习室的时候,尤斯塔斯收住了话头。

劳伦斯毛毛躁躁地动手找起书来,不过我觉得他是在用眼角偷眼望着我。

他看了看手表,说道:

“尤斯塔斯,请务必在十一点钟回到这儿来,最近几天我们荒废的时间太多了。”

“好的,先生。”

尤斯塔斯懒洋洋地向门口走去,吹着口哨出去了。

劳伦斯·布朗用锐利的目光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用舌头润了润嘴唇。我相信，他到学习室来的目的是为了和我谈一谈。

不一会儿，他有些漫无目的地将几本书颠过来倒过去，假装在找一本书，然后，他开口了。

“呃——他们怎么样了？”他问道。

“他们？”

“警察。”

他抽了抽鼻子。我想，老鼠落网了，鱼儿上钩了。

“他们没让我参与机密。”我说道。

“噢，我想，你父亲是厅长助理吧？”

“是的，”我说道，“不过，他显然不会泄露官方的秘密的。”

我故意摆出一副严肃架势说。

“那么你不知道是怎么——是——要是——“他的声音逐渐低了下来。“他们不打算抓人，是吗？”

“据我所知不打算抓吧。不过，我说过了，也许我并不了解情况。”

塔弗纳总警督说过，要打乱他们的阵脚，让他们发慌。噢，劳伦斯·布朗已经着实发慌了。

他说话也变得又快又神经质了。

“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家……你不了解——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来走个过场，问……问几个看来和这个案子毫不相关的问题……”

他停住了。我在等着。他想说——那么，好吧，就让他

说下去吧。

“那天塔弗纳总警督提出那些荒谬的暗示的时候你在场吧?关于利奥尼兹太太和我的……那是荒谬绝伦的,真叫人感到毫无办法。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去阻止别人怎么想的!这完全是用心恶毒的莫须有的事,无非只是因为她比——她丈夫小得多。人们的思想太可怕——太可怕了。我感到——不得不感到,这是一个阴谋。”

“阴谋? 有意思。”

这的确有意思,尽管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

“你知道,这个家庭,利奥尼兹家对我从来就没有过同情心,从来都是冷冰冰的,我始终觉得他们瞧不起我。”

他双手开始颤抖起来。

“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既有钱又有势,他们看不起我。我对他们来说算得上什么?不过是个家庭教师,一个不幸的讲良心的拒服兵役者。我拒绝服兵役的理由都是光明正大的。他们就是这号人!”

我未置一辞。

“那么好吧,”他喊道,“要是我去服了兵役,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担心会把事情搞糟,我害怕在我应该扣动扳机的时刻——我或许不会让自己去扣扳机的。你怎么能肯定你要杀的人就是个纳粹分子呢?那也许是个无辜的小伙子,某个乡下青年,他毫无政治倾向,只是应召服国家的兵役而已。我认为战争是罪恶的,你明白吗?我认为它是罪恶的。”

我依然缄口不言。我相信,我的沉默比任何争论或赞同都更有效果。劳伦斯和他自己在争论着,这样做他就会暴露

出许多关于他自己的情况。

“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他的嗓音颤抖了。“我似乎惯于使自己显得可笑。其实，这并不是我缺乏勇气——而是我总是办不好事情。有一次，我冲进一座着了火的房子，去救一个据说是被困在里面的妇女。可是我马上迷了路，烟火使我失去了知觉，救火员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我。我听他们说，‘这个笨蛋为什么不把救人的事留给我们干呢？’我好心没好报。人人都和我过不去。利奥尼兹先生不管是谁害死的，反正他们策划好了让我受嫌疑。有人害了他，结果我倒霉。”

“利奥尼兹太太这个人怎么样？”我问道。

他脸涨得通红，变得不再胆小如鼠，而是有些男子气了。

“利奥尼兹太太是个安琪儿，”他说，“她是个安琪儿。她对她那年迈的丈夫的温柔和好心真是没说的。认为她和下毒有关是可笑的——太可笑了！那个傻头傻脑的总警督是不会明白的！”

我说：“在他的档案里，不少案子都是讨人喜欢的、年轻的妻子毒死了年迈的丈夫，因此他有偏见。”

“一个令人不堪忍受的笨蛋，”劳伦斯·布朗忿忿然地说道。

他走到房间角落里的一个书架前，开始翻找里面的书籍。我认为我不会再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了，于是便漫步走出了房间。

就在我沿着楼道走着的时候，我左边的一扇门打开了，约瑟芬险些落在我的头上，她的突然出现像是旧式哑剧中

的精灵。

她的脸上手上弄得肮里肮脏的，一只耳朵上飘着一缕大蜘蛛网。

“约瑟芬，你在哪儿来着？”

我透过那扇半开的门看了进去。两三级台阶向上通往一个阁楼似的、长方形的地方，那里面一片昏暗，昏暗中可以看到几个大槽子。

“在水槽间里。”

“干嘛要到水槽间里去？”

约瑟芬用一种办例行公事的语气简短地答道：

“搞侦探。”

“水槽间里有什么可侦探的？”

对这个问题，约瑟芬仅仅答道：

“我得洗洗去。”

“真是该洗洗了。”

约瑟芬进了最靠边的一间洗澡间的门，她回头望了望，说：

“我看下一次谋杀也不远了，你觉得对吗？”

“下一次谋杀，你这是什么意思？”

“嗯，在小说里，大概到这个时候总是有第二次谋杀的。某个知情人在把他所知道的情况讲出来以前准会被干掉的。”

“约瑟芬，侦探小说你读得太多了。实际生活中不是这样的。要是这幢房子里还有谁知道什么情况的话，他们似乎都是最不愿意讲出来的。”

我从龙头里喷出的水声中隐约听见了约瑟芬的回答：

“有时候他们对明明知道的事情却认识不到。”

我眨着眼睛，竭力想琢磨出这话的含意。接着，我撇下了正在洗涮的约瑟芬，到楼下去了。

正当我穿过前门，向楼梯走去的时候，布伦达从客厅里小跑着出来了。

她来到我身边，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臂上，仰头望着我的脸。

“怎么样?”她问道。

这和劳伦斯希望我告诉他一些情况时的样子一模一样，只是措词不同罢了。她用一个词提问，比劳伦斯有效得多了。

我摇了摇头。

“无可奉告。”我说。

她长叹了一声。

“我真害怕，”她说道，“查尔斯，我害怕极了……”

她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这使我深有感触。我想叫她放下心来，想助她一臂之力。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到，她在这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孤立之极。

她早就可以大喊大叫：“有谁同情我啊?”

答复如何呢?是劳伦斯·布朗吗?说到底，劳伦斯·布朗又算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可以托付于患难之际的人。真是个女人哪。我回想起昨天夜晚他们俩人从花园里飘然而来时的情景。

我想帮助她，我非常想帮助她。可是，我的发言权和作

为又非常有限。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令人烦恼的心虚之感，仿佛索菲娅的那双眼睛在轻蔑地注视着我。我想起了索菲娅讲过的话："这么说，她把你争取过去了。"

索菲娅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布伦达这方面的情况。布伦达孤立无援，被怀疑搞谋杀，没有人为她撑腰。

"死亡原因调查会定于明天举行，"布伦达说道，"会——会出什么事呢？"

这个我倒可以让她安心。

"什么事也出不了，"我说："你不必为此担心。调查会将会休会，以便让警方继续侦查。不过，对新闻界也许会松松口。到目前为止，报纸上没有露过风声说利奥尼兹不是自然死亡。利奥尼兹家族相当有势力，不过，随着死亡原因调查会休会——有意思的事情就会接踵而至了。"

（人们的如簧之舌有多了不起啊！有意思的事情！我为什么偏偏要选这个词呢？）

"会——会很可怕吗？"

"我要是你的话，我谁也不见。你知道，布伦达，你应该找一个律师——"她懊丧地喘了口气，往后退缩着。"不——不——不是像你想的那样，而是找个能够照顾你的利益，在程序方面向你提出建议的人，告诉你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你知道，"我补充道，"你太孤立了。"

她的手把我的胳臂压得更紧了。

"是的，"她说，"你的确理解我的处境。你真帮忙，查尔斯，你真帮忙……"

我带着一种温暖而满足的心情走下了楼梯……这时，我看见索菲娅站在前门的旁边。她的声音冷冰冰、干巴巴的。

“你在这儿呆的时间可真不短啊，”她说道，“他们从伦敦给你来电话了，你父亲找你去。”

“去警察厅吗？”

“对。”

“我不明白他找我干什么。他们没说吗？”

索菲娅摇了摇头，她的目光充满焦虑。我把她拉到了身边。

“别担心，亲爱的，”我说，“我不久就回来。”

第十七章

我父亲的房间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老头子坐在桌子后面，塔弗纳总警督靠在窗框上。来访者的椅子上坐着盖茨克尔先生，他一脸怒气。

"——非常没有把握。"他尖刻地说着。

"当然，当然，"我父亲带着宽慰的语气说道，"啊，哈罗，查尔斯，你来得真快。事情有了出人意料的了不起的进展。"

"前所未有的进展。"盖茨克尔先生说。

显然，有什么事使这位矮个子律师打心眼里感到恼火。塔弗纳总警督在他的背后冲我咧嘴笑了笑。

"我是否扼要地介绍一下情况？"我父亲说道，"查尔斯，盖茨克尔先生今天上午收到了一封有些出人意料的信。信是德尔福斯饭店老板阿格罗多波洛斯先生寄来的。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出生于希腊。他年轻的时候，阿里斯蒂

德·利奥尼兹帮过他的忙，和他交过朋友。他对他的这位朋友和恩人始终感恩戴德。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好像也很信赖他。”

“我说什么也不相信利奥尼兹那么诡秘多疑，”盖茨克尔先生说，“当然，他年事已高——也许可以说，他差不多已经老糊涂了。”

“这是民族的特性所决定的，”我父亲温和地说，“你想盖茨克尔，当你年纪很老的时候，你的头脑就老爱回想你的青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那些朋友了。”

“可是我经办利奥尼兹家的事已经有四十多年了，”盖茨克尔先生说道：“确切地说，是四十三年零六个月了。”

塔弗纳又咧嘴一笑。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盖茨克尔先生刚张嘴，可是我父亲抢在了他的前面。

“阿格罗多波洛斯先生在信中声称，他是按照他的朋友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先生给他的指示行事的。简而言之，大约在一年以前，利奥尼兹先生委托给他一件封了口的信，让阿格罗多波洛斯先生在利奥尼兹先生死后立即寄给盖茨克尔先生。在阿格罗多波洛斯先生先死的情况下，他的儿子，也就是利奥尼兹先生的教子，将照此办理。阿格罗多波洛斯先生为耽误发信表示了歉意，他解释说他得了肺炎，昨天下午才获悉他老朋友的死讯。”

“一切都干得很不在行嘛。”盖茨克尔先生说道。

“当盖茨克尔先生打开那封信，看了信的内容以后，他

认定他有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盖茨克尔先生说。

"让我们看一看信内所装的文件吧。它们是一份经立嘱人和证人签署无误的遗嘱以及一份说明信。"

"这么说,遗嘱终于找到了?"我说道。

盖茨克尔先生气得脸色都有些发紫了。

"那不是同一份遗嘱,"他咆哮着。"不是我根据利奥尼兹先生的要求起草的那份。这份遗嘱是他亲笔写的,这是外行人所干的最危险的傻事了。看起来利奥尼兹先生是有意想让我丢丑。"

塔弗纳总警督竭力想给他一些安慰,以使他剧烈的痛楚稍为减轻。

"盖茨克尔先生,这位老绅士年事已高了,"他说道,"你知道,人老了,脾气也容易变得古怪——当然,古怪不等于愚蠢,只是有些反常罢了。"

盖茨克尔先生对他的话嗤之以鼻。

"盖茨克尔先生给我们打了电话,"我父亲说,"而且向我们叙说了这份遗嘱的主要内容。我把他请来,并请他把这两封文件也带来了。我也给你挂了电话,查尔斯。"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在我看来,无论就我父亲或塔弗纳来说,这一举动都是违反常例的。我到时候自然会知道遗嘱的内容的,说真的,老利奥尼兹把他的钱给谁和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是另一份遗嘱吗?"我问道,"我的意思是,他对遗产

做了不同的处置吗?”

“的确如此。”盖茨克尔先生说。

我父亲在望着我。塔弗纳总警督非常小心地不朝我看。我隐隐地感到不安……

他们两个人的脑子里都在考虑着什么事情——这是我无从捉摸的。

我探询地望着盖茨克尔先生。

“这事和我无关,”我说道,“但是——”

他开口答道。

“当然,利奥尼兹先生在遗嘱中对他的财产的处置并非是什么秘密。”他说道,“我想我的责任是首先向警方摆明事实,使我的下一步行动能有所适从。我体会,”他沉吟了一下,“你和索菲娅·利奥尼兹小姐之间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关系吧?”

“我想娶她,”我说道,“不过,在目前她是不会同意订婚的。”

“说得非常恰如其分。”盖茨克尔先生说。

我并不赞同他的说法,不过,眼下不是和他争论的时候。

盖茨克尔先生说道:“根据这份日期为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遗嘱,利奥尼兹先生在遗赠给他太太十万镑之后,将他的全部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无一例外地遗赠给他的孙女索菲娅·凯瑟琳·利奥尼兹。”

我透不过气来了。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一

招。

“他全都留给索菲娅了，”我说，“真是件离奇的事。什么理由呢？”

“他在说明信中把理由说得一清二楚，”我父亲说道。他从他面前的写字台上拿起一页信纸。“盖茨克尔先生，你不反对查尔斯看看这封信吧？”

“请便，”盖茨克尔冷冷地说，“这封信起码可以算是一种解释——也许（尽管我对此有所怀疑）可以为利奥尼兹先生的离奇的举动找个借口吧。”

老头子把信递给了我。这封信是用一种特黑的墨水写成的，字体难认。那手书体显出了特色和个性。它根本不像那些字斟句酌的信件，而是更多地带有一种往昔时代的特点，那时候，善于写作是一种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方能取得的技能，并且受到相应的尊敬。

信里写道：

亲爱的盖茨克尔：

接到这封信你会大吃一惊的，也许会生气。不过对于这个也许在你看来是不必要的偷偷摸摸的行动我自有道理。长期以来，我就是一个相信个人才能的人。在一个家庭里，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照顾家里的其他成员的重担，常常落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一点我在童年时代就注意到了，并且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在我的家庭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来到了伦敦，在那里站住了脚根。我供养

了我那住在斯米尔那[1]的母亲和年迈的祖父母，使我的一个兄弟免遭身陷囹圄之苦，使我妹妹从不幸的婚姻中获得了自由，如此等等。上帝慈悲，赐我长寿，从而使我得以看顾和照拂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死神从我身边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剩下的孩子，我可以不胜欣喜地说，都住在我的家里。当我过世的时候，我的担子必须落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我曾经考虑过，是否把我的财产在我亲近的人中尽量平均地分赠掉——但是，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并不会公平合理。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为了补偿自然界天生的不平等，就必须调整平衡。换言之，某个人必须成为我的继承者，他或她必须对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负起责任。经过缜密的观察，我并不认为我的两个儿子适合子承担这个责任。我的宠儿罗杰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尽管天性可爱，但却过于不冷静，不能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我的儿子菲利浦不管做什么事都太缺乏自信，对生活总是退避三舍。我的孙子尤斯塔斯太小了，而且我并不认为他具备必要的辨别和判断事物的素质。他过于怠惰，而且极容易受他人思想的影响。在我看来，我的孙女索菲娅确实具备符合要求的素质。她有头脑，有判断力，有勇气，见解公正，不偏不倚，我认为她有宽宏大量的

① 美国一地名。——译注。

精神。我把这个家庭的福利，以及我的心地善良的小姨伊迪丝·德·哈维兰——她毕生对这个家庭克尽其诚，我深表感激——的福利信托于她。

这就是我对函内文件的说明。难以解释的是——或难于对你，我的老友解释的是，我这次所采用的骗术。我认为，对于我的财产的处置最好不要引起别人的臆测，而且我不打算让我的家人知道索菲娅将是我的继承人。因为我的两个儿子已经各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所以我并不觉得我遗嘱中写明的安排会使他们处于丢脸的境地。

为了平息种种好奇和推测，我曾请你为我起草过一份遗嘱。我也曾将这份遗嘱大声地向聚集在一起的家人宣读过。我曾将它放在写字台上，上面盖了一张吸墨纸，并叫来两名仆人。在他们来到的时候，我将吸墨纸往上推了点儿，露出了一份文件的下部，我签上了我的名字，并让他们也签上了他们的名字，我几乎无需说明了，我和他们签署的那份遗嘱就是现在函内的这一份。而不是由你起草，并由我大声宣读过的那一份。

我无法期望你理解是什么促使我耍了这个花招。我仅仅请求你原谅我将你蒙在了鼓里。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喜欢保守自己的小秘密的。

我亲爱的朋友，对于你在经办我的事务时克尽厥责，深表谢意。向索菲娅转达我的挚爱，要她

尽力照管这个家，庇护他们，免受伤害。

你的诚挚的

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读了这份出人意料的文件。

“太离奇了。”我说。

“离奇之极，”盖茨克尔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我再说一遍，我认为我的老朋友利奥尼兹先生本来满可以交给我办的。”

“不，盖茨克尔，”我父亲说道，“他是个天生的狡诈鬼。他喜欢用稀奇古怪办法办事，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你说对了，先生，”塔弗纳总警督说，“如果确曾有过狡诈的人的话，他就是！”

他的话里带着情绪。

盖茨克尔心潮难平地大步流星走了出去。他的职业天性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这对他打击很大，”塔弗纳说：“盖茨克尔·凯伦——盖茨克尔律师事务所是很受人尊重的。他们从来不耍阴谋诡计。老利奥尼兹搞可疑的交易的时候，从来不通过盖茨克尔·凯伦——盖茨克尔律师事务所。他有半打各种不同的律师事务所为他效劳。唉，他真是个狡诈鬼呀！”

“他立这份遗嘱，可以说是狡诈得登峰造极了。”我父亲道。

“咱们都成了傻瓜，”塔弗纳说，“你想吧，唯有那个老家

伙本人才能在遗嘱上搞花样。我们却偏偏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着!”

我想起了约瑟芬在说到“警察不是很愚蠢吗”时那傲慢的笑容。

可是,宣读遗嘱时约瑟芬并没在场。即使她当时在门外偷听(这一点我完全相信!),她也很难猜到她爷爷正在干什么。唉,那么,那傲慢的神态是怎么回事呢?她说警察愚蠢,她到底了解些什么?或许,这又仅仅是卖弄吧?

由于发觉屋子里很沉静,我猛地抬起头来——我父亲和塔弗纳都在看着我。我不知道他们的神态中有些什么东西迫使我挑战似地脱口说道:

“这个,索菲娅一点儿也不知道!根本不知道。”

“是吗?”我父亲说道。

我不大明白这是表示赞同呢,抑或只是提了一个问题。“她肯定是会大吃一惊的!”

“是吗?”

“会大吃一惊的!”

片刻的沉默。接着,我父亲写字台上的电话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

“喂?”他抓起了话筒——他谛听着,随后说道:“把她的电话接过来吧。”

他望着我。

“是你的那位姑娘,”他说道,“她想和我们通话,很紧急。”

我从他手里接过了话筒。

“索菲娅吗？”

“查尔斯？是你吗？是有关——约瑟芬的事！”她的嗓音略微有些异样。

“约瑟芬怎么啦？”

“她的头被人打了，脑震荡。她——她的情况很不妙……他们说她也许醒不过来了……”

我转向了另外两个人。

“约瑟芬被打昏了。”我说。

我父亲从我手中接过话筒，他一边拿话筒，一边厉声说道：

“我告诉过你要看住那孩子嘛……”

第十八章

没时间说二话，我和塔弗纳坐上了一辆高速警车，向斯温利·迪安的方向驰去。

我回想着约瑟芬从水槽间里钻出来时神气十足地说出的话："第二次谋杀就在眼前。"这可怜的孩子一点儿也没想到她自己可能就是"第二次谋杀"的被害者。

我完全接受我父亲对我的无言的谴责。当然，我早就该密切注意约瑟芬了。虽然不论是我，还是塔弗纳对毒死老利奥尼兹的人都还没有真正的线索，但是约瑟芬却很有可能已经有了线索。被我认为是孩子气的胡扯和"卖弄"的那些情况，也许恰恰并非如此呢。约瑟芬在玩她所喜欢的偷听和偷窥的把戏的时候，也许已经知道了某些情况，而她自己却不能对它们做出正确的估价。

我想起了花园里那"啪"的一声折断的树枝。

那时，我隐约地意识到了周围有危险。当时我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可是事后，我似乎觉得我的疑心太重了，而且缺乏根据。事实恰好相反，我应该认识到这是个谋杀案，不管是谁谋杀了人，这个人就有被正法的危险，因此如果再次杀人能使他安然无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也许，马格达由于某种朦胧的母性的直觉，看出了约瑟芬面临着危险，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才使她突然急不可耐地要把这孩子送到瑞士去。

我们到达的时候，索菲娅出来迎着我们。她说，约瑟芬已经被急救车送到马克特·贝辛总医院去了，格雷医生会尽快把X光透视的结果通知他们的。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塔弗纳问道。

索菲娅引路，把我们带到了房子的背面，穿过一道门走进了一个废弃不用的小院子。院子的一角，有一扇半开着的门。

“那是一间洗衣房，”索菲娅解释道，“这扇门的底部有一个猫洞，约瑟芬常常站在门上，荡来荡去。”

我想起了自己小时站在门上荡来荡去的情景。

洗衣房又小又暗。房里有几个木箱，几根旧水管，几件被丢弃不用的园艺工具，以及一些破旧的家具。在刚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大理石狮子，那是制门器。

“这是从前门拿来的制门器，”索菲娅解释道，“它大概是放在门顶上用来保持门的平衡的。”

塔弗纳将一只手伸到了门顶，这扇门很矮，顶部只比他的头高出一英尺左右。

"这是个圈套。"他说道。

他试着将门来回晃着，随后，他向那大理石块俯下身去，但却没有触动它。

"有人动过它了吗？"

"没有，"索菲娅答道，"我没让任何人碰它。"

"很好。是谁发现她的？"

"我发现的。一点钟的时候，她没有进屋吃饭，保姆就喊她。她是大约一刻钟之前穿过厨房，走进这个马厩院子的。保姆说，'她不是去拍球，就是去荡门去了。'我说，我去把她叫进来。"

索菲娅顿了顿。

"你是说，她有爱那样玩的习惯？谁知道她有这样的习惯？"

索菲娅耸了耸肩膀。

"我想，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吧。"

"还有谁用过这个洗衣房呢，园丁们用吗？"

索菲娅摇了摇头。

"难得有人进去。"

"从屋子里俯看不到这个小院子吧？"塔弗纳概括着说，"任何人都可以从屋子里溜出来，或者从前面绕过来，安排下这个圈套。不过，这要看机缘如何了……"

他突然不往下说了，看了看那扇门，轻轻地晃起门来。

"这么干完全是毫无把握的，可能打中，也可能打不中。打不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可是她运气不好，偏偏就打在她头上了。"

索菲娅咳嗽了。

他望了望地板。地板上有不少形状不同的凹痕。

“看来好像有人事先试验过了……看它是怎样落下来的……石头落下来的声音传不到屋里去。”

“对，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在我走出来，发现她脸朝下，四脚叉开地趴在那里之前，我们根本没想到出了什么事。”索菲娅的嗓音有些变了。“她头发上有血。”

“那是她的围巾吗?”塔弗纳指了指地板上的那条方格毛围巾。

“是的。”

他用围巾裹着，把大理石块小心翼翼地拿了起来。

“上面可能有指纹，”他说道，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抱多大希望。“不过我想，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一定干得十分——小心。”他对我说道：“你在看什么?”

我正望着废品堆里一把断了靠背的厨房用椅。这把椅子的座板上有几片泥块。

“奇怪，”塔弗纳说，“有人两脚沾泥，在这把椅子上站过。为什么要那样呢?”

他摇了摇头。

“你找到她的时候是几点钟，利奥尼兹小姐?”

“一定是一点过五分。”

“你们的保姆大约是在二十分钟以前看见她走出去的。在这之前，据你们所知，最后一个到过洗衣房的人是谁?”

“我不清楚，也许就是约瑟芬自己吧。我知道今天早晨约瑟芬吃过早饭在这里荡门来着。”

塔弗纳点了点头。

“这么说，在那个时间到一点差一刻之间有人设下了这个圈套。你说这块大理石是你们当前门的制门器用的？它是什么时候丢的，有印象吗？”

索菲娅摇了摇头。

“那扇门今天一天都没开。天气太冷了。”

“知道今天早晨每个人都在哪里吗？”

“我出去散步了。尤斯塔斯和约瑟芬上课，一直上到十二点半——十点半的时候有一次休息。我想，爸爸整个一上午都泡在藏书室里。”

“你母亲呢？”

“我从外面散步回来的时候，她刚刚从卧室里出来——那大约是在十二点一刻的时候。她起床不是很早的。”

我们又进到屋子里。我跟着索菲娅来到了藏书室。菲利浦坐在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显得苍白而憔悴。马格达趴在他的膝盖上，小声地啜泣着。索菲娅问道：

“他们从医院打电话来了吗？”

菲利浦摇摇头。

马格达抽噎着。

“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跟她一块去呢？我的孩子——我那可爱的姑娘。我常常把她叫作钱齐淋[1] 她特别生气。我怎么会那么狠呢？现在她要死了。我知道，她要死了。”

---

[1] 西方迷信传说中被仙女偷换后留下来的又丑又怪的婴儿。——译注。

“别哭了，亲爱的，”菲利浦说，“别哭了。”

我感到，在这个家庭的焦灼与悲伤的场面中没有我的位置。我悄悄地退了出来，去找保姆，她正坐在厨房里，小声地哭泣着。

“查尔斯先生，这是我作孽的报应 。我一直在这样想是报应，就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费心去揣摩她的意思。

“这个屋子里有邪气。就是这个缘故。不是我想看见邪气，也不是我信邪，但是眼见为实啊。有人害死了主人，想害死约瑟芬也一定是同一个人。”

“他们为什么想害死约瑟芬呢？”

保姆把手绢的一角从眼睛上拿开，机敏地瞥了我一眼。

“查尔斯先生，你很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喜欢探听。她总是那样，连一件小事也不放过。她常常钻在餐桌底下，偷听女仆们的谈话，然后拿这些话威胁她们，这使她觉得自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你知道，女主人瞧不上她。她不像那两个孩子，她长相不行，一直都是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女主人常常管她叫‘钱齐淋’。我对女主人抱怨过，因为我相信这会使孩子的脾气变坏。可稀奇的是，她却用发现别人的秘密，并且让他们知道她了解这些秘密来进行报复。可是，这里有个下毒的人，她这样做就不安全了啊！”

是啊，这是不安全的。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我问保姆：“你知道她的一个小黑皮本子在哪儿吗？——就是她常常在上面记事的那个本本。”

“查尔斯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记事的时候可鬼了。

我看见她舔舔铅笔，在本本上写几下子，又舔舔铅笔。我就说，别这么舔了，你会中铅毒，‘哦，不，不会的’，她说，‘铅笔里不是真铅，是炭，’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既然管一样东西叫铅笔，这道理就是因为里面是铅嘛。”

“你可以这样想，”我附和道，“不过事实上她是对的。”（约瑟芬总是对的！）“那个笔记本怎么样？你知道她收在什么地方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先生。这是她东掩西藏的一件东西。”

“发现她的时候，她身上没带着它吗？”

“哦，没有，查尔斯先生，没有笔记本。”

是不是有人把笔记本拿走了？或者她把本子藏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我起了去看一看的念头。我拿不准哪个房间是约瑟芬的，可就在我站在楼道里犹豫的当儿，塔弗纳的声音在叫我了。

“到这儿来，”他说道，“我在那小家伙的房里呢。你以前开过这样的眼吗？”

我踏进了门槛，呆住了。

这小小的房间仿佛遭了一场风灾。五斗橱的抽屉都被拉开了，里面的东西狼籍满地。床垫和床上的东西都从小床上拉了下来，小毯子掷做一堆。椅子翻倒了，画从墙上取了下来，相片也从相框里拆了出来。

“老天呀，”我惊呼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呢？”

“有人翻过什么东西。”

“正是如此。”

我四下看看，吹了一声口哨。

“不过，到底是谁干的呢？——无疑，不管是谁进来，不管这些事是谁干的，别人都会听到——或者看到的。”

“为什么不会呢？上午，利奥尼兹太太在她的卧室里修指甲，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摆弄自己的衣服。菲利浦坐在藏书室里浏览群书。保姆在厨房里削土豆皮、剥豆子。在一个对生活习惯互相摸底的家庭，干这样的事是轻而易举的。我要对你说的是：这幢房子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那么干。也就是说，设下了圈套，让那孩子去钻，然后再糟践她的房间，不过，这是个匆忙行事的人，他没有时间安下心来搜查。”

“你是说这幢屋子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吗？”

“是的，我已经核查过了。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时间没有讲清楚。菲利浦、马格达、保姆，还有你的那位姑娘。楼上的那几位也一样。大半个上午布伦达是一个人呆着的。劳伦斯和尤斯塔斯在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那段时间里你和他们在一起呆过一些时候——但并非整整半个小时全在一起。德·哈维兰小姐一个人在花园里，罗杰则在他的书房里。”

“只有克莱门西在伦敦上班。”

“不，就连她也不能排除在外。她今天因为头疼也呆在家中，她独自呆在她的房间里休息。他们谁都不能排除在外！可我不知道是哪个人干的！我一点谱也没有。要是我知道他们在这里想找的是什么东西的话——”

他的两眼扫视着这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间……

“要是我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

什么东西在我的脑海里闪动着——那是一段往事的回忆……

塔弗纳问了我一句话，使我的回忆更加明朗了。

“你上一次见到那个小家伙的时候，她在干什么呢？”

“请等一等。”我答道。

我冲出房间，跑上楼梯，穿过左边的门，来到了顶楼上。我推开了水槽间的门，登上了那两级台阶，低着头四下张望着，因为天花板又矮又斜。

上次我问约瑟芬在这里干什么的时候，当时她回答说她在搞“侦探”。我不明白，在这蛛网尘封，满是水箱的阁楼里到底有什么可侦探的。但是，这样的阁楼正是藏东西的好地方。我想约瑟芬也许在这里藏着什么东西，而且她也非常清楚她藏着的东西与自己毫无关系。倘若真是这样，那要找到那件东西是用不着费很长时间的。

我找到那件东西只用了三分钟的时间，那包东西藏在最大的水箱的背后，包里发出嘶嘶的声音，给周围的环境带来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我找到的是一包信件，棕色的包皮纸已经扯破了。

我读着第一封信：

> 哦，劳伦斯——亲爱的，我心爱的人……昨天晚上，你朗读那首诗的时候，真是美极了。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朗诵的，尽管你当时并没有看我。阿里斯蒂德说，你诗朗诵得很好。他没有猜到咱俩心里的感情。亲爱的，我坚信，不久一切都会好的。他什么也不会知道，他将幸福地死去，这样我们就欣慰了。他待我一直很好。我不想让他难过。可我的确不认为人过八十以后，活着还会有什么乐趣。我可不想那样！不久，我们就要永远在一起了。当我能够对你说："我亲爱的，亲爱的丈夫……"的时候那该多好啊。最亲爱的，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我爱你，爱你，爱你——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我——

下面还写了很多，可是我不想再往下看了。

我带着严峻的神情走下楼来，把那包信件塞进了塔弗纳的手里。

我说："我们那位未知的朋友找的可能就是这个。"

塔弗纳看了几段，吹起了口哨，又把别的信匆匆翻看了一遍。

然后，他看了看我，脸上带着猫儿饱餐了一顿上好的奶油以后的表情。

"好哇，"他轻声说道，"这就足以逮住布伦达·利奥尼兹太太和劳伦斯·布朗先生了。这么说，就是他们啰，他们一直是在……"

第十九章

由于发现了布伦达·利奥尼兹的信，那些写给劳伦斯·布朗的信，我对她的怜悯和同情突然化为乌有了。回想起来，使我感到有些奇怪。这是因为意外地发现她一团柔情蜜意地爱着劳伦斯·布朗，并且有意对我撒谎，因而使我的虚荣心受到了挫伤吗？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宁愿相信，我的同情的心泉之所以干涸，是因为我想到了凶手是为了不顾一切地保住自己，才把约瑟芬这孩子击倒在地的。

“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认为这是布朗设下的圈套，”塔弗纳说，“就要解开了我在这件事上的谜团。”

“是什么使你困惑不解呢？”

“哦，这件事干得太蠢了。请注意，就算这个小家伙已经掌握了这些信吧——这些信真是该死！首先应该做的事是

设法把它们搞回来(要是这小家伙只是谈起了这些信而什么也没拿出来,这毕竟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夸夸其谈),可你无法把它们搞回到手,因为你找不到它们。这样,就只好让这个小家伙永远别张口了。你已经谋杀过人了,再杀一次人,你也不会太在乎的。你知道她喜欢在一个废弃的小院子里荡门玩。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在门后等着,在她进门的时候,用一根火钳或铁棒,或者用一段顺手的水龙软管将她打倒在地。这些家什全都近在手边。为什么要这样瞎来,把一个大理石狮子吊在门上呢?这样做很可能打不中她,就算打中了她,也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实际情况恰好就是如此)。我问你——这是为什么?"

"那么,"我说道,"答案是什么呢?"

"一开始,我只想到这是某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在约瑟芬被击倒的时间上,某人完全可以说自己当时是不在场的。可是这个看法站不住脚,因为,首先,似乎谁也不能因此而被排除在外;其次,在吃午饭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去找约瑟芬,他们会发现那个圈套和那块大理石,那么这个犯罪手法也就一目了然了。当然啦,要是凶手在那孩子未被找到以前就把那石块搬走,那我们也许就搞不清楚了。可是,像现在这样,那是毫无道理的。"

他摊开了双手。

"那你眼下如何解释呢?"

"这是个人的素质和个人的癖性所造成的。是劳伦斯·布朗的癖性所造成的。他不喜欢暴力——他无法勉强自己去行使暴力。站在门背后,猛击她的头部,他是根本干不出

来的。但设下一个圈套，然后溜走，对惨像避而不见，他却是能做出来的。”

“是的，我明白了，”我慢吞吞地说道，“把依色林毒扁豆碱装进胰岛素瓶子也是这么回事吧？”

“正是这样。”

“你认为他这样做，布伦达不知道吗？”

“这倒解释了她为什么不把胰岛素瓶子扔掉。当然，他们有可能是事先商量好的——要不这个下毒的阴谋可能是她自己策划的——为的是让那个老厌物丈夫舒舒服服地死去。在这个清平世界，这就算是慈悲为怀的好主意了！可是，我敢打赌，这个落石圈套不是她设下的。女人对这类机械玩艺能否收到恰当的效果是从来都没信心的。她们是对的。我个人认为，用依色林调换胰岛素，是她的主意，至于那个落石勾当，却是她驱使她那痴情的奴隶干的。她是那种通常想方设法避免亲自去干成败未卜的事情的女人。只要这样，他们就心安理得了。”

他顿了一下，随后接着说道：

“有了这些信，我想，检察官会说我们的案子能成立了。他们可得费一番口舌啦！到那时，要是小家伙能平平安安地熬过来，这花园里的一切可就美极了。”他斜了我一眼。“和一个有百万家财的人订婚，你有何感想呢？”

我畏缩了。在刚才那几个钟头的激动之中，我已经把关于那份遗嘱的最新情况忘得一干二净了。

“索菲娅还不知道呢，”我说道，“你想让我告诉她吗？”

“我听说，盖茨克尔将在明天的侦讯会以后让这个悲惨

的（或者说是愉快的）新闻揭晓。"塔弗纳打住了话头，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我不清楚，"他说，"这个家里的人会有些什么反应呢？"

第二十章

侦讯会进行得和我预言的差不多。根据警方的要求,它宣布休会了。

由于昨天夜里从医院传来的消息说,约瑟芬的伤比预料的要轻得多,恢复健康也会比较快,因此我们都很高兴。格雷医生说,现在不允许有人去探视她——连她妈妈也概不例外。

"特别不能见妈妈,"索菲娅对我嘟囔着。"这一点,我已经向格雷医生交待得很清楚了。不管怎么样,他是了解妈妈的。"

我一定是流露出了抱有怀疑的神情,因为索菲娅猝然说道:

"干嘛不以为然呢?"

"嗯——一个做妈妈的,肯定——"

"查尔斯，你倒还有点儿老脑筋啊，这我很高兴。不过，你还不大了解我妈妈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来。她会乐而忘形，那可就简直成了一个热闹的戏剧场面了。戏剧性的场面对任何一个头部受伤刚刚复元的人来说，都不是最好的事。"

"亲爱的，你真是把什么都想到了。"

"哦，爷爷去世了，得有人动脑筋啊。"

我沉思地望着她。我看到老利奥尼兹的聪敏睿智并没有失算。他的担子已经落到索菲娅肩上了。

侦讯会以后，盖茨克尔和我们一起回到了三山墙宅。他清了清嗓子，傲慢而武断地说道：

"我有责任向诸位宣布一项通告。"

全家人都为听这一通告而聚集在马格达的客厅里。在这种场合，我感受到一种幕后人的快感。我已经事先知道了盖茨克尔要说些什么了。

我作好了观察每个人的反应的准备。

盖茨克尔说得简明扼要，不加任何渲染，丝毫没有流露出个人的感情和烦恼。他首先读了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的信，然后，又读了那份遗嘱。

在一旁观察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恨不得我的眼睛同时注视每一个角落。

我没大注意布伦达和劳伦斯。这份遗嘱有关布伦达的条款并未改变。我主要是观察罗杰和菲利浦，其次是马格达和克莱门西。

我的头一个印象是，他们的举止都十分得体。

菲利浦双唇紧闭，那俊秀的头靠在他坐着的那把长背

椅上。他没有说话。

与此相反，盖茨克尔先生刚一讲完，马格达就冲口而出地说了起来，她那有力的嗓音一下盖过了他的细嗓子，就像海潮淹没了涓涓溪流。

"亲爱的索菲娅——这有多离奇，多浪漫啊。没想到老头儿这么会搞鬼名堂，这么会诳人——真像个老机灵鬼呀。他这不是不相信我们吗？他是认为我们会不高兴吧？他似乎从来也没有表现出爱索菲娅更甚于爱我们的样子来。这倒真是最富于戏剧性不过了。"

突然，马格达轻轻地跳了起来，踩着舞步走到了索菲娅的面前，冲她行了一个姿态非常优美的殷勤的屈膝礼。

"索菲娅小姐，你那身无分文、老弱不堪的妈妈求您施舍，"她作出一副伦敦佬的哀诉腔调。"给我们一个小钱吧，您哪，你妈想去看场电影。"

她的手变成了爪形，急切地拉了索菲娅一下。

菲利浦从一动不动地紧瘪着的双唇中说道：

"得啦，马格达，这里用不着演什么滑稽戏。"

"哦，可是罗杰，"马格达突然转向罗杰，喊道，"可怜的罗杰，老家伙本来就要出面营救的，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就归天了。现在，罗杰是篮子打水一场空。索菲娅，"她急转过身来，"你一定得为罗杰想点办法才成。"

"不，"克莱门西说道。她向前迈了一步，脸上带着挑战的神色，"什么都不需要，根本不需要。"

罗杰像一头和善的大熊，步履蹒跚地走到了索菲娅的面前。

他深情地拿起了她的双手。

"亲爱的姑娘，我一分钱也不想要。公司清帐以后——或者说是垮了以后，看来垮台的可能性更大——我和克莱门西就即刻动身到西印度群岛去，在那里过简简单单的生活。要是我一旦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会向一家之主求助的。"他颇有风度地冲着她咧嘴一笑。"可是，不到那步田地，我是一个子儿也不想要的。我确实是个非常俭省的人，亲爱的，你问问克莱门西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吧。"

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插了进来，这是伊迪丝·德·哈维兰的声音。

"这很好，"她说道，"可是你得注意使事情面子上过得去。罗杰，要是你破了产，溜到天涯海角去了，而索菲娅又没有助一臂之力，那就会招来一大堆非议，使索菲娅感到不愉快的。"

"舆论算个什么？"克莱门西不屑一顾地说。

"我们知道你是不在乎的，克莱门西，"伊迪丝·德·哈维兰针锋相对地说，"可是，索菲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一个头脑灵活、心地善良的姑娘，我毫不怀疑，阿里斯蒂德挑选她来掌管家里的财产是十分正确的——尽管在你们这两个儿子还活着的时候就越过了你们，对我们英国人的观念来说似乎显得古怪。可是，我认为要是四处传说她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贪婪，不设法帮助罗杰，眼看着他破产的话，那将是莫大的不幸。"

罗杰走到他姨妈面前，用双臂搂着她，紧紧地拥抱着。

"伊迪丝姨妈，"他说，"你真是个好人——也是个倔强

的斗士，不过，你还是不明白，我和克莱门西知道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

克莱门西的瘦瘦的两颊突然升起两片红晕，她站在那里，蔑视地面对着他们。

她说：“你们谁也不了解罗杰。你们从来也不了解他！我想你们不会了解他的！来吧，罗杰。”

他们离开了客厅，这时盖茨克尔先生清了清嗓子，理起了他的文件，脸上挂着深为不满的表情。他非常厌恶刚才发生的那一幕。这是十分清楚的。

我的目光终于转到了索菲娅的身上。她笔直而端庄地站在壁炉旁，下巴上翘，目光镇定。她刚刚接受了一笔巨大的财产，可是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她突然变得如此的孤独，她和她的家人之间已经树起了一道樊篱。从今以后，她就和他们分隔开了。我设想，她已经心中了然，而且面对这个事实了。老利奥尼兹把一副担子撂到了她的肩头上——这一点他是早已心中有数的，她自己也明白。他相信，她的双肩硬朗得足以挑起这副重担，然而，就在此时此刻，我对她怀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同情。

直到眼下，她还没有开口——她也实在是没有插嘴的机会，可是再过一会儿，她就不得不讲话了。在家庭手足之情的背后，我已经嗅到了潜在的敌意。我觉得，甚至在马格达那优雅的戏剧动作中都有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怨意。还有其他更暗的潜流尚未浮到表面上来哩。

盖茨克尔先生清完了嗓子以后，作了一次措词确切、审慎的讲话。

“索菲娅，请允许我祝贺你，”他说道，“你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子了。我不应该向你提……呃……提出任何采取鲁莽行动的建议。目前花销所需的现款，我可以预支给你。倘若你想讨论将来的安排，我将不胜愉快地提出我力所能及的最好建议。在你有充裕的时间把事情考虑好的时候，请和我在林肯旅馆定个约会。”

“罗杰，”伊迪丝·德·哈维兰又固执地开口说道。

盖茨克尔先生马上就插了上来。

他说：“罗杰必须自己谋生。他是个成年人——呃，我想，是五十四岁了吧。你知道，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是很正确的。他不是个做买卖的人，永远也不会是，”他望着索菲娅。“要是你让联合饮食公司起死回生的话，可别幻想罗杰能很好地经营它。”

“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让联合饮食公司再起死回生。”索菲娅道。

这是她第一次开口说话。她的声音干脆而有条理。

“这样做将是愚蠢的。”她补充道。

盖茨克尔从眉毛下瞟了她一眼，暗自笑了。随后，他向大家道过别，便走了出去。

沉默了片刻，大家意识到留下的都是家里人了。

这时，菲利浦不自然地站了起来。

“我得回藏书室去了，”他说，“我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

“爸爸——”索菲娅犹豫不定地说道，她几乎是在恳求了。

当菲利浦那双冷漠而含有敌意的眼睛转向她的时候我觉得她在发抖了，畏缩了。

“你得原谅，我没有向你道贺，”他说道，“不过，这件事使我相当震惊。我本来不相信我父亲会让我这样丢脸的；不相信他会无视我一生的忠忱——是的——忠心耿耿。”

这个正常的人第一次失去了他那冷冰冰的矜持的外表。

“我的上帝，”他喊道，“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他对我始终是不公平的——从来就是不公平的。”

“啊，别，菲利浦，别，你可别这么想，”伊迪丝·德·哈维兰喊道，“别把它看作是对你的又一次轻视。不是这么回事。人老的时候，自然会着眼于年轻的一代……我向你担保，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再说，阿里斯蒂德有一副敏锐的商业头脑。我常听他说，交两份遗产税——”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菲利浦说道。他的嗓音又低沉又嘶哑。“什么都是罗杰——罗杰。至少——”一种非同一般的怨恨表情突然破坏了他那俊秀的外貌，“父亲明白罗杰是个傻瓜，是个草包。他也取消了他。”

“那我呢？”尤斯塔斯说道。

在此以前，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尤斯塔斯，然而，我感觉到某种剧烈的感情正在使他浑身颤栗。他脸上绯红，我想，他眼睛里一定含着泪水。他的嗓音提高的时候，歇斯底里地颤抖着。

“真可耻！”尤斯塔斯道，“可耻极了！爷爷怎么竟敢这样对待我？他怎么敢？我是他惟一的孙子。他怎么敢为了索

菲娅而一点儿不考虑我呢？太不公平了。我恨他，我恨他。只要我活着，我决不原谅他。这个专横的糟老头子。我早就希望他死，希望他滚出这座屋子，我早就想自己当家作主了。现在，我不得不受索菲娅的欺负和摆布，被她搞得像个傻瓜。我真恨不得去死……"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冲出了房间。

伊迪丝·德·哈维兰的舌头发出了一声急促的咂响。

"一点儿没有自制力。"她嘟哝着。

"我可明白他心里的感受。"马格达喊道。

"我肯定你是明白的。"伊迪丝说话的语气中带着尖刻。

"可怜的小宝贝！我得去追他。"

"喂，马格达——"伊迪丝急急忙忙地追了出去。

他们的声音消逝了。索菲娅还在望着菲利浦。我觉得，她的目光含着某种恳求之情。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这种恳求之情并未得到什么回报。他冷冰冰地望着她，重又恢复了自持。"索菲娅，你把自己的牌玩得真好呀，"他说着，走出了房间。

"这样说真狠心啊，"我喊道，"索菲娅——"

她向我张开了双手，我用双臂搂住了她。

"亲爱的，这真太够你受的了。"

"他们的心里是怎么回事，我全明白。"索菲娅道。

"那个老鬼，你的爷爷，不该让你落到这步田地。"

她挺了挺双肩。

"他相信我能担得了，我也能担下来。我希望——尤斯塔斯别那么在心。"

“他会过去的。”

“会吗？我怀疑。他是个非常喜欢郁郁沉思的人。另外，我也讨厌伤了爸爸的感情。”

“你妈倒没什么。”

“她有一点儿不痛快。为了演戏不得不向女儿伸手要钱了。感情上真是过不去。你还没来得及掉转过手来，她就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要钱，去演出伊迪丝·汤普森的那出戏。”

“那你会怎么说呢？要是这能使她快乐的话……”

索菲娅从我双臂中挣脱出来，头往后一仰。

“我会说：不行！那是个破戏，妈妈不能扮演那个角色，那是白扔钱。”

我忍不住哑然失笑。

“怎么啦？”索菲娅疑惑地问道。

“我开始明白你爷爷为什么要把钱留给你了。索菲娅，你和你爷爷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第二十一章

现在我感到遗憾的是约瑟芬没有赶上这个场面。她本来是能从中大得其乐的。

她恢复得很快，随便哪一天都有可能出院回家。然而尽管如此，她却又错过了另一个重要的事件。

有一天早晨，我和索菲娅、布伦达正呆在假山花园里，一辆小汽车在前门停了下来，塔弗纳和拉姆警佐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迈上台阶，进了宅第。

布伦达一动不动地站着，瞪眼望着那辆汽车。

“是那些人，”她说道，“他们又回来了，我还以为他们罢手了呢——我以为这事过去了。”

我看见她在发抖。

她是十分钟以前和我们走到一处的。她身上裹着一件灰鼠皮外套，说道：“要是我再不呼吸点新鲜空气、运动运

动，我会发疯的。要是我走到大门外面去，总是有记者等在那里，缠住我不放，真像是在受围攻啊。这种情况会永远继续下去吗？”

索菲娅说，她认为记者们不久便会对这件事感到厌腻的。

“你可以开车出去。”她补充道。

“告诉你，我打算运动运动。”

接着，她出人意料地说道：

“索菲娅，你打算把劳伦斯解雇吧，可这是为什么呢？”

索菲娅不动声色地答道：

“我们对尤斯塔斯另有安排了，而且约瑟芬也准备去瑞士。”

“哦，你把劳伦斯搞得太心烦意乱了。他觉得你不信任他。”

索菲娅没有回答，塔弗纳的车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到了门前。

布伦达站在潮湿的秋风中，瑟瑟发抖，她低声咕哝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干嘛要到这儿来？”

我想，我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的。对于我在水槽里找到的那些信，我对索菲娅只字未提，但是我知道那些信已经送到检察官那儿去了。

塔弗纳又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穿过车道和草坪，向我们走来。布伦达抖得更厉害了。

“他想干什么呀？”她紧张地重复着。“他想干什么呀？”

这时，塔弗纳走到了我们面前。他粗率地操着官腔，用

着官词。

“这是你的逮捕证，我受命前来逮捕你——你被控于九月十九日给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施用了依色林毒扁豆碱。我必须提醒你，你所讲的一切可以在审讯你的时候用作证词。”

这时，布伦达完全垮了。她尖叫了一声，靠在了我的身上。她喊道，“不，不，不，这不是真的！查尔斯，告诉他们，这不是真的！不是我干的，这事我一点儿也不了解。这完全是个阴谋。别让他们把我带走。这不是真的，我告诉你……这不是真的……我什么也没干……”

这太可怕了——可怕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竭力安慰她。我把她的手指从我的胳臂上松了下来，对她说，我会替她安排一个律师——她必须保持冷静——律师会为她安排一切的——

塔弗纳轻轻地抓住了她的肘弯。

“走吧，利奥尼兹太太，”他说道，“你不想戴帽子，是吧？不想吗？那我们马上就走吧。”

她往回一抽身，用她那双大眼睛盯着他。

“劳伦斯，”她说道，“你们把劳伦斯怎么样了？”

“劳伦斯·布朗先生也被捕了。”塔弗纳说。

这时，她蔫萎了，身体也似乎松垮了下来。她泪流满面，快步和塔弗纳一起穿过草坪，向那辆汽车走去。我看见劳伦斯·布朗和拉姆警佐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们全部坐进了汽车。汽车开走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向索菲娅。她的脸色十分苍

白，脸上挂着忧伤的表情。

“太可怕了，查尔斯，”她说，“真是太可怕了。”

“我明白。”

“你必须给她找一个第一流的律师——最好的，她——她必须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

“谁也无法想象这种事是什么样子的，”我说道，“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被捕呢。”

“我明白。谁也想不到的。”

我们俩都沉默不语了。我正回想着布伦达脸上的那种极度恐惧的表情，似乎觉得这种表情似曾相识，我蓦然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我第一天到这座怪屋来的时候，马格达谈起伊迪丝·汤普森的戏，那时她的脸上也带着同样的表情。

“那么，”她当时说道，“这是纯粹的恐惧，你不这么想吗？”

纯粹的恐惧——布伦达的脸上正是这种表情。布伦达不是一个斗士。我怀疑她是否有胆量去搞谋杀。也许，她没有这种胆量，也许，这是劳伦斯·布朗干的吧？他有被迫害妄想症，个性反复无常，是他把一个小瓶子里的东西倒进了另一个小瓶子——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容易的行动——目的是使他所爱的那个女人获得自由。

“这么说，事情完结了。”索菲娅说道。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问道：

“可是，为什么现在逮捕他们呢？我以为证据还不充足。”

“已经找到一定数量的证据了。是信件。”

“你指的是他们互通的情书吧？”

“是的。”

“保留这些东西，有多傻啊！”

是的，的确是这样，太傻了。傻得一点儿也没有从别人的前车之鉴吸取任何教训。你每天翻开报纸，总是免不了要看到几条有关这类蠢事的报道——热衷于诉诸笔墨，迷恋于用白纸黑字写下的海誓山盟。

“索菲娅，这件事真是糟透了，”我说道，“不过，不值得为此担心。这毕竟是我们一直盼望着的结果，对吗？在我回国的第一夜，你在马里奥饭店就是这么说的。你说，如果是那个人杀害了你的祖父，那就好了。布伦达就是那个人，对吧？不是布伦达，就是劳伦斯吧？”

“别说了，查尔斯，你让我觉得恶心了。”

“可是我们得明事理呀。索菲娅，现在我们可以结婚了。你不能再跟我拖着了，利奥尼兹家已经把这件事摆脱了。”

她凝视着我。我以前从来也没有体会到她的那对蓝湛湛的眼睛是如此的生动活泼。

“是的，”她说，“我想，我们现在摆脱这件事了。我们已经摆脱了，对吗？你有把握吗？”

“亲爱的，其实，你们谁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犯罪动机？”

她的脸蓦地变得煞白了。

“我除外，查尔斯。我有动机。”

“是啊，当然啦——”我吃了一惊。“但不是真的。你看，你不知道有那份遗嘱。”

“可是，查尔斯，我知道。”她喃喃地说道。

“什么?”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突然感到浑身冰凉。

“我一直都知道爷爷把他的财产留给了我。”

“可你怎么知道的呢?”

“他告诉我的。大约是在他被害前的两个星期,他很突然地跟我说:‘索菲娅,我已经把我的财产全留给你了。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家里人。’”

我两眼发直。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呀。”

“是的。你知道,在他们大家解释那份遗嘱并说他也签了字的时候,我想,大概他是搞错了吧——他那时只不过是想象他把财产留给了我罢了。或者就算他立下了一份把财产留给我的遗嘱,那么,它一定是搞丢了,不会再出现了。我不愿意让它再出现——我害怕。”

“害怕? 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牵涉到谋杀吧。”

我想起了布伦达脸上那恐怖的表情——那失去控制的极度的恐慌。我想起了当马格达考虑要扮演女谋杀犯这一角色时,她着意做出的那种纯粹的恐惧之态。索菲娅的心里是不会有所畏惧的,但是她是个现实主义者,她看得很清楚,利奥尼兹的遗嘱使她成了一个嫌疑犯。我现在更加明白了(或者,我认为我更加明白了)她为什么拒绝和我订婚,而坚持要我搞清真相了。她说过,除了事实真相以外,一切对她都是毫无用处的。我想起了她说这话时,那热烈而又恳切的表情。

我们转身向房子走去,突然,我想起了她在某个场合说

过的另外一些话。

她说过，她想她可能会杀人的，但是倘若如此，她那时补充说道，那就必须是为了某件真正值得的东西。

第二十二章

罗杰和克莱门西绕过花园假山的一个拐角，迈着轻快的步子向我们走来。罗杰那身随风摆动的粗花呢衣服要比他到伦敦市中心办事时穿的那身衣服更合体。他看上去又焦灼又激动，克莱门西皱着眉头。

“哈罗，二位，”罗杰说道，“终于给抓走了！我还以为他们根本不打算逮捕那个下流的女人呢。我真不明白，他们一直在等什么。好了，现在他们已经把她和她那位可怜的男朋友抓走了——我希望他们把那两个给吊死才好。”

克莱门西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她说：

“罗杰，别这么不讲文明。”

“不讲文明？废话！他们用残忍的手段蓄意毒死了一位孤弱的、对他人深信不疑的老人，当我为凶手被捕并且将受到惩罚而高兴的时候，你却说我不讲文明！告诉你，我真恨

不得亲手绞死那个女人。”

他接着又说：

“警察来捕她的时候，她和你们在一块儿吧？她是怎样接受逮捕的？”

“很可怕，”索菲娅低声说道，“她都吓昏了。”

“活该。”

“别报复。”克莱门西说道。

“哦，我明白，最亲爱的，可是你不会理解的。那不是你的父亲。我爱父亲，难道你不理解吗？我爱他！”

“我现在该理解了。”克莱门西道。

罗杰半开玩笑的对她说：

“你缺少想象力，克莱门西。设想一下，要是我被毒死了呢——？”

我看见她的眼睑立即搭了下来，两手半握着。她严厉地说道：“就是开玩笑也不许说这种话。”

“别着急，亲爱的，我们不久就要摆脱这一切了。”

我们一起向房子走去。罗杰和索菲娅走在前面，克莱门西和我落在了后面。她说：

“我想，现在——他们会让我们走了吧？”

“你这么着急走吗？”我问道。

“我受不了了。”

我愕然望着她。她带着一丝惨淡的微笑望着我，点了点头。

“查尔斯，难道你不明白，我一直在奋斗着吗？我为我的幸福而斗，为罗杰的幸福而斗。我一直很害怕家里人会说服

他留在英国，那我们就会继续和他们搅在一起，被家庭的束缚所窒息了。我也曾害怕索菲娅会给他一笔收入，这样，他就会留在英国，因为这能使我过得更舒适一些，也更愉快一些。拿罗杰难办的是，他不听人劝。他脑子里总是自有主意——可从来也不是什么好主意。他什么都不懂，满脑子都是利奥尼兹家人的观点，认为幸福对于女人来说就是舒适和金钱。可是，我要为我的幸福而斗争，我要斗争。我要把罗杰带走，让他过一种适合于他的生活，在那里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希望他属于我，离开他们大家——马上就离开——”

她带着使我甚为吃惊的不顾一切的表情，急急忙忙低声说着。我以前没有认识到她原来是这样的急切，也不了解她对罗杰的感情是如此狂热而又充满着占有欲。

这使我回想起伊迪丝·德·哈维兰的一句奇怪的引语。她曾经用一种奇特的语调引用过一句诗：“这个家族的偶像崇拜。”我不知道，她当时是不是正在想着克莱门西。

我想，罗杰对他父亲的爱是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爱的，甚至超过对他妻子的爱，尽管他对她十分忠诚。现在，我头一次认识到，克莱门西是多么急切地想要全部得到她的丈夫啊。我明白，她的生存完全是为了爱罗杰。他是她的孩子，是她的丈夫，是她的恋人。

一辆小汽车开到了前门。

“喂，”我说：“是约瑟芬回来了。”

约瑟芬和马格达从汽车里走了出来。约瑟芬的头上缠着绷带，不过其他部位都是好好的。

她马上说道：

“我想看我的金鱼去。”她向着我们和池塘走来。

“宝贝儿呀，”马格达喊道，“你最好先进屋去，躺一会儿，最好再喝点补药。”

“别咋咋唬唬了，妈妈，”约瑟芬说道，“我没事儿了，而且我讨厌喝补药。”

马格达显出犹豫不决的神色。我知道，约瑟芬其实几天前就可以出院了，只是由于塔弗纳的提醒才延宕到现在，在他把那两个嫌疑犯妥善捕到之前，他是不会拿约瑟芬的人身安全来冒险的。

我对马格达说道：

“大概新鲜空气对她会有好处的。我去照看她。”

约瑟芬还没有走到池塘边，我就赶上了她。

“你不在家的时候，发生了好多事呢。”我说。

约瑟芬没有回答。她眯着那近视眼往池塘里张望。

“我看不到费迪南德了。”她说。

“哪一条是费迪南德呀？”

“四个尾叉的那条。”

“那种鱼有些滑稽可笑。我喜欢亮金色的那条。”

“那条太一般了。”

“我不喜欢那条破白鱼。”

约瑟芬不屑一顾地瞟了我一眼。

“那是一条下子的棒锤鱼。这种鱼值老鼻子钱了——比金鱼贵多了。”

“约瑟芬，你不想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想我知道。"

"你知道又发现了一份遗嘱,你爷爷把钱全留给索非娅了吗?"

约瑟芬厌烦地点了点头。

"妈妈告诉过我了。不管怎么说,我以前就知道。"

"你是说,你是在医院里听到的吧?"

"不,我的意思是,我早就知道爷爷把他的钱留给索非娅了。我听见他跟索非娅这样说过。"

"你又偷听来着?"

"是的,我喜欢偷听。"

"这可是件不光彩的事。记住,偷听的人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约瑟芬古怪地瞟了我一眼。

"我听见他对她说了我什么,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她又接着说道:

"要是保姆抓住我在门边偷听的话,她就发火。她说,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大家闺秀该干的事。"

"她的话很对嘛。"

"呸!"约瑟芬啐道,"现在这年头谁也不是什么闺秀。广播电台答听众问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这是迂腐,"她小心翼翼地念着"迂腐"这个词。

我岔开了这个话题。

"你回来得晚了点儿,没赶上这件大事,"我说道,"塔弗纳总警督逮捕了布伦达和劳伦斯。"

我原本期待着这个消息会使具有小侦探特点的约瑟芬

觉得很刺激，可是，她只是烦不可耐地重复了一句：

“是的，我知道了。”

“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是才发生的啊。”

“在路上的时候，那辆车是从我们旁边过去的。塔弗纳总警督和那个穿鹿皮鞋的警佐在里面，还有布伦达和劳伦斯，所以，我当然就明白他们已经被捕啦。我希望他给了他们适当的警告。你知道，他必须这样。”

我向她保证，塔弗纳是严格按照规矩办事的。

“我不得不把那些信的事告诉他了，”我抱歉地说道，“我在水箱后面找到了那些信。我本来打算让你去告诉他的，可是你被砸昏了。”

约瑟芬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摸脑袋。

“我本该被害死的，”她洋洋得意地说道：“我告诉过你，已经到了该来第二次谋杀的时候了嘛。水箱间可不是个藏信的好地方。有一天，我看见劳伦斯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修龙头、管子和保险丝这类事，他是不顶用的，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是在藏什么东西了。”

“可是，我想——”我的话被伊迪丝·德·哈维兰那威严的召唤声打断了：

“约瑟芬，约瑟芬，马上到这儿来。”

约瑟芬叹了口气。

“真烦人，”她说，“不过我还是去的好。伊迪丝姨奶奶叫你，你是非去不可的。”

她跑过了草坪。我慢慢地跟在后面。

她们三言两语说了几句话以后，约瑟芬就进屋去了。我

在门口的台阶上和伊迪丝·德·哈维兰碰了头。

今天上午她显得十分苍老，脸上那疲乏而饱经风霜的皱纹使我大吃一惊。她显得疲惫不堪，萎靡困顿。她看出了我脸上的关切之色，便强打起笑容来。

“这孩子遭了险以后好像还不气馁，”她说道，“以后我们一定要更小心地照看她。不过——我想，现在还不必要吧？”

她叹了口气，又说道：

“我很高兴，这件事总算是了结了。不过，真是出洋相啊！倘若你是因为杀人而被捕，你起码得拿出些尊严来。我真看不惯像布伦达那样一下就垮了并且没命地喊叫的女人。这种人，没胆量。劳伦斯·布朗就像只走投无路的兔子。”

一种隐约的、本能的怜悯在我心中升起。

“可怜的恶魔。”我说道。

“是啊——可怜的恶魔。我想，她会想到照顾自己的吧？我是说，找个合适的律师——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他们大伙儿对布伦达的厌恶以及他们对她为自己辩护的过分关切，倒使我觉得怪不可言。

伊迪丝·德·哈维兰接着说道：

“这件事要多长时间？要多久才能完事？”

我说，我也说不准。他们会在警庭受到起诉，可能会交付审判。我估计了一下，大约要三、四个月——要是被判罪的话，还会有上诉的。

“你以为他们会被判罪吗？”她问道。

“不知道。我不很清楚警方手中有多少证据。他们有些信件。”

“是情书——那么他们是情夫情妇了吧?”

“他们相爱着。”

她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

“查尔斯,这并不使我感到高兴。我不喜欢布伦达。以前我很厌恶她,对她说过难听的话。可是现在——我由衷地希望她能得到各种机会——各种可能的机会。阿里斯蒂德也会这样希望的。我觉得,得由我来关心这件事——使布伦达得到公平的对待。”

“劳伦斯呢?”

“啊,劳伦斯!”她不耐烦地耸了耸肩。“男人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不过,阿里斯蒂德决不会原谅我们的,要是——”她没有把话说完。

随后,她又说道:

“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进去的好。”

我解释说,我打算到伦敦去。

“开你的车去吗?”

“是的。”

“嗯,不知你是不是愿意带我一起去。我想,现在允许我们自由行动了吧。”

“我当然乐意带你去,不过我想马格达和索菲娅吃过午饭之后也要去。你坐他们的车要比坐我那辆双座车要舒服得多。”

“我不想跟她们一起走。你就带上我吧,别再多啰嗦

了。"

我很惊讶，但是我听从了她的要求。进城的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我问她，我应当把她带到哪里下车。

"哈利大街。"

我隐隐有些担心，不过我什么都不想说。她接着说道：

"不，现在太早了，让我在德贝纳姆斯饭店下车吧，我可以在那儿吃点儿午饭，然后再到哈利大街去。"

"我希望——"我刚一张嘴，又停住不说了。

"这就是我不愿意和马格达一起来的原因。她干事惹人眼，太爱咋唬。"

"我真遗憾。"我说道。

"没必要。我生活得很好，非常好。"她突然咧嘴一笑。"而且还没活到头呢。"

第二十三章

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我父亲了。我发觉，与其说他在忙着办利奥尼兹的案子，倒不如说忙着办别的事情。于是，我就去找塔弗纳了。

塔弗纳正享受着短时间空闲的乐趣，因此很愿意和我到外面去喝上几口。我祝贺他搞清了本案，他接受了我的祝贺，可是他的神态却远非兴高采烈的 。

“唔，这个案子结束了，”他说，“我们已经将它立案了，谁也不能否认案子已经成立。”

“你认为你们能定案为有罪吗？”

“很难说。证据是和案情对得起来的——一件谋杀案里几乎总是有这样的证据的——跑不脱。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给陪审团的印象如何了。”

“那些信到什么程度？”

"查尔斯，乍看起来，那些信问题就很严重。几处提到她丈夫死后他们打算一起生活。有些话，像——'这种日子现在不会长久了。'请注意，辩护律师会竭力将它曲解成另外一种意思的——那位丈夫已经是风烛残年，他们当然可以合情合理地盼着他死去了。信里倒确实没有提到下毒，没有用白纸黑字写下来，但是有些段落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就要看法官了。要是老卡伯里当法官的话，他会对他们恨之入骨的，他对私通向来都是绳之以道义。我想，他们会找伊格尔斯或汉弗莱·克尔来辩护的——汉弗莱在这类案子上很有一套——可是，他在办这类事情的时候，喜欢借助于当事人有勇敢的战斗纪录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凭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是不对他的劲儿的。问题是陪审团是否会喜欢他们？陪审团将如何，你是永远也没法预料的。你知道，查尔斯，这两个人并不真正让人同情。她是一个为了金钱而嫁给了一个高龄老人的漂亮女人，而布朗是一个神经过敏的讲良心的拒服兵役者。这桩罪行是如此放肆——其方式简直让你确实相信不是他们干的。当然啦，也许他们会裁决，这件案子是他干的，她根本不知道——或者是她干的，他根本不知道——他们也可能裁决，这个案子是他们俩一块儿干的。"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问道。

他望着我，脸上毫无表情。

"我什么都没想，我已经把案情实况送上去了，送交给检察官了，而且已经决定将它立案。就是这样。我尽到了我的职责。已经脱离这个案子了。查尔斯，现在你清楚了吧。"

可是我并不清楚。我看出塔弗纳因为某种理由而感到怏怏不乐。

三天之后，我把闷在心里的话告诉了我父亲。他自己根本就没向我提起过这个案子。我们之间有一种谨慎的气氛——我想我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不过，我不得不打破这个壁垒了。

“咱们得谈个明白才行，”我说道，“这个案子是那两个人干的，塔弗纳是不满意的，你也不满意。”

我父亲摇了摇头。他说的话和塔弗纳说过的话一模一样：“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脱手了。这是一个需要答辩的案子。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是你并不认为——塔弗纳也不认为——他们是有罪的，对吗？”

“这得由陪审团去裁决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说道，“别用那些专用名词来搪塞我。你们——你们俩——个人的想法是什么？”

“查尔斯，我个人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一样不管用啊。”

“是的，是这样。可你经验比我丰富。”

“那么，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就是——不知道！”

“他们有可能是有罪的吗？”

“唔，是的。”

“可你对他们有罪并无把握，对不对？”

我父亲耸了耸肩膀。

“谁能有十足的把握呢？”

“爸爸，别跟我抬杠了。在别的时候你就有过把握，有过

绝对的把握，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疑点，对吧？”

“对，有时候是这样的。但并不总是这样。”

“求求上帝，但愿你这回能有把握就好了。”

“我也但愿如此。”

我们沉默不语了。我想着他们两人在暮色苍茫的花园里蹑手蹑脚而来的身影，显得孤零零的，鬼鬼祟祟，心惊胆战。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心怀恐惧的。这不就是一种做贼心虚的心理吗？

可是我自问自答着：“并非一定如此吧？”布伦达和劳伦斯都是害怕生活的人——他们没有自信心，不相信他们有能力避免危险和失败，他们能够明白——非常清楚地明白——奸情会导致谋杀并且随时都有可能把他们牵连进去。

我父亲语气严肃而又和蔼地开口说道：

“喂，查尔斯，”他说，“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心中依然认为，真正的罪犯是利奥尼兹家庭的一员吧？”

“不是真这样想。我只是不明白——”

“你确实是这样想的。你也许错了，不过你确实是这样想的。”

“对。”我承认道。

“理由何在呢？”

“因为——”我思考着，试图调动起我的辨别力，把问题看得更明白一些，“因为（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想的。”

“他们自己这样认为吗？有意思，太有意思了。你是说，他们全都相互怀疑，或者他们实际上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没有把握，”我说道，“这事太摸不着头绪，太紊乱不堪了。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们相互之间竭力掩盖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我父亲点了点头。

“罗杰是个例外，”我说：“罗杰一门心思地相信是布伦达干的，而且一心想把她送上绞架。和罗杰在一起倒感到挺宽心，因为他头脑简单，颇有自信，胸中毫无城府，可是其他人全都于心有愧，他们觉得挺不安，他们敦促我要保证让布伦达得到最好的辩护。为她提供各种可能的有利条件，这是为什么呢？”

我父亲答道：“因为他们的心里其实都不认为她是有罪的……是的，这言之成理。”

随后，他不动声色地问道：

“可能是谁干的呢？你和他们都谈过话的吧？谁最有可能呢？”

“不知道，”我说，“我都快为这事急疯了。没有一个人和你为谋杀犯画的‘素描像’对得上号，不过我感到——实实在在地感到——谋杀犯就在他们中间。”

“是索菲娅吗？”

“不。啊，天啊，不是！”

“查尔斯，你脑子里是意识到有这个可能性的——是的，你想过，不要否认了。否认得愈激烈，恰恰是因为你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其他人怎么样呢？菲利浦怎么样？”

“如果是他，那只会是出于一种最稀奇古怪的动机。”

“有的动机可能是稀奇古怪的，或者是微不足道到荒谬

的地步的。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对罗杰忌妒得要命,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忌妒罗杰,他父亲对罗杰的偏爱促使菲利浦不得不低眉俯首。罗杰快破产了,这时那老头子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答应帮助罗杰,让他再次站稳脚跟。假定菲利浦听到这个消息,要是老头子在那天晚上一命呜呼了,那罗杰就没救了。罗杰就会彻底垮台。哦!我知道,这是荒谬绝伦的——”

“唔,不,不荒谬。这虽然异乎寻常,但却会有这种事。人之常情嘛。马格达怎么样?”

“她很孩子气。她——她办事不合常规。然而,要不是她突如其来地想要把约瑟芬打发到瑞士去的话,我是决不会再想到她也牵涉进去的。我不禁觉得,她害怕约瑟芬知道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她还会说出去——”

“而后来约瑟芬的头上就挨了一下砸?”

“哦,那不可能是她母亲干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爸爸,一个做妈妈的是不会——”

“查尔斯啊,查尔斯,你难道没读过警务新闻吗?一个做妈妈的讨厌她的某一个孩子,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她只讨厌其中的一个孩子——对其他的却可以很钟爱。这里面有某种联想,某种理由,然而它往往是难以捉摸透的。但是只要它存在,它就是毫无理性而又非常强烈的。”

“她管约瑟芬叫‘丑八怪’来着。”我勉强的承认道。

“那孩子听了不高兴吗?”

“我看没什么。”

“还有谁来着？还有罗杰吧？”

“不是罗杰害死他父亲的。这个我相当有把握。”

“那就把罗杰排除在外吧。他的妻子——她叫什么来着——是克莱门西吧？”

“对，”我答道，“如果老利奥尼兹是她害死的，那一定是出于一种十分古怪的理由。”

我把我和克莱门西的谈话经过告诉了他。我说，我认为她有可能为了急于让罗杰离开英国而蓄意毒死了那老头儿。

“她说服了罗杰和他父亲来个不辞而别。后来老头儿发觉了，他准备支持联合饮食公司，克莱门西的希望和计划全告吹了。而她爱罗杰真是爱得发狂——胜过于偶像崇拜。”

“你在重复伊迪丝·德·哈维兰说过的话呀！”

“是的。而且我认为伊迪丝是另一个可能干这件事的人。但我不了解这其中的原委。我能肯定的只是，只要她认为有适当的、充分的理由，她就会不顾法律而自行其是。她就是这种人。”

“她也很急于想让布伦达得到充分的辩护吗？”

“是的。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心中有愧吧。我从来也不认为倘若这事真是她干的，她会有意想把罪名转嫁于他们两位。”

“也许是吧。不过，约瑟芬那孩子有可能是她打昏的吗？”

“不会的。”我缓缓地说道，“我不相信她会这样。这倒使我想起约瑟芬曾经跟我说过些什么，我脑子里一直在苦苦

地思索着，可我就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它从我的记忆中溜过去了。不过，这件事看来也不合情理，但愿我能想得起来——”

“别着急，会想起来的。你脑子里还有别的人或别的事吗？”

“有，”我说，“多着呢。关于小儿麻痹症，你知道得多吗？我是说这病对性格的后遗症你知道吗？”

“是指尤斯塔斯吗？”

“是的。我越琢磨这个问题，好像越觉得尤斯塔斯有可能作案。他很讨厌而且怨恨他的爷爷。他行为怪僻，喜怒无常，是个反常的人。”

“我认为，他是这个家庭里惟一能麻木不仁地将约瑟芬击昏的人，要是她知道了关于他的什么事情的话——而她是很可能知道的，那孩子无所不知。她统统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我停了下来。

“老天爷啊，”我嚷道，“我真是太笨了。”

“怎么啦？”

“现在我知道错在哪里了。我们——我和塔弗纳曾经设想，约瑟芬的房间遭难，挨了一通狂搜，目的是为了找那些信。当时我认为她拿到了那些信后，把它们藏到贮水箱房里去了。可是，那天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把这件事讲清楚了，那些信是劳伦斯藏在那里的。她看到了他从水房里出来，于是便去搜寻，发现了那些信。当然，她把信都看了。她会看的！可是她又把信放回了原处。”

“噢？”

“你不明白吗？某个人在约瑟芬的房间里找的不是那些信，而一定是另有所寻。”

“而那件东西——”

“就是写着她的‘侦查记录’的黑皮小本子。那个人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想，不管那个翻找的人是谁，都没有找到那个本子。我认为，那本子还在约瑟芬的手里。不过，要是这样的话——”

我半站了起来。

“要是这样的话，”我父亲说道，“她依然是不安全的。你是要说这个话吧？”

“对了。事实上，在她动身去瑞士之前，她是不会摆脱危险的。你知道，他们正打算把她送到那儿去呢。”

“她想去吗？”

我考虑了一下。

“我认为她不想去。”

“那么，她大概还没走，”我父亲冷冷地说，“不过，我认为你关于有危险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最好到那里去一趟。”

“是尤斯塔斯干的吗？”我绝望地喊道，“是克莱门西？”

我父亲温和地说道：

“在我心里，这些事实十分清楚地集中到一点上了……我想你还不明白吧。我……”

格洛弗推开了门。

“对不起，查尔斯先生，您的电话。是利奥尼兹小姐从斯温利·迪安打来的。是加急电话。”

这简直就像是上次那个可怕场面的再现。难道约瑟芬又成了受害者？凶手这回不会再失手了吧……？

我向电话机奔去。

“索菲娅吗？我是查尔斯。”

话筒里传来索菲娅绝望的声音：“查尔斯，事情根本就没完，谋杀犯仍然在这里。”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出了什么问题？是——约瑟芬吗？”

“不是约瑟芬。是保姆。”

“保姆？”

“是的，是一杯可可——约瑟芬的可可，她没有喝，留在桌子上了。保姆觉得浪费了怪可惜的，于是她就给喝了。”

“可怜的保姆。她的情况很严重吗？”

索菲娅的嗓音嘶哑了。

“哦，查尔斯，她死了。”

第二十四章

我们又被卷进了一场噩梦。

当我和塔弗纳驾车驶出伦敦城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这是我们上次旅行的重演。

塔弗纳不时地诅咒着。

而我呢，我愚蠢地，毫无用处地来回重复着："这么说不是布伦达和劳伦斯了。不是布伦达和劳伦斯干的。"

难道我以前真的认为是他们干的吗？以前我是乐于这样认为的，我是多么乐于摆脱其他那些更为不祥的可能性啊……

他们两人堕入情网，相互写着愚蠢的、多愁善感的情书。他们沉湎在期待布伦达那年迈的丈夫不久会平平安安地死去的希望之中——不过，我也实在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急切地想让他死。我觉得，怀着一种不幸的爱的绝望与渴望

对他们来说倒是很相宜的，或许要比在一起过淡而无味的结婚生活更为恰当呢。我并不认为布伦达真的是为情欲所动。她太贫血，太冷漠了。她所追求的是风流韵事。我认为劳伦斯亦复如是，与其说他追求实际的肉体的满足倒不如说他欣赏命途多舛，和对于未来的欢乐的模糊的憧憬。

他们落入了陷阱，惊惶万状，没有寻找解脱之路的才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劳伦斯居然蠢到连布伦达的信都没有销毁的地步。大概布伦达已经把他的信销毁了，因为这些信至今尚未被发现。把大理石门挡放在洗衣房门上的不是劳伦斯。这是另外一个其身依然隐藏在五里雾中的人干的。

我们把车开到了门口。塔弗纳跨出车门，我也随后跟了出去。大厅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便衣警察。他向塔弗纳敬了一个礼，塔弗纳把他拉到一边去了。

我的注意力被大厅的一堆行李吸引住了。行李上已经加了标签，准备启运了。正在我望着那堆行李的当儿，克莱门西走下楼来，穿过尽头那扇敞开着的门。她还是穿着那套红色的衣服，外面加了一件粗花呢的外套，戴着一顶红色的毡帽。

"查尔斯，你正好赶上告别。"她说道。

"你们要走了？"

"我们今天晚上到伦敦去。我们的飞机明天一早起飞。"

她很安详，面带微笑，不过我觉得她的眼光里带着戒备的神色。

"不过，现在你们肯定不能成行了吧？"

"为什么不能呢？"她的声音硬邦邦的。

“因为死了人了——”

“保姆的死和我们毫不相干。”

“也许是吧，可是，尽管如此——”

“你为什么说‘也许是吧’？它和我们毫不相干。我和罗杰一直在楼上打行李。把那杯可可茶放在大厅桌子上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下过楼。”

“你能证明这一点吗？”

“我可以为罗杰担保，罗杰也可以为我担保。”

“也就仅此而已……请记住，你们是夫妇。”

她的怒火爆发了。

“你们真叫人受不了，查尔斯！我和罗杰要走——去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干嘛要毒死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的、好心的蠢老太太呢？”

“也可能你们本来想毒死的不是她。”

“我们更不可能想毒死一个孩子。”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这孩子是怎么回事了，对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约瑟芬不是个一般的孩子。她知道别人的许多事情。她——”

我打住了。约瑟芬出现在通向客厅的门口。她照例是在啃着一个苹果，她的一双幸灾乐祸的眼睛在圆圆的红苹果上闪动着。

“保姆被毒死了，”她说道，“跟爷爷一样。这太刺激了，是吗？”

“你一点儿也不难受吗？”我厉声问道，“你是爱她的，对

吧?"

"不特别爱。她老骂我,不是为这事就是为那事。她太烦人了。"

"约瑟芬,你喜欢什么人吗?"克莱门西问道。

约瑟芬将她那冷酷的眼睛转向了克莱门西。

"我爱伊迪丝姨奶奶,"她说,"我特别爱伊迪丝姨奶奶。我本来会爱尤斯塔斯的,只是他对我太凶了,而且对探明这一切都是谁干的不感兴趣。"

"约瑟芬,你最好停止这种探查吧,"我说道,"这不太安全。"

"我用不着再探查了,"约瑟芬说,"我已经知道了。"

片刻的沉默。约瑟芬那双眼睛严肃地--眨也不眨地盯视着克莱门西。一声长叹似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中。我急速转过身去。伊迪丝·德·哈维兰站在楼梯的半中间——不过我并不认为那是她的叹息之声。这声音是从约瑟芬刚刚过来的那道门后面发出来的。

我随即奔了过去,猛地拉开了那扇门。可是什么人也没有。

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十分不安。刚才有人站在门后,而且听到了约瑟芬说的那些话。我走了回来,挽起约瑟芬的胳膊。她吃着那苹果,木然地凝视着克莱门西。我觉得,在那严肃的神情的背后,流露出某种恶作剧得到满足的心情。

"来,约瑟芬,"我说,"咱们谈几句吧。"

我想约瑟芬可能会提出抗议,可是我没跟她扯皮,硬把她带到了这幢房子中她住的那一侧,那里有一间没人用的

小小的早间起居室，在那里，我们可以满有把握不受到干扰。我把她带进了那间房里，把门严严实实关上，让她坐在一把椅子上。我又拿过了一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和她面对面坐下。“好吧，约瑟芬，”我说，“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知道得多着呢。”

“这个我不怀疑。看来你的脑袋瓜全让那些相干的和不相干的情况塞得装不下了。可是，你很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对吧？”

“我当然明白。我可不笨。”

我拿不准这话是在有意贬低我还是在贬低警察，然而我对此并不在意，继续说道：

“你知道是谁把东西放进了你喝的可可吧？”

约瑟芬点点头。

“你知道是谁毒死了你爷爷吧？”

约瑟芬又点点头。

“那么是谁砸了你的脑袋也知道吗？”

约瑟芬再次点了点头。

“那么你是打算说出你所了解的情况了，你是打算现在就全告诉我啰。”

“不。”

“你必须说出来。你所了解到或侦查到的每一点情况都必须告诉警方。”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警察的。他们太笨了。他们认为是布伦达——或者是劳伦斯干的。我还没笨到那种地步呢。我

知道得很清楚，那事不是他们干的。我始终有一个想法，后来我作了一次试验——现在我明白了，我是正确的。”

她洋洋得意地结束了她的话。

我祈求苍天给我耐性，并再次开口说道：

“听着，约瑟芬，我敢说你极其聪明——”约瑟芬显得心满意足了。“不过，要是你不能活着享受真相大白的快乐的话，那你再聪明也没多大好处。你这个小傻瓜，难道你不明白你这样傻呵呵地保守秘密，你自己也危在旦夕吗？”

约瑟芬点点头表示同意：“当然，我有危险。”

“你已经是两回九死一生了。有一回你差点儿完蛋，另外一回别人代你丧了命。难道你不明白，要是你继续在这幢房子里四处炫耀，扯足了嗓门声称你知道凶手是谁的话，他们就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来置你于死地，那样的话，要不是你就还会有别的人死。”

“在一些小说书里，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死人，”约瑟芬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道，“最后，你认出了凶手，因为他或者她差不多是惟一活下来的人了。”

“眼下可不是一篇侦探故事啊。眼下是在斯温利·迪安的三山墙邸宅。你是个食书不化的傻丫头。要是我不得不吓唬你，把你吓得牙齿格格发抖的话，我会让你把了解的情况告诉我的。

“我随时都可以编些假话来跟你说的。”

“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会这样做的。话又说回来了，你在等什么呢？”

“你是理解不了的，”约瑟芬说，“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告

诉你。你知道，我也许——喜欢这个人呢。”

她停了一下，仿佛是为了让这句话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

“如果我真打算说的话，”她接着说道，“我会正正式式地说的。我要让大伙儿坐在周围，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包括那些线索原原本本地说出来。然后，我会突然说：

“‘那就是你……’”

她猛地伸出了食指，恰在此时，伊迪丝·德·哈维兰走进屋来。

“约瑟芬，把苹果核扔到废纸篓里去，”伊迪丝说道，“你带手绢了吗？你的手指头都粘乎乎的了。我要用汽车带你去——”当她说到“你离开这儿一个来钟头会更安全一些”的时候，意味深长地和我碰了一下眼神。看到约瑟芬大有不屑于服从的样子，伊迪丝补充说道：“咱们到朗布里奇去吃一客苏打冰淇淋吧。”

约瑟芬的眼睛一亮，说道“要两客。”

“也许吧，”伊迪丝说，“现在去戴上你的帽子，穿上外套，戴上那条浅蓝色的头巾。今天外面冷。查尔斯，她去拿衣帽的时候，你最好陪她去一下。不要离开她。我还要写几张便条呢。”

她坐在写字台旁，我陪着约瑟芬走出了房间。即使没有伊迪丝的警告，我也会像条水蛭一样盯住她不放的。

我深信，这孩子的危险已经近在咫尺了。

我刚督促约瑟芬打扮完毕，索菲娅走进了房间。她看到我似乎感到很惊讶。

"哦，查尔斯，你成了带孩子的了？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呢。"

"我要和伊迪丝姨奶奶到朗布里奇去，"约瑟芬郑重其事地说道，"我们去吃冰淇淋。"

"哎呀呀，在这么个日子去吃吗？"

"苏打冰淇淋什么时候都是好吃的，"约瑟芬说，"你肚里凉，外头就会觉得热了。"

索菲娅皱了皱眉头。她显得忧心忡忡，她那苍白的脸色和眼窝下的黑圈使我为之一怔。

我们回到了那个早间起居室。伊迪丝正在用吸墨纸吸干几个信封上的墨水。她利索地站了起来。

"我们现在就动身吧，"她说，"我已经告诉过伊万斯去把那辆福特车开过来了。"

她快步向大厅走去，我们跟在她的身后。

我的目光又被那些箱子和箱子上面的蓝色标签吸引住了。由于某种原因，它们使我隐隐感到不安。

"今天的天气可真不错，"伊迪丝·德·哈维兰戴上手套，抬眼望了一下天空，说道，"很冷——但是爽快，是一个地道的英国的秋日。那些树木和光秃秃的树枝被天空衬托得多美啊——只有一两片黄叶挂在树梢上……"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吻了一下索菲娅。

"再见，亲爱的，"她说："别太发愁了。有些事情你总是免不了要去面对它、忍受它的。"

随后，她说了声："约瑟芬，来吧，"便钻进了汽车，约瑟芬也跟着爬了上去。

汽车启动时，她们俩都挥了挥手。

"我想她是对的，最好让约瑟芬出去呆一会儿。不过，索菲娅，我们可得让那孩子把她知道的情况说出来。"

"也许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在卖弄呢。你知道，约瑟芬喜欢让自己显得非同一般。"

"不光如此吧？他们知道可可里放的是什么毒药了吗？"

"他们认为是毛地黄甙[1]。伊迪丝姨奶奶有心脏病，吃这种药。她房间里有满满一瓶这种小药片。现在这只瓶子空空如也了。"

"她应该把这种东西锁起来的。"

"她锁了。我想，对某个人来说，要找到她藏钥匙的地方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某个人？是谁？"我又望了一眼那堆行李。我突然大声说道：

"他们不能走。不能让他们走。"

索菲娅显得很吃惊。

"罗杰和克莱门西吗？查尔斯，你不认为——"

"唔，你怎么认为呢？"

索菲娅不知如何是好地摊开了双手。

"我不知道，查尔斯，"她喃喃地说道，"我只知道我又回到了——回到了噩梦之中——"

"我明白。我和塔弗纳开车来的时候，我也正是这样想的。"

---

[1] 一种强心剂。——译注。

“因为这真像一场噩梦呀。你在你认识的人们中间走来走去，熟睹了他们的面孔——突然之间，这些面孔变了，——不再是你所认识的人了——成了一个陌生人了——一个残忍的陌生人了……”

她喊道：

“查尔斯，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吧。外面更安全一些……我害怕呆在这座屋子里……”

第二十五章

我们在花园里呆了很久。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使我们不去谈论这种沉甸甸地压在心头的可怖的事情。相反，索菲娅却十分动情地谈起了那个死去的女人，谈起了她们一起做过的事，谈起了她们在孩提时代和保姆一起玩过的游戏——还有那位老太太常常向她们讲起的有关罗杰、她们的父亲以及别的兄弟姐妹们的趣闻轶事。

"你知道，他们才是她真正的孩子呢。战争期间她又回到我们这儿来帮忙照料，那时候，约瑟芬还在襁褓之中，尤斯塔斯是个怪有趣的小男孩。"

这些回忆使索菲娅感到某种慰藉，于是，我就鼓励她说下去。

我不知道塔弗纳正在干些什么。我想，他正在传讯这个家庭里的人吧。警方的摄影师和另外两个警士坐着一辆汽

车走了。不一会儿，又开来了一辆救护车。

索菲娅略略颤抖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走了，我们都明白，保姆的尸体被运去进行解剖检查了。

我们依然在花园里时坐时走，谈着话——我们的话越来越成了掩盖我们的真实思想的伪装了。

最后，索菲娅打了个寒战，说道：

“一定很晚了吧——天都快黑了。咱们得进去了。伊迪丝姨奶奶和约瑟芬还没回来……现在她们肯定该回来了吧。”

一种隐隐的不安在我心中升起。出什么事了？伊迪丝会不会是有意把这孩子带离“怪屋”的呢？

我们走进了屋子。索菲娅拉上了所有的窗帘。火被升了起来，宽大的客厅看上去与往日那种仙境似的豪华气氛十分相称。桌子上摆着几大盆青铜色的菊花。

索菲娅按了一下铃，一个女仆端进茶来，我认出这个女仆以前是在楼上的。她长着一双发红的眼睛，老是好抽鼻子。我也注意到了她回头迅速一瞥时神态慌张。

马格达和我们坐到一起来了，可是菲利浦的茶却送到他的藏书室里。马格达正扮演着一个沉默冷漠的悲伤的角色。她很少讲话，或者根本就不开口。有一次，她说道：

“伊迪丝和约瑟芬到哪儿去了？她们在外面呆得太晚了。”

她是心不在焉地讲着这句话的。

可我却愈来愈觉得不安了。我问，塔弗纳是否还在这个房子里，马格达说，她想还在吧。我走去找他，告诉他，我为

德·哈维兰小姐和约瑟芬担心。

他立刻走到电话机旁，通过电话作了一些指示。

"我有消息就告诉你，"他说。

我谢过他，又返回了客厅。索菲娅和尤斯塔斯在那里，马格达已经走了。

"要是他听到什么消息，他会告诉我们的，"我对索菲娅说道。

她小声说道：

"出事了，查尔斯，一定出什么事了。"

"亲爱的索菲娅，天还不太晚呀。"

"你们有什么可操心的？"尤斯塔斯说，"她们大概是看电影去了。"

他懒洋洋地走出了房间。我对索菲娅说道："她也许带约瑟芬到一家旅馆去了——要不就是去伦敦了。我认为，她确实觉得孩子有危险——也许这一点她比我们认识得更清楚。"

索菲娅用一种不甚了然的忧郁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说道：

"她和我吻别过……"

我不明白她这句没有下文的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我不明白她打算说明什么。我问道，"马格达是不是也在担心？"

"妈妈吗？不，她一点儿也不觉得什么。她没有时间概念。她正在看瓦瓦苏·琼斯的一本名叫《女人决定命运》的新剧本。那是一出有关谋杀的滑稽剧——写的是一个女的

布卢比尔德[1]——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说它是从《砒霜与陈酒》中剽窃来的，不过女主角的戏很不错，写的是一个疯狂地想成为寡妇的女人。”

我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坐在那里，装做在看书。

塔弗纳推门进来的时候，是六点半钟。他的脸色使我们对他要说的话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

索菲娅站了起来。

“怎么样？”她问道。

“很遗憾，我给你们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我向每个地方发了找那辆车的警报。一个开车的人报告说，他看到一辆车号差不多的福特牌汽车在弗莱克斯珀荒原拐出了公路干线——穿进了树林。”

“那不是——去弗莱克斯珀采石场的那条小路吧？”

“是那条路，利奥尼兹小姐，”他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已经在采石场发现了那辆汽车。两个乘坐者都死了。她们死得痛快，你知道了挺高兴吧？”

“约瑟芬！”这是站在门口的马格达的喊声。她大声悲嚎起来：“约瑟芬……我的小宝贝儿。”

索菲娅走到她的身边，用双臂搂住了她。我说：“请等一等。”

我想起来了！伊迪丝·德·哈维兰刚才在写字台上写过几封信，而且是手拿着这些信走进大厅的。

---

[1] 法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连续杀掉六个妻子、乱娶妻妾的男子。——译注。

可是在她进汽车的时候，却没见她手里拿着这些信。

我冲出房间，进了大厅，向那高高的橡木柜子走去。我看见了那几封信，它们被不显眼地塞在一把铜茶壶的后面。

最上面的那封信是写给塔弗纳总警督的。

塔弗纳跟在我的后面，我把信递给了他，他撕开信封。我站在他的旁边，看到了那封内容简短的信。

> 我谨期望我死后这封信有人拆阅。我不想详谈细节，然而，对我姐夫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和珍妮特·罗（保姆）的死，我承担全部责任。我特此郑重声明，布伦达·利奥尼兹和劳伦斯·布朗与谋杀阿里斯蒂德·利奥尼兹毫无关系。请向住在哈利大街783号的迈克尔·查维斯医生调查，即可证明我的生命仅可延续几个月了。我宁可选择这条道路，使两个无辜的人免受被控谋杀的不白之冤的苦难。我神志健全，对我所写的一切，意识完全清晰。
>
> 伊迪丝·艾尔弗里克·德·哈维兰

正当我看完这封信的时候，我发觉索菲娅也已经看完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得到了塔弗纳的同意。

“伊迪丝姨奶奶……”索菲娅喃喃低语着。

我想起了伊迪丝·德·哈维兰无情地将旋花碾进土里的情形，想起了我最初对她的几乎是毫无根据的怀疑。但

是，为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索菲娅就道出了我的想法。

“可是约瑟芬呢？她为什么要带上约瑟芬呢？”

“她干嘛要这样做呢？”我问道，“她的动机是什么？”

可是，就在我讲这话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事情的真相了，整个事情我已经一清二楚了。我发觉我手中依然攥着她的第二封信。我低下头来，看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这封信比第一封信厚一些，硬一些。我想，我在拆看之前就已经明白里面写的是什么了。我撕开信封，约瑟芬的小黑皮笔记本从里面掉了出来。我从地板上将它拾起——它摊开在手里了，我看见第一页上记载着…

我听见索菲娅的清晰而又自制的声音，仿佛从远处传来。

“我们全弄错了，”她说，“那不是伊迪丝干的。”

“确实不是。”我说道。

索菲娅靠近了我——她低声说道：

“是——约瑟芬——对吗？就是约瑟芬。”

我们俩一起低头看着那小黑皮本里第一页上所记的内容，那是一个还不成体的孩子气的笔迹写成的：

“今天，我把爷爷毒死了。”

第二十六章

事后我感到很惊讶，我怎么会如此缺乏辨别能力。真相一直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嘛。约瑟芬，只有约瑟芬才恰是其人。所有的必要条件，她都有了。她的虚荣心，她的固执的妄自尊大，她的健谈的性格，她几次三番地重申自己如何聪明，警察如何愚笨。

我压根儿就没把她考虑在内，因为她还是个孩子，可是孩子们也曾犯过谋杀罪的，而这桩谋杀完全在一个孩子的能力范围之内。她爷爷亲口准确地说明了方式方法——他实际上等于对她提供了如法炮制的方便。她所要的一切，只是别留下指纹就行了，而这一点只要对侦探小说稍有了解就可以办到，其他的一切则都是从现成的侦探小说里信手拈来的、蹩脚的大杂烩。例如那个笔记本——她的侦查活动——她那装神弄鬼的散布疑窦，还有她坚持在没有把握之

前不告诉人……

最后，自己砸自己的脑袋。这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因为她很有可能把自己的小命送掉。可是在当时，她太天真了，根本没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她是个女勇士，而这位勇士居然没有被砸死。但是，那里依然留下了线索——洗衣房的那把旧椅子座上留下了泥土的痕迹。需要爬到椅子上去才能把那块大理石安放到门顶上去的人只有约瑟芬。显然，那石块有几次没有击中她（地板上的凹痕便是证据），她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爬上椅子，再把大理石放上去，放的时候用她的头巾裹着大理石，以避免留下指纹。后来，大理石块落下来——她则险些丧了命。

这倒是安排得天衣无缝，她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她处境危险，她“知道其中的奥妙”，她遭到了暗算！

我明白了，她是怎样有意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她去贮水房这件事上的。而且她在到洗衣房去之前已经巧妙地把自己的房间搞了个乱七八糟。

但是，在她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在她发觉布伦达和劳伦斯被捕的时候，她一定感到尚未心满意足。这件案子结束了——而她——约瑟芬，就无从引人注目了。

于是，她便从伊迪丝的房间里偷出了毛地黄甙，把它放进了自己的那杯可可里，一口也没喝就把杯子搁在大厅里的桌子上。

她知道保姆会去喝吗？有可能。从那天上午她说的话来看，她对保姆数落她是积怨在胸的。也许，保姆一生侍弄

孩子，她的经验是不是已经使她起了疑心？我认为，保姆心里是有数的，一直都是有数的，知道约瑟芬不正常。她智力发育过早，道德观念薄弱。也许，还有各种遗传因素——亦即索菲娅所谓的“这个家族的冷酷无情”——掺杂在一起的缘故吧。

她继承了她祖母家的独断的冷酷无情和马格达的极端的自我主义，因此她主观之极。此外，由于她其貌不扬，是这个家族的丑孩子，因此她也可能和菲利浦一样非常敏感，并且为此深受折磨。再就是她的骨髓里充满了老利奥尼兹那种怪僻的基本气质。她是利奥尼兹家的孙儿辈，在智力与狡诈上与他声气相通——但是，他的爱兼及他的家庭和朋友，而她的爱则内向于己了。

我想，老利奥尼兹已经认识到了家里其他人所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即约瑟芬可能会成为对她自己和其他人构成危险的根源。由于他担心她也许会干出什么事来，因此他不让她去过学校的生活。他在家里护着她，保着她。现在我理解他为什么坚持要索菲娅照顾好约瑟芬了。

马格达突然决定要将约瑟芬送到国外去——难道也是为这孩子担忧吗？也许，这种担忧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做母亲的某种隐约的直觉吧。

伊迪丝·德·哈维兰呢？她是始而怀疑，继而害怕——最后明了吗？

我低头看着我手中的那封信。

亲爱的查尔斯，这是对你透露真相——也是

对索菲娅透露真相，如果你决定想让她也知道的话。有人了解事情的真相是绝对必要的。信内所附是我在后门外的一个废弃的狗窝里发现的。是她放在那里的。它证实了我的疑心。我将要采取的行动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我不知道。然而，不管怎么样，我的生命已即将结束，我不想让那孩子去受我相信她将要受到的折磨，如果要对她的所作所为进行尘世的清算的话。

一窝仔中有个把“不中用的”是常有的事。

要是我错了，那就请上帝饶恕我吧——但是我这样做，是出于爱。愿上帝保佑你们俩。

伊迪丝·德·哈维兰

我仅仅犹豫了片刻，就把信递给了索菲娅。我们俩又一起翻开了约瑟芬的小黑本子。

今天，我把爷爷毒死了。

我们一页页地翻看着。这是一本令人惊愕的作品。我想，它一定会引起心理学家的兴趣的。它赤裸裸地写出了自我主义遭受挫折以后所产生的强烈的忿怒。那本子上幼稚得可怜而又十分不当地记下了犯罪的动机。

爷爷不让我去跳舞，因此我下决心要害死他。这样，我们就会到伦敦去住了，我跳舞，妈妈是不会在意的。我只需记下几条就行了，它们都很重要。

我不想到瑞士去——我是不会去的。如果妈妈强迫我去,我也会杀死她——只是我弄不到毒药。说不定我也可以用毒莓来配制。它们是有毒的,书上这么写着的。

尤斯塔斯今天真让我生气。他说我不过是个不中用的小丫头片子,说我的搞侦探是愚蠢的。要是他知道这桩谋杀是我干的,他就不会认为我傻了。

我喜欢查尔斯——可是他真够笨的。我还没决定把罪名安到谁的头上去呢。也许是布伦达和劳伦斯吧——布伦达老跟我过不去——她有点儿不正常,不过我喜欢劳伦斯——他给我讲过夏洛特·科戴的故事——她把一个男人杀死在他的浴盆里了。这一点她干得不算太高明。

最后一条相当说明问题。

我恨保姆……我恨她……我恨她……她说我只不过是个黄毛丫头。她说我爱出风头。她想法让妈妈把我打发到国外去……我打算把她也干了——我想,伊迪丝姨奶奶的药可以派这个用场。要是再发生一次谋杀,警察还会再来,这就又对劲了。

保姆死了,我真高兴啊。我还没拿定主意把那个装小药片的瓶子藏到哪里去呢。也许应该放在

克莱门西婶婶的房间里吧——要么就放在尤斯塔斯的房间里。等到我成了老太婆死去的时候，我要把这个本子留下，写明寄给警察局长，他们就会明白，我是怎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罪犯了。

我合上了那本子。索菲娅的泪水扑簌簌地滚了下来。

"哦，查尔斯——哦，查尔斯——这太可怕了。她真是个小魔鬼啊——可是——可是她又多惨啊。"

我也有同感。

我喜欢过约瑟芬……我依然感到我喜欢她……你是不会因为一个人得了肺结核或某种不治之症便不喜欢这个人的。正像索菲娅说的那样，约瑟芬是个小魔鬼，然而她是个惹人可怜的小魔鬼。她生就性格怪僻——是这座小怪屋里的怪孩子。

索菲娅问道：

"要是——要是她还活着——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想，她会被送进少年罪犯教养所或者一所特殊的学校。然后，她将会被释放——也可能会被诊断为疯子，这我就说不上了。"

索菲娅颤栗着。

"那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可是，伊迪丝姨奶奶——我不愿意想到由她来承担罪责。"

"是她自己乐意承担的。我想这一点不会公诸于众吧。我想，在审讯布伦达和劳伦斯的时候，不会作出不利于他们的判决，他们会被开释的。"

“而你，索菲娅，”这一次，我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说道，并将她的两只手握在手中。“你要嫁给我了。我刚刚听说我已被委派到波斯去。我们一起到那儿去吧，你会忘掉这幢小小的怪屋的。你妈妈可以去演戏，你爸爸可以买更多的书，而尤斯塔斯不久就要去大学了。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了。你想想我吧。”

索菲娅深情地注视着我的双眼。

“查尔斯，你不害怕娶我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呢？这个家族的最坏的糟粕都集中到了可怜的小约瑟芬的身上了。而你，索菲娅，我完全相信利奥尼兹家族所有的最勇敢、最美好的品德全都传到了你的身上。你祖父对你估价很高，看来，他通常总是正确的。抬起头来，亲爱的，未来是我们的。”

“我会这样的，查尔斯，我爱你，我要嫁给你，并使你幸福。”她低头看着那个笔记本：“可怜的约瑟芬。”

“可怜的约瑟芬。”我说道。

“查尔斯，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父亲问道。

我从来没有对老人撒过谎。

“不是伊迪丝·德·哈维兰干的，父亲，”我说，“是约瑟芬干的。”

我父亲缓缓地点点头。

“是的，”他说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怜的孩子……”